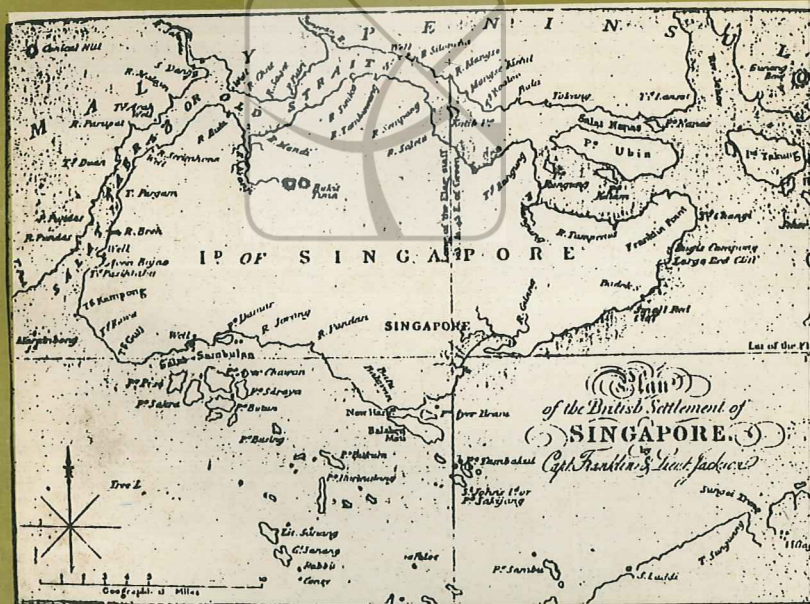


海外华文文学丛书之三
南洋华族历史小说第二部

石叻风云

亭主陈若淮前传

· 郑百年 ·



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

海外华文文学丛书之三

石叻风云

亭主陈若淮前传

郑百年



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

1994. 12

目 录

前言	(1)
插图	(1)
石叻风云	(7)



前言

《青云传奇——甲必丹李为经传》在《商报》连载以后，反应的热烈颇出意外；一直到今天，还经常遇到读者们向我提出各方面的问题，使我深感历史小说的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十月间，大学有一个月的假期，於是，我将“筹备经年”的第二部历史小说倾织在原稿纸上，然后，又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将它删修和抄謄——这就是发表在这里的《石叻风云》了。

陈若淮是马六甲青云亭最后一任的亭主，诞生於公元一八五八年，一九〇三年阴历十一月即位为亭主，一九一五年八月逝世，享年五十二岁，担任亭主职十二年。

在他担任亭主职务之前，他经历了祖父陈金声、父亲陈明水及叔父陈明岩先后担任亭主的阶段，一九〇三年他继承其叔父而为第六任亭主；自他逝世之后，青云亭废除亭主职，改为主席职。

因此，陈若淮是青云亭从十九世纪跨进本世纪新旧更替的一位重要的亭主——他见证了永春派系从漳州派系夺取闽帮领导权的经过，他见证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及马六甲等各地各派私会党的暴动和骚乱，他参与了崇文阁、萃英书院及保赤宫的创建工作，他听取过大清帝国驻新加坡首任领事胡亚基及次任领事左秉隆的言论，他甚至与闻新加坡闽帮最早及最高领导机构恒山亭的创立背景……，总而言之，在他父亲陈明水逝世之前，他耳闻眼见了新加坡上个世纪的早期发展历史。

这部十万言的历史小说，即以陈若淮前半生的事迹为主线，横亘错叠地反映了新加坡及马六甲上半个世纪的社会面貌——

势力强大、暗流汹涌的私会党如何倾荡那个旧社会，闽帮的两个主要派系漳州及永春如何处心积虑地争夺领导权，在面临私会党淫虐时他们又如何携手解决社会压力，大清帝国驻新加坡领事馆与殖民地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如何争取华民的支持。除此之外，小说里也刻划了海峡殖民地侨生那种崇英而又摆脱不了自己文化意识的矛盾心态；也描写了社会领袖在殖民地政府无法照顾社会治安时，如何冒万死一生的危险保全了社会安宁的英勇行为；也叙述了各帮领袖在争夺领导权时，附带地为社会带来了实惠的服务成果；也突出了大清帝国次任领事左秉隆如何争取新旧侨民及折衷殖民政府的矛盾心理，而表现出那种高超的智慧及熟练的外交手腕；更暴露了殖民地侨生与新客之间生活面貌及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及私会党榨压新客危害社会的丑恶行为。

这是一部以陈金声、陈明水、陈明岩及陈若淮一个家族为主的小说，小说内的“活动地点”绝大部分在新加坡，而陈明水的逝世是终点；因此，小说的总名是“石叻风云”，副题是“亭主陈若淮前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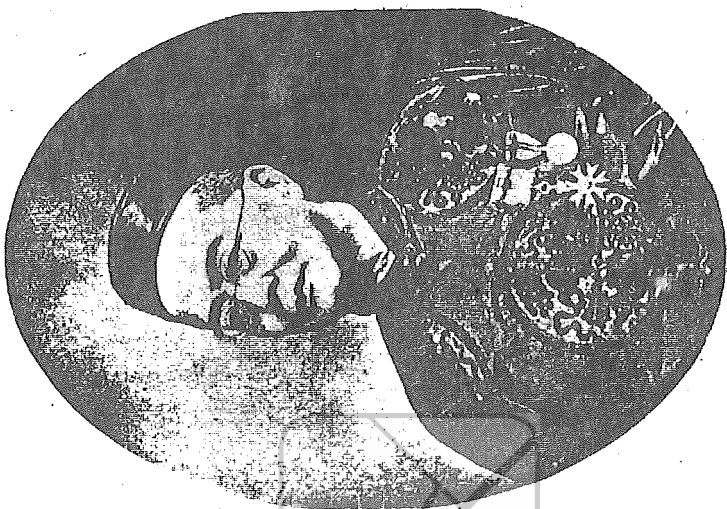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誌於马大中文系。



陈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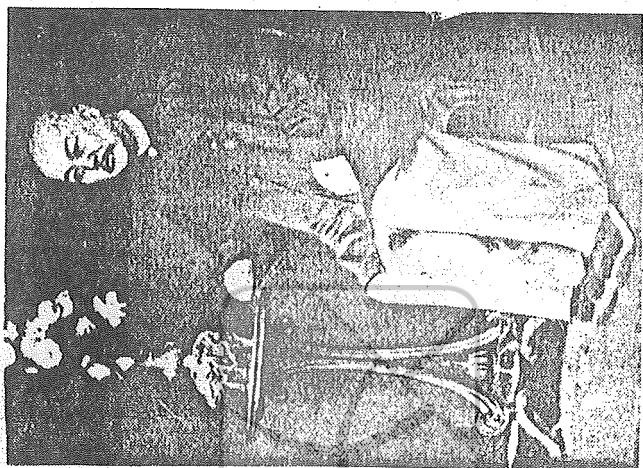
陈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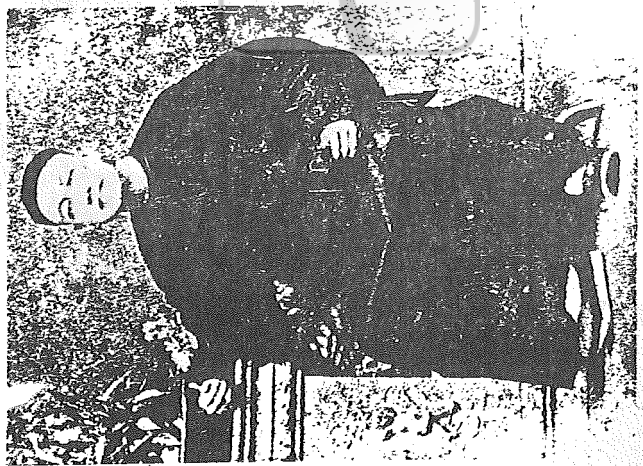
陈若锦



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官
左秉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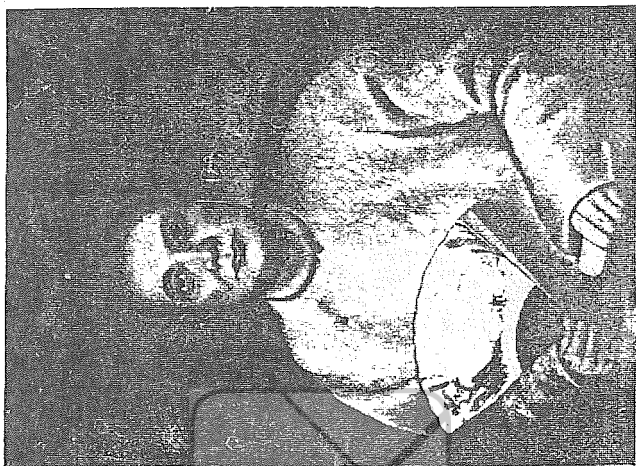


胡亚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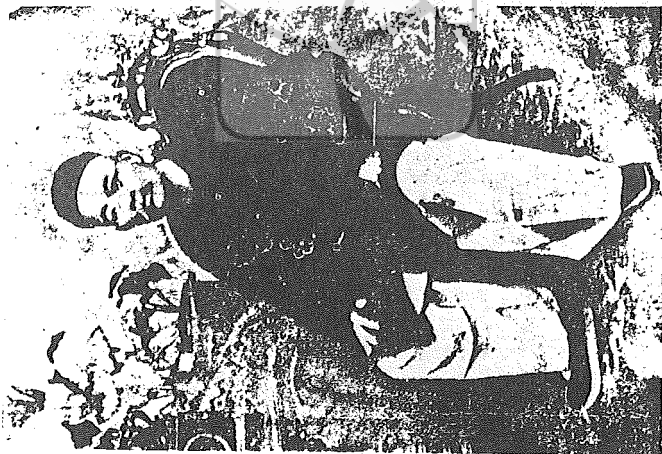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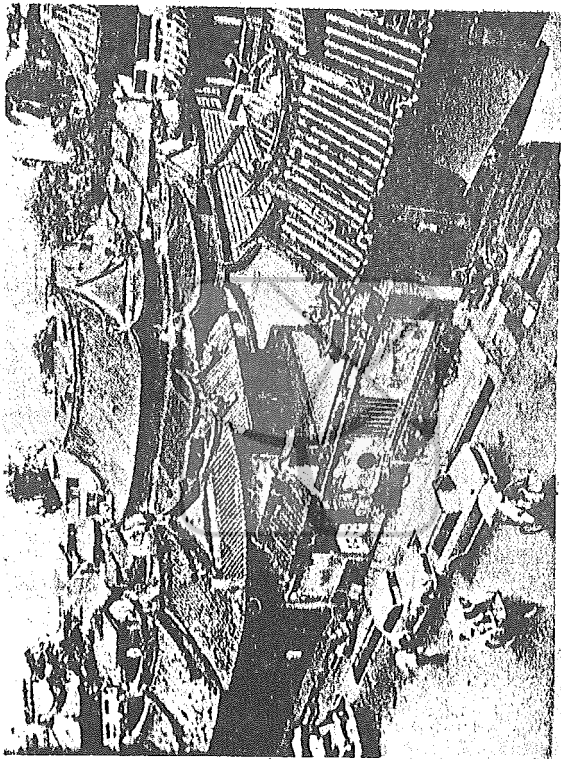
章芳琳

張金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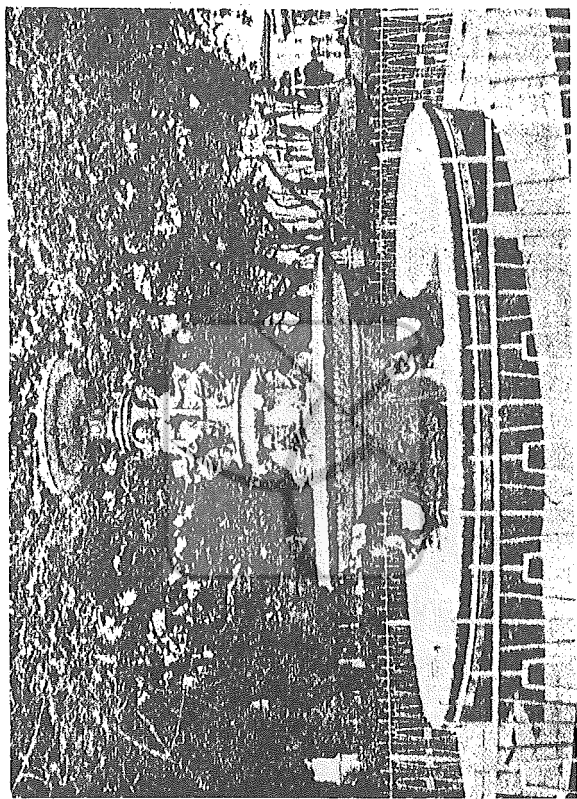


陳明岩





天福宮



池噴水紀念金陳

(一)

公元一八七三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石叻坡南端鲜鱼市场附近的一幢大住宅门前，拥拥簇簇地散出许多衣冠堂皇的客人，小部份徒步之外，大部份都搭上停歇在门侧的马车。

离开了闹烘烘的章府，跳上马车后，陈若淮就靠在父亲陈明水的臂弯里，静静地一面回忆刚才一幕一幕热闹辉煌的场面，一面欣赏这皎美冷冽的黯淡的月光。唉，都快十二点了！搞得这么夜才散。噉着嘴，心中恨恨地怨了几声。

“真够气魄！章芳琳这小子真要得！”马车才走动，陈明水就翘起拇指，自言自语地说。

“阿爸，您不累吗？”陈若淮在父亲的臂弯里，一手抓着父亲结结实实的手膀，一手摇着父亲的大腿，惺惺忪忪地朦着眼问。

“十二点就累？阿爸明天一早，还要赶回马六甲呢！”陈明水缓声缓气地说，一边伸手摸一摸、理一理孩子松散的头发。十五岁了，应该出来见识见识了！虽然自小娇生惯养，身体纤弱多病，也不能老躲在家里呀！想当年自己十五岁的时候，不晓得已经帮助父亲干了多少事业。那时候，他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陈金声的事业不但已经开始起步，而且还蓄志准备向前迈进——

“漳州人的时代应该过去！我们永春人的时代应该来临！”这是父亲陈金声嘴边的两句口头禅。父亲个子矮胖，经常穿着白褂子和蓝色绸裤，扇子不离手，圆脸，垂耳，长眉，温文中带着刚毅，仁慈中含着挺利，虽然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尾，却永远精神奕奕，容光焕发。

“谁是漳州人呢？阿爸。”十五岁那年，他就向父亲提出这个大问题。

“你不知道漳州人是谁吗？今年十五岁了，好，十五岁就开始作战罢——”父亲不嫌他小，立刻下定决心，一面把形势分析剖白，一面灌输奋发冒进的思想，於是，提纲挈领地說：“现在我就告诉你，听着……。”

“我们的老家马六甲，从公元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开始，就是漳州人的天下；青云亭那一任的甲必丹是蔡士章，他代表荷兰殖民地政府，统辖呷坡华人村的所有大小事务，俨然是这一地区的华族领袖。继蔡士章之后，曾有亮、曾专一及曾佛霖也都担任过短期甲必丹的职位。公元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英国占领马六甲之后，甲必丹制度废除，华人社会代之以亭主制度；名称虽然不同，职权及职守却完全一样。首任亭主是梁美吉，第二任亭主是薛佛记……。”

“这薛佛记非常了不起！他是漳州人，和甲必丹蔡士章是同乡，他继承甲必丹蔡士章，为漳州人奠下牢固的江山……。”父亲那时候已经三十八岁了，但是，说起话来却活像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经常激烈地调动着高低抑扬的嗓门：“他本来是在马六甲经营锡矿生意的，矿区就在宁河（Lingle）流域一带，生意非常好。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林茂的马来酋长阿里王子（Raja Ali）和赛沙邦（Syed Saban）突然宣布一道命令，凡是从乌戎河（Sungei Ujong）至宁宜河开采出来的锡矿，如果向外出口的话，每个巴哈（Bahar，即三百斤）必须缴税三元。这无形之中，等于加重买卖锡矿者的负担了。你知道我们的薛佛记怎么办？……”说到这里，父亲故意停下来，带着挑战的口气说：“如果是你，怎办？”

“不要做这行生意啰！”陈明水记得，他就这么傻兮兮地回

答。

“不！做生意就如同上战场一样！要胆大心细，还要有冒险精神！”父亲一面摆摆手，一面带着激励的口气说：“薛佛记就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在命令刚下的当儿，他立刻派遣轮船卡特林（Catharine）号直赴宁宜，轮船全副武装，横冲直撞，抢滩舶岸，把二万七百多斤的锡矿一口气运到马六甲来！赛沙邦站在守卫台上，看着这艘全副武装的轮船一面开枪一面抢进港口，装满锡矿后又一面开枪一面离岸出港，眼睁睁地一点办法也没有！……你看，这就是薛佛记过人的胆量了！当年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也不过如此呀！他们漳州人！哼，漳州人！……”

“那位阿里王子不来找他算帐吗？阿爸。”陈明水机警地问着。

“这就是薛佛记心细的地方了！”陈金声抚着孩子的头，文文地笑着说：“阿里王子事后到马六甲法庭控告薛佛记，要求薛佛记赔偿一切损失。你知道，英国人最讲法理的，法庭研究之后，竟然宣判马六甲法庭无权审理这宗案件，因为宁宜河流域不在英国统治范围之内！……你看，原来薛佛记早已算准了这一点……这就是薛佛记心细的地方！”

“那么，阿里王子不是白白损失一大笔税收吗？”陈明水亮着眼睛，惊讶地追问着。

“不但损失一大笔税收，还必须负责堂费呢！”陈金声笑呵呵地应着。

“大爷，大爷！”突然，马车停下来，车伕一面用马鞭指着前方，一面急火火地叫嚷着：“大爷！……大爷您看那边！”

“甚么事？……”正在沉思的陈明水，被车伕的嚷叫声惊醒，一边把睡熟了的陈若淮轻手轻脚地斜向座背，一边挺胸抬头顺着车伕所指的方向望过去。

只见六、七百码外一排店屋的骑楼下，黑压压的一堆人在那里窜动，几根火把随着身影而到处摇曳，把骑楼前的街道照得晕红如火烧云。街道的前方就是石叻河，河上躺着各式各样的中国船、舢舨船和驳船，它们忙了一个大白天，就像店铺里的人一样，正利用这谧静的夜晚休息和养神，准备迎接更忙碌的明天。陈明水顺着骑楼的方向往河里望过去，船上也黑压压地几条身影在流窜飞动。呵！他们大概在搬运甚么东西罢。

“哼！这些衰仔！又在搞甚么花样！”陈明水咬紧腮帮子，恨恨地在心里咒了一声，然后，向车夫说：“走慢点！不要惊动他们，在店前下车就行了！”

原来这里是石叻最繁忙的商业区，早期叫 Public Quay，后来易名为“勿基” (Boat Quay)，华人管叫十八溪乾、驳船码头、柴船头、垫邦路头、水厝尾及十三行等等，名堂非常多。一边是栉比鳞次的商店，一边是景色迷人的石叻河，河的对岸是邮政局、法院及政府办公大楼等等。这时候，暗淡的上弦月在河面上轻轻地流泛着，骑楼下疏疏落落的大灯笼散出一闪一闪的亮光，把河水飘得更闪闪发光。陈明水的马车虽然轻轻地滑入勿基的街头，踢踏踢踏的马蹄声依然非常刺耳，刺破岑寂的水波。

“呼叽叽叽——”兀然，一声嘹亮的哨子划破宁静的漫夜，好像长空的一颗流星，倏地向天边窜落下去，拖着一条泄了气的长长的尾巴。

“这些衰仔！”陈明水凭着他的经验，知道有甚么事要发生了，忙指挥着车夫：“小二，停下来！”

远远地两根火把，沿着河边小石路慢慢地向这里移动，移动。看看距离陈明水有两丈远，两人立刻左右散开，拦住马车的去路，靠河边的那位高声喊道：

“甚么人羊骑在背上？”

呵，是义兴！他们这时候在干甚么？不久前不是已经谈妥了吗，难道最近又会有甚么风吹草动？陈明水心中滴咕滴咕着，立刻站在马车上行礼鞠躬，然后，打回江湖上的暗口诀：

“双脚抬洪门跨过日月水！”

“呵，对不起，大爷！”骤然，两条身影往地上趴下去，恭恭敬敬地向陈明水行礼跪拜，一边朗朗地说：“在下的没明察，惊动了。”

“那里话，兄弟们不必客气。”陈明水直挺着腰，向他们回了一句。

陈明水的店铺就在勿基八号，马车轮子只稍滑多几圈，就是他的店门口了；却没想到偏偏在这里撞见他们！两条身影退下后，他七上八下的心思，就像没装满的水桶，在马车上不断地摇晃呀摇晃，直把他摇晃得空落落、心虚虚。难道又将会有甚么风吹草动吗？……唉，这些衰仔呵！

马车滚过两圈，就在“丰兴号”的店前停下来。这是三十多年的老店了！当年他还是十几岁的孩童，父亲陈金声就在这里创下基业，那是公元一八四二年的事。以航运生意为主，总行设在自己的老家马六甲，石叻、庇能及上海都设了分行，航线除了马六甲、石叻及庇能三州府之外，还包括巴达维雅、苏门答腊、上海、广州、香港及国内其他主要商埠。“丰兴号”不要说是三州府妇孺皆知的金招牌，就是其他各主要商埠，也是三个会发亮的方块字。

“若淮！到家了，醒醒罢！”车伕把店门叫开后，陈明水挨近孩子的身边，半推半喊地抚着他的肩膀，心里在想：“这孩子身体的确弱了一点！十几岁就挨不了十二点，将来怎么闯天下！”

“嗯！到了吗？阿爸。”陈若淮用手捂着嘴，问了一声，然

后就忙着打哈欠，连眼皮都撑不开了。

“大舍，回来了？”迎出来的是老总管，穿着蓝布褂黑长裤，皮肤黑黝黝，满脸皱摺的肌纹，鱼尾纹一条一条长长的，从眼角一直拖到耳后去，好像拖着长长满满的阅历和世故一样；这时，撑着灯笼，张着瘖哑的声调，出来迎接陈明水父子。

“送他先去睡罢！”陈明水亮起眼睛指着孩子说。

“对了！等一下到我那里来。”看看他们走进店里，陈明水向四周环视一圈，立刻补上一句。

章芳琳真是要的！晚宴办得比去年还要富丽堂皇！林明水身体刚刚靠在藤椅上，脑筋就不停地地思索了——去年（1872）四月十五日，他的弟弟章芳元到法院控告他，说他伪造父亲章三潮的遗嘱，在章三潮逝世后不久，将大部分家产占为己有，这件轰动三州府的豪门官司，经过将近十天的审讯后，因为证人供词有太多的矛盾，而且，证人供词时又故作隐讳不愿意真情实说，所以，法庭宣判章芳琳无罪释放。一个星期后，石叻坡著名的华商们联合设宴慰劳他；五天之后，他又在自己的家里设下盛大的晚宴，一边回请华商们的情意，一边庆祝官司的胜诉得直。那一次的晚宴，烹龙炮凤，真是声势浩大！没想，今晚的宴会，办得比去年更有气魄！章芳琳这小子才不过三十岁出头，竟然……

“大舍！”是老总管的声音，颤巍巍的拖着唏唏嗦嗦的声音，举着脚步，跨进陈明水休息的房间：“还不累吗？”

“这样子就累了吗？”陈明水一面理着水烟枪，一面巴眨巴眨地闪动着两眼，说：“明天还要赶早船呢！坐下来罢……。”

“大舍……”老总管轻手轻脚地抬了一张木凳，坐在陈明水的身侧，就像臣子侍候君王似的，恭敬中带拘谨地佝偻着背，缩着腿，颤声颤气地问着：“……今晚的宴会，是不是富丽堂皇呀？”

“哼！了不起！了不起！章芳琳这小子真有他一手！”陈明水搁下水烟枪，翘起大拇指，啧啧啧啧地赞道：“比去年的还要富丽堂皇！还要富丽堂皇！……章老有这么个孩子，真该心满意足了！……”

“长泰人到底还是势单力薄！大舍，您说是吗？”老总管翘首望着陈明水，正理八经地说：“都亏三老教子有方，为长泰人培养了一名领袖！”老总管年轻时曾经追随过章三潮，为人笃实忠厚，办事稳当可靠，后来才被陈金声“挖角”到丰兴号来，对章府一家大小，他是熟习得不得了。因此，他称章三潮为三老，对他依然存着亦敬亦畏的心意，一方面也表示自己不敢忘旧。

“嗯……。”陈明水颇能领会老总管的心意，当年父亲将他邀过丰兴号，自己才不过年少小伙子，没想他一呆就大半辈子；这大半辈子来，只要提及章三潮，他无不口挂“三老”，脸正色正，展露出一副感恩戴德的神情。老总管忠厚笃实，陈明水年纪越大，越觉得他是醇酒一瓶，越品味越芬香，所以，才敢将自己惟一的孩子交托在他身上，请他代劳。

“只可惜……长泰人倒底人数还是少了一点哪……。”老总管呢呢喃喃地自言自语着，一面在想——当年三老在石叻开埠不久之后，就只手空拳从福建老乡出来，苦苦地撑着一点小小生意；几年后，没想竟在直落亚逸街开创了“长越号”，经营中西烟酒和各地土产，自己也就在那一年加入长越号，从伙计干起。十几年后，也就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了族人的利益和福利，三老在福建街成立了长泰公所，当起大董事长来，领导游散在石叻的长泰人；自己虽然不是长泰人，也落落实实地跟前随后，帮他打理公所内的一些杂务小役。

“长泰人太少，只是漳州府内的一支，所以，我们更要团结！”这是三老经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说实在的，三老的想法倒也

有自知之明哩。如果跟漳州人的其他几个大家族，薛佛记啦，陈笃生啦，以及比较晚而为自己追随大半辈子的永春陈金声啦，三老无论在财富上，或者声誉上，都比不上这三个大家族。不过，三老有他了不起的地方，他认真教导自己的两个孩子，而且真诚地照顾自己的族人，这是自己迄今所以还念念不忘的地方。只可惜，这两个孩子去年竟闹翻打起官司来！唉，三老要是地下有灵的话，真不知应该……。

“邱叔……。”看看老总管慢慢跌入沉思，陈明水猛抽了一口水烟，然后，慢慢地嘘出一圈一圈灰灰暗暗的烟环，让它在谧静淡然的夜里轻飘涣散，叹了一口气，才别过头来，对老总管说：“……月底书院放长假，您亲自陪若淮回呷。”

“是！大舍。”老总管邱叔立刻抖起精神，把眼睁得像桃核，然后，嗫嗫嚅嚅地说：“是…是因为，因为……。”表示疑疑惑惑的样子。

“这一阵子，一切都要小心谨慎！”说着，陈水明向前倾斜，悄悄地向老总管梭了一眼后，低着声腔：“那些衰仔，大概又要出甚么花样了！……”

“呵！……有此事吗？”老总管耳朵竖得笔直，盯着陈明水。

“刚刚看见义兴的，在源通号门前搬东西；不知是搬上？还是搬下？”陈明水唏唏嘘嘘的，声音低沉得只有老总管才听得到。

“这些衰仔！这些衰仔！”老总管骂人的语气，竟和陈明水相同。

(二)

陈明水回来马六甲几天之后，青云亭即召开年终董事会议。

青云亭每月初一及十五开亭审理华人社会各类事情，似乎已是一项为时悠久的传统了。除了每月两次例会之外，每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间，都召开一次的年终董事会议；董事会议非常重要，处理的事项也非常大，包括亭内全年开支的总结，选派新炉主，主持明年亭内及呷坡各地大小的祭祀，以及移交公款给新炉主。虽然年终董事会议每年只举行一次，不过，因为涉及青云亭全年的财政以及明年境内的祭祀，所以，会议的重要性却在每月例会之上了。

十月十四日清晨那天，天还没有亮，亭内就烛光闪烁，灯火辉映，门口那两盏红通通的大灯笼，似乎像夏天里的斜阳，又似乎像秋天东升的圆月，红晕晕的，圆融融的，把亭外那两只昼夜永镇门旁的石狮子也渲染得白里透红，好像陈年的翡翠一般，肉内有血，血外有肌。亭内大厅到处飘着烟霏，攀在大厅前侧四根圆石柱上的几条古龙，张牙舞爪，腾空飞云，吐长须，摇背鬃，在依依袅袅的浓烟密霏里，蹯山踞海，蜿蜒起伏，似乎伸长颈项就要一冲上天，喷火珠，云游四方。正厅中央是一尊大型的金菩萨，两手做佛印，赤脚站在莲花上；两旁又各设一尊坐着的矮身菩萨；也许长年累月的薰蒸，都显得古旧苍老了。两名和尚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佛事后，才停下木鱼声和铜磬声，侧门就鱼贯而出，步出几名衣著整齐鲜净、步履缓慢庄重的中年人和老年人。领头的是陈明水，他是第四任亭主，公元一八六四年他三十六岁的那一年，从父亲陈金声手中接过亭主的棒子，到这个月为止，正好是九年了。接下来是一位老人家，

年纪在六十以上，白花花的须髯，飘在白绸褂前，显得更是气宇非凡，硬朗不可当。后头又跟着三、四个中年人，年纪和陈明水相若，也都面净身轻，衣著整齐俐落。

他们列成一排，陈明水居中；站定之后，整整齐齐地向佛祖菩萨们行个大礼，然后，就恭恭敬敬地一起跪在地上；陈明水脸色凝重，声音清朗，一个字一个字像背台词般地念着：

“观世音菩萨、诸佛祖在上；弟子陈明水率领薛文仲、杨珍元、曾德水及林成玉等众弟子，叩求大菩萨诸佛赐福呷坡四境，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疫不兴，生意昌隆。兹因年终在此，新年即将来临，弟子等叩求菩萨诸佛祖安排明年新炉主，以便主持境内及亭内各种的祭祀。”

说毕，五人就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伏地跪拜了三次。

“弟子杨寿安跪请为明年新炉主。”陈明水突然就地高声颂唱，唱毕，恭恭敬敬地把木杯向大菩萨座前轻掷过去。一正一反，杨寿安不取。

“弟子林德喜跪请为明年新炉主。”陈明水捡过木杯后，又高声颂唱，一正一反，还是不取。

“弟子杨金若跪请为明年新炉主。”一掷都是正面，胜杯！陈明水露出惊喜的脸色，高声颂唱道：“大菩萨佛祖千安万福，弟子杨金若恩取为新炉主，主持明年境内、亭内所有祭祀。”

用过素餐之后，亭主陈明水和董事薛文仲、李珍元、曾德水及李成玉等人到亭后密室里去开年终董事会议，杨金若也临时被邀来出席，成为会议的特别来宾，以便办理移交财务等手续。

会议八点正刚开始，亭内小厮就匆匆赶到密室，在门口轻声地叫了一声：“大主爷，石叻坡邱叔叔派人求见！”

“老总管邱叔？……”陈明水心内一阵怔忡，立刻放下会议，

露出齐垛垛的白牙齿，喊了一声：“叫他赶快进来！”

原来是丰兴号的伙计郑四，陈明水立刻提高警戒：邱叔派这名得力伙计来通报消息，经验告诉他，这里头一定有什么紧要和危急的事情了。进得密室来，郑四恭恭敬敬地向陈明水施个礼，又向诸董事作了个揖，然后，带着在马六甲海峡饱受了两、三天的寒气和风尘，附在陈明水的耳际叽叽咕咕了一阵子，一面悄声暗语，眼珠一面滴溜溜地上下左右翻转着、翻转着……。

“有这样的事！……真有这样的事！……”陈明水傻楞楞地瞪着窗前的阳光，皱着眉头，不断应着；最后，忍不住把满嘴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说：“你先回去休息，我自会安排就是了。”

“亭主，诸位董事……”会议结束时，财政作最后的报告说：“现在由小弟作财务上的报告，诸亭主及诸位董事核对一下，看看跟刚才诸位所讨论的对不对？去年，我们结存公款是坡币五百二十五元二角六分。今年，大董事薛文仲交来刘添先的屋租，全年是四十八元；董事李珍元交来李清池十二个月的贷款利息二十七元，董事曾德水交来贷款利息三十六元，四条共存坡币六百四十六元二角六分……”

“在开销方面”，停了一会儿后，他又再报告：“甲必丹曾其禄禄位每季一祭，四次共津贴炉主黄文庆五十元；去年，亭内大祭祀，雇请吹打队一次，用银二元；前后两条，共计坡币五十二元。收入和开销上下相对，我们今年结存大银五百九十四元二角六分……。”报告到这里，财政缩着颈项，把视线从帐簿上移开，向四周的董事们着着实实地扫瞄一过，然后，迟迟疑疑地带着征询的口气说：“……不知道和刚才报告的是不是相符？”

“对！一点也没错！”薛文仲年纪虽然排老大，对帐目素来却最仔细，刚才会议举行时，他已私下记录核算，在小纸条上加加减减，算得清清楚楚了；财政报告时，他一条一条核对，发现和自己记录及核算的相符合，不禁拍拍案桌表示赞许，一面带头发言：“完全正确，一点也没错！”

“既然正确无误……”陈明水看看大家没异议，就站起来俐俐落落地说：“我们就请杨金若接过这笔公款，主持明年四境之内的大小祭祀……。”环视一过，众人无异议，又朗朗爽爽地建议说：“我们请林成玉作见证人，如何？”

“同意！同意！”这次是李珍元开腔了。

“诸位董事！……”移交及签字手续办妥之后，董事会议本来就结束了，但是，陈明水虎地一声站起来，然后，正经八百地向大伙儿宣布：“请暂时再留一刻！请暂时再留一刻。”

大伙儿带着诧异的眼光，瞅着脸色凝重的陈明水，知道有甚么严重的大事了。

“刚才石叻坡来的消息——”眼看大伙儿摒息静听，陈明水杏眼圆睁、嗓门张扬地说：“义兴已经把货物运来呷坡，准备农历正月十五乘元宵佳节，向义福及海山开刀！”

“为甚么闹到我们呷坡来？那还了得！”新炉主杨金若第一个叫起来，满脸焦虑急躁，好像浓云密布，遍地无光，暴风狂雨即将来临的样子。

“上个星期我在石叻时，还亲眼看到他们将货物搬上驳船，这些衰仔！……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是搬上，还是卸下！哼，这些衰仔！……”陈明水暴涨着额上的青筋，一面咕哩咕噜地痛骂着，一面想起往事……。

二十岁的时候，那是公元一八四八年三月三日的的一个中午，他奉父亲陈金声之命，准备到梧槽路办事，没想那天就是义兴

公司龙头大爷何炎的出殡日子。参加葬礼的人非常多，梧槽区义兴总部竟麇聚上千余人，他们准备将出殡队伍开往市中心，在市区内各街道游行，展示他们的力量，然后从直落亚逸街的尽头，再转赴公冢安葬。游行队伍走到小坡海滨之前，就被警方挡驾，要他们转道直赴坟场，陪同警方前往干涉的，偏偏是义福的大哥何舟德，双方误会立刻产生，何舟德及一名高级警员被刺重伤，海滨一带秩序大乱……。

“那边在杀人格斗，不可以去！”陈明水记得，就在他将动身之际，店里的伙计匆匆忙忙从外头赶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拦住他说：“那边义兴……。”

“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无法无天了！”父亲陈金声听了报告之后，气得脸色红一块紫一块。

“兴办教育！从下一代做起！”也不知那来的灵感，那天晚上，父亲竟一面锤手作痛下决心的样子，一面气呼呼地自言自语。第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八四九年，在他二十一岁时，父亲就在天福宫里创办了崇文阁，负起教育新生一代的责任；唉，父亲就是这副性子，说干说干，毫不迟疑。

当他二十三岁，石叻坡又发生一次大械斗。那一年，正是公元一八五一年，父亲陈金声四十六岁，在石叻坡及呷坡的声誉正逐渐上升，寝寝乎和漳州系的领袖有分庭抗礼之势，那一年，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刚从后来的姻亲，也就是自己后来的岳丈薛佛记的手中夺过青云亭亭主的职位；石叻坡就在措手不及之下，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民族大屠杀。根据他父亲的分析，主要的原因是天主教徒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天悯人的态度，不停地向衰仔们传教，通过宗教来感化他们，使他们反正为良，放弃洪门天地会已经过时的反清复明的武力斗争。教会日夜不息的努力，终于带来成果，眼看私会党党徒一天比

一天少，社会风气也越来越端正，正当庆幸对社会良有贡献之际，没想竟触怒这些衰仔了。

从私会党的立场来看，教会偏是跟他们过意不去！旁的地方不去召教徒传福音，偏向我们私会党洗脑拉兵，这是打甚么歪主意？於是，老大哥义兴公司一声令下，纠合了其他义福、海山、三合及小刀等派系，为着大家的利益，血洗教会！向教堂索人！这一次的血腥行动，据父亲说，死亡人数在六百左右，绝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教徒和传教士；被捣毁的房屋、园地及农场，更不计其数了。

“天福宫前年设立的崇文阁意义不够大，上学的只有我们族内一些有钱人的子弟！……”他记得，父亲事后曾向他说：“我们应该扩大教育的范围，把这些衰仔开导过来！”这是他父亲第一次用“衰仔”的字眼来骂人，看来他的确非常愤怒了。

第二次大械斗发生在三年后的一八五四年，那时，自己已经二十六岁了，是他父亲事业上的一名得力助手，也经常代表他父亲出席天福宫、恒山亭等会议，更时常为他父亲出主意，“结束漳州人的时代！开启永春人的时代！”这是他们父子两人当年的奋斗目标。那一年五月的械斗，实在也斗得太无理了！只是因为一件蒜皮小事——一名福建人和一名广东人因为买卖食米斤两上的争执，义兴和义福两派人马竟在直落阿逸街附近大开杀戒，而且愈闹愈凶，无辜的百姓也接二连三地遭殃受害；更可怕的是，格斗竟持续了十三个白天和夜晚。最后，劳动一大批一大批的军队和警察，戒严，追捕，扣留，拷问，才将这场无法无天的事件勉强镇压下来！死了四百多人，受伤者无数，十几天全面闭市，真是石叻坡的黑暗时期了。

“办教育！我们必须打破帮派的框框，使石叻坡全民都接受教育！”在石叻坡重新开市时，父亲就大声呼吁，逢人就说，逢

说就心情激动，连跟随在身边的自己，也觉得父亲的确比旁人有眼光。

“薛佛记创立恒山亭是照顾民生，陈笃生创办医院也是照顾民生！”在父亲的感召之下，那时，他就早有所了悟：“但是，就没有人照顾教育！有饭吃，有健康的身体，但是，脑筋呢？脑筋呢？”

“说干就干！……”他父亲就有这股魄力，那一年，他父亲就在厦门街创立了萃英书院了，上距他在天福宫创设崇文阁，不过五年的光景而已……。

“主爷！……”李珍元看见陈明水说了几句话后，竟站在那儿若有所思地吟吟哦哦，于是，一挺腰杆子地站了起来，脸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说：“依在下的看，这件事会不会跟拉律（Larut）事件有关系？”

“跟拉律事件有关系？”顿时，薛文仲倒抽了一口气，迸出一句话。

“拉律事件！……这就不得了了！”曾德水惊叫一声，挺直的腰身立刻倒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楞楞地靠在椅背上。

“嗯，有可能！有可能！”陈明水握着拳头，把腮帮子咬得咯咯咯作响，然后，一面坚定地说，一面想起拉律的事件。唉，那是这一区域内到目前为止，最惨烈的血腥大屠杀了！——吡叻拉律，十几年前发现了数量惊人的锡矿，一处是吉利安包（Klian Pauh），一处是干文丁（Kamunting），前者由郑景贵包揽，后者被苏亚昌独占，这时候的拉律区，矿工蜂涌而至，多达四万余人。为了争夺锡矿，再加上土邦不同派系的煽动和利用，郑、苏派竟动用私会党的力量来；从公元一八六二年，一直到今天，共十一年了；海山和义兴就在那儿血战了十一年！和义兴有深仇大恨的义福也加进海山这一伙，乘机向义兴报复！十

一年来，尸骸遍野，骷髅到处；提起拉律，三州府谁个不心惊胆跳呢？但是，拉律在北吡叻，距离这里非常远，交通又非常不便，李珍元难道有什么情报呢？想到这里，陈明水立刻别过头来，怔怔地问着他：“……不过，有什么消息吗？”

“主爷……”李珍元慢条斯理地站起来，开了个头后，停了半晌，再说下去：“在下的听到底能传来的消息说，在军警方的镇压之下，两派人物似乎有和解的可能，而且，据说为了表示双方和解的诚意，决定接受当地人的献意，永远退出拉律，以便符合新取的地名的意义。”

“新取的地名？”陈明水疑惑地问。

“是的……”李珍元上唇抿着下唇，一阵子之后，说：“据说，拉律的新地名将叫作太平。”

“太平！”薛文仲脸露喜悦之色，幌着银花花的须髯说：“好吉祥的名字呀！”

“那……这跟我们呷坡有什么关系？”陈明水追着李珍元，问道。

“哎呀！主爷，你想想看……”李珍元似乎有点急躁了，提高嗓门，呼噜呼哩地说：“拉律既然不能立足，石叻上次格斗以来，军警又镇压得非常凶，我们呷坡的军警都调到石叻去，不往这里流窜，又要往哪儿去呢？”

“对！李兄推断得有道理。”一直沉默的杨金若立刻拍着案桌，赞许地和着。他是明年的新炉主，在董事会议上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为了防患于未然……”会议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后，陈明水看看时候也不早了，站起来快刀斩乱麻地作个总结：“我们以青云亭的名义，出个通告给呷坡及山顶各地，请坡众在新年这段期间内，不要随便出门，早晚更要严防宵小；另一方面，这两

天内我找个时间到警署去一趟，虽然他们只有十几二十个人，通知他们一声也是好的！……诸位以为如何？”

马六甲从来就没发生过私会党相互殴斗的事件，所以，通告尽管张贴，坡众人民依然熙熙攘攘忙着生活；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对通告根本就视若无睹。

“新年快到，当然会有宵小，何必大惊小怪！”一些小贩指着巴刹边的通告栏，比手划脚的窃笑着。

“还说早晚不出门为宜！不出门怎么做生意！”另一个挤眉弄眼地摇摆着瘦得颧骨毕露的脸，抿着嘴笑着说。

老总管邱叔的消息实际上并不正确，马六甲私会党发生械斗并不在一八七四年的元宵节，而是在元宵节过后的一个月。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更深人静，整个马六甲都睡得像酒酣食饱一样，只有阵阵的鼾声和零星的梦呓。突然，巴刹边幌出三、五条黑漆漆的身影，他们穿过大街，急急忙忙地往三保山的方向走去，一条影子在前，一条影子在殿后，中间几条却闪烁不定，紧跟在一道。就在拐进另一条街时，他们骤然发现领队的无缘无故地失踪了，正当他们狐疑惊讶之际，前后都被人包围住了。说时迟，那时快，两边人马立刻动起武来，只听得刀声和喊声，响彻整条街巷，影子闪动如电光，叫声凄厉如夺魂，看看寡不敌众，无法再抗持下去了，“呼吼吼——”哨子声下，剩下的三条影子立刻后退，往原路疾驰而归，“海山的，后会有期！”看看跑得远了，丢下一句话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鼾声慢慢扬起，梦呓零零星星散开，呷坡翻了个身，抚一抚肚皮里的美酒和佳肴，盖好了暖被，又呼呼呼呼地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人们发现五、六具尸体横陈在通往三宝山的班让路上，也发现血迹斑斑地拖在巴刹前的大街上，就像劳劳碌碌的人群脑后拖的那条辫子一样，长长细细，腥腥臭臭。

当天晚上酣睡的时候，械斗又发生了！这一次在东圭纳街和鸡肠街——

“血！一大片血！街上一大片血！”天还没大亮，东圭纳街的街头就有人叫道。

“半夜，就在半夜，外头一片打斗声！”人头攒动，有人惊叫着。

“那片血……不知杀了多少人……”一名身着沙龙的男人，指着街道中心一大片血，不断地打着寒颤，嘎嘎哑哑地说不出话来。

“鸡肠街的血堆比这还要大！可怕……可怕……。”一名过路人，只说了两句话，就感觉寒气直沁心脾，牙床咯咯作响，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这样可怎么好？……晚上还敢睡觉吗？……”寒气立刻扩散开来，笼罩了观众。

“去报告亭主！去报告亭主！”有人迫开寒气，壮着胆叫嚷：“这已是第二天了！今晚不知又要在那条街了！走！报告亭主去！”

“对，报告亭主去！”许多人附和着。

“对！对！走……。”

(三)

“真是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到了第三天晚上，马六甲整个晚上睡不着了；风雨满城，人心惶惶，不晓得那一个晚上会杀进自己的家门来！亭主第二天清晨就得到了消息，他再忍一天，没想第三天清晨依旧血迹斑斑，气得他大发雷霆。

“大主爷！就在我们宝锡里的街口，到处是一片血！”那名通报的老人家，急得气喘吁吁，眼神散佈着凄迷畏怯，脚根颤危危的发着抖，嗫嗫嚅嚅地说：“巷口的墙壁上，还有手印，是血的手印！真可怕……水沟里丢了几把血淋淋的巴冷刀！……附近的人说，说……昨晚斗了两个时辰，到处是喊杀和凄厉的叫声，吓得魂魄快散掉了！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诸位董事，怎么办！”第三天中午，陈明水把青云亭的董事都请到家中来，围在大厅上，咬着腮帮子，把这几天的事情简单地报告完毕后，就睁眼高声地问道：“这几天，天气燥热，但是，却是阴霾低压！呷坡几盏晕黄黄的路灯一亮，路上就一个行人也没有！简直是一座死城！……”

“不要说夜晚，大白天路上也没几个行人！……”杨金若刷地站起来，第一个开腔，就顺着亭主的话说：“我那店里的生意，不知清淡了多少！如果再搞几天，我看总有人要举家逃去石叻、庇能了！”

“人家说，石叻坡最近这一阵子就像生活在阴暗险急的风浪一样，有谁还敢逃去石叻坡！……”曾德水身着绸裤，白色桂衣，微蹙着眉，哆哆嗦嗦地绕了个圈子后，才言归正传地说：“我们呷坡现在可要步上石叻坡的后尘了！真是后来居上呢！……”停了一下，啜口香片后，又说下去了：“据说，我们呷坡

的私会党徒，少说也有二、三千名，路上的行人，街边的小贩、车夫、工人，难保都是乾净的份子！早期郊区南宁、宁宜、双溪乌绒矿场正在盛产的时候，那几千名矿工其实都有问题！这恶习流传下来，今天总算尝到恶果了！……”

“这两三天来，许多店铺都自动关门歇业，有的人家甚至搬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避风险……”杨金若睨了曾德水一眼后，忙霍霍地接腔道：“我看，大主爷您该拿出个主意来！”

“诸位董事……”陈明水在杨金若点名之下，苦着脸站起来，耸耸肩，咧咀一笑，然后很笃定地说：“昨天，我到警署去了一趟，你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人手少，不敢惹他们！你们可以自理就自理，最好你们帮我们解决！真岂有此理，我们平日纳税缴粮，有事情就要我们自理，还要我们帮他们解决！真是岂有此理！真是可恶！……”

“唉……”一直保持沉默的薛文仲，听了亭主的报告后，也忍不住地嘘了一声，说：“这些党徒，确也闹得太凶了！……”

“真是太凶了！这些衰仔，简直目无纲纪！……”陈明水的脸色，像一阵一阵凛冽的朔风一样，不断地吹袭着在座的董事们，使他们断断续续地想起往事……。

一八五二年，当他们都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庇能的私会党徒竟然与暹罗人秘密串通，图谋叛变英国殖民地政府——他们派人在乔治市纵火，焚烧民房店屋，打伤小贩行人，故意制造混乱，藉以转移警员的注意力。就在他们连续几天制造市面混乱的当儿，三百只小舢舨已在吉打北部结集，厉兵秣马，准备妥当。当时参与的党徒，据说华人在一千名以上，马来人八千，而暹罗人竟多达一万五、六千人！他们准备一举攫下庇能及乔治市，然后，从水路直奔雪兰莪，那个盛产锡矿的天府之国！私会党徒之猖獗，简直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一八五四年，当他们都已是壮年的时候，石叻私会党徒又发生一件空前的大暴乱和大屠杀。那年五月五日的中午，据说因为闽南人和广东人买卖食米斤两上的问题，双方引起激烈的争吵；两人越吵越凶，最后，竟动手殴斗起来。路旁同乡人见自己人被欺负，也加入行列混战起来。才不过半个时辰，两帮人马竟结聚上数百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党徒，当街就分成两个阵子，使用木棍、石块、刀子、铁条等作为武器，斗杀得天昏地暗。混战很快地蔓延开来，由一处扩散为数处，由一条街演变为几条街，商店纷纷关闭歇业，路人急急躲避逃奔，然而，党徒却乘机杀伤行人，抢劫财物，甚至进而破门入店，洗劫商品钱财，凌辱少女妇人。亏得军队和警察事后赶到，暂时把这场殴斗镇压下去……。

事情并没就此结束呢！

“巨老呀！”听他大声激呼后，有人反诘他说：“我们石叻已经有好几间私熟了，甘榜格南（Kampong Glam）有两间广东人的，北京街有一间福建人的，还有……。”老亭主陈金声，字巨川，人们都尊称他为“巨老”。

“不够！不够！”不管人家怎么反驳，他总是坚决果断地打断人家的话，说：“不够！不够！要再办下去！要再办下去！”

老亭主就是有这股冲劲，说干就干，不出几个月，萃英书院就设立了，真叫他们自叹不如呢！

“……石叻坡办了二十多年的教育，”陈明水看见几位董事傻兮兮地在那儿沉思，啜了一口香片后，双眉纠结，厉声厉气地说下去：“这些衰仔根本不受教！实际上，受教育的是我们这批人的子弟，当衰仔的是那些刚从广东、福建来的新客！这批土匪流氓，天天闹，月月吵，石叻坡成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现在，居然闹到我们的老家来了！连我们告老退休的老巢也想插

上一刀，这还了得吗？……”

“……记得萃英书院的碑文有几句话说，”陈明水顿了一会儿，环视董事们一圈后，脑中流过一行一行烜赫闪辉的方块字，在这炎荒僻野的地域，高壮如千仞之山，魁伟如万顷之涛，鳞鳞闪烁，烈烈发光，从陈明水内心深处如温泉热气般地涌冒出来，奔过肺腔，注入脑脉，然后，眉宇之间散发出一股一股凛然正义之气，随着一个方块字一个方块字脱口而出，一个光环一个光环地闪闪亮着：“新加坡自开创以来，土俗民风虽英酋之管辖，而懋迁有无实唐人之寄旅，迄於今越四十有年矣！苟不教之以学，则圣城贤关之正途，何由知所向往乎！……”突然，陈明水掉过头，把后面几句话再重复一次：“苟不教之以学，则圣城贤关之正途，何由知所向往乎！……”诸位董事，这些衰仔，不要说圣城贤关，连良民善士都不如，你们说，气不气人哪！”说毕，竟气呼呼地坐下去了，埋头只啜香片，把会议丢给其他董事了。

“主爷，在下的认为，现在发脾气也不对时……”林成玉虽然年轻，不过，为人还稳健持重，看见亭主气得这副样子，众人又木然都说不出话，只好瞠然地望着亭主，缓声缓气地说：“不如大家出个主意，看看有甚么办法把这件事平安地带过去！就不说为着帮忙殖民地政府，只说为我们坡众这千万名老百姓的安全，让我们大家克尽全力，解决这件事罢！”一席话，说得婉婉转转，真是烫服人心，叫人耳悦心开。

“好罢！陈兄……。”一直没甚么说话的薛文仲，年纪已六十岁了，以老辈自居，刷地站起来，目光像锥子一样，气色森严，朗朗爽爽说：“海山这边，由我老朽连同曾兄德璋负责；义兴那边，由陈兄连同陈兄德源负责，如何？……”

“有道理！薛老您和海山有过从，只要您老肯出面，相信事

情就解决了一半……”陈明水奋起精神，朗爽地站起来，一面接腔，一面想起窝藏在肚子里狐疑了许多年的疑团，今天终于被证实了。……

“薛文仲这老弟呀！胆大，心细，又讲义气！……”薛文仲比陈金声小两岁，也诞生于马六甲，少年时就和陈金声来往密切，所以，陈金声一迳称他为老弟；陈明水记得，父亲就经常夸奖他：“他二十四岁的时候（1831），就连同谢宝荣、杨金水及李珍元等三十多名呷坡富商，在天福宫旁边组织了一个庆德会，会员都必须缴金一百大元，宗旨是守望相助，解决会员后顾之忧。到石叻来冒险闯天下的人，万一经济发生困难，庆德会就用它雄厚的经济力量去支持会员以及会员的妻子、儿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这还不打紧，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民族意识！……”父亲越说越兴奋，陈明水也越听越有精神：“一八三七年吉兰丹苏丹莫哈穆德驾崩，王室分成两派，争夺王位激烈，甚至于拉拢海山，准备火并。就在哥打峇鲁华人酬神谢灶演街戏时，两派人马动刀动火械斗起来了！偏巧那时石叻坡有四艘商船停泊在那儿，竟连累地被当权派扣留了！那时候，薛文仲不过三十岁而已，他用重金雇请莱佛士爵士的马来文助手文西鸭都拉带了两封信过去，一封给当权派，一封给那些党徒，信中说甚么却没人知道！只知道他那四船货物没回来，马来派系斗争停止，而华人私会党及老百姓也免於池鱼之殃了！……据说，那海山党徒对他敬畏得很，不知是真是假……。”

“薛老固然讲义气，海山的人真的服畏他吗？……”往后，这疑团一直在陈明水的肚皮里打滚，无法消除。

好几年前，他又听到一件含含糊糊的消息。

公元一八六五年，也就是薛文仲被封为太平局绅的后五年，

五十八岁，在柔和（Johol）境内取得几块矿地的开采权。据说，海山公司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和他联系，准备在开采的过程中，安排党徒的生计。一个月后，薛文仲在柔和大兴土木，兴建房屋，投下巨大的资金，为开采锡矿作准备的铺路工作。然而，事情的发展似乎非常意外，马来士侯和柔和的马来村长查阿发意见不合，就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开采工程即将动工时，马来士侯拒绝承认村长的承诺，并且唆使村民纵火焚烧刚建好的房屋。据说，薛文仲从村长的手下得到纵火的情报，三更半夜独自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柔和通知海山那一大批党徒；据说，房屋被烧得精光，海山却未损一兵一卒！……这些传说，都是事实吗？海山和薛老真的挂过钩吗？……但是，谁知道是真是假？谁又敢向他启口探询？……

现在，在局势的激荡之下，薛老民族意识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父亲的疑惑，自己的迷雾，霎时消散得一干二净，怎么不令他精神抖擞呢？腰杆亢直有劲呢？

“……至于义兴这一边，”想到这里，陈明水炯炯的眼神，再三地落在薛老的身上，内心深处也油然冒出八分的敬意，说：“相信我和陈兄德源还可以解决！为着呷坡的安全，德源兄应该会出面的！”

“他应该会出面的！”有人应和着。

几位董事默然地点着头，表示同意。

* * * * *

陈德源，公元一八三一年诞生於马六甲；大哥是陈金钟，比他长两岁；二哥陈瑞林，比他长一岁；也都诞生於马六甲。父亲陈笃生，本名陈卓生；伯父陈有龙，都是在祖父陈月中南来

经商，定居马六甲后，成为第一代的侨生。

陈笃生自小聪敏慧黠，除了自己家乡话之外，还会说流利的英语和马来语，年轻时就敢於追随当时的潮流，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当时荷兰舰队的封锁防线，潜往刚刚开埠不久的石叻坡闯天下，冒风险。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一名水果及蔬菜的小贩商，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从乡下收买了些蔬菜水果，运到城市里来兜售。平日省吃俭用，尽量把余钱省下来。经过将近十年的艰苦奋斗，看看累积了一些资本了，於是，就在河边勿基开设一间堂堂皇皇的店铺，经营各种土产洋货的买卖和出入口。由於笃实可靠，信誉卓越，不久之后，“陈笃生”三个招牌金字就像店前石叻河的滚滚波涛一样，在赤热的阳光下，无时无刻地闪耀发光；而陈笃生的生意，也愈做愈旺盛，慢慢成为勿基最著名的一间店铺了。

当时，石叻坡已设立会馆团结同乡人，也设立庙寺供流居海外同乡人的膜拜和祈祷；至于管理义山的单位，也在好几年前创立了。惟一缺憾的，石叻坡迄今还缺少一间平民的医院，为广大的芸芸众生提供医疗上的服务；陈笃生心寓仁慈，对自己漳州的同乡人也好，对泉州、永春人也好，甚至於对其他各色民族也好，只要有疾病困难，他都佛眼相看，恨不得立即倾尽全力相扶济，苏解当事人。公元一八四四年，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他独资出了七千元坡币作为首期建筑费，在珍珠山（Pearl's Hill）创设了一间平民医院——

“人不分种族，财不计有无，只要是石叻坡的人民，都可以到这间医院来求诊……。”那年二月三日，陈笃生主持平民医院董事会时，一面敲着桌面，一面坚定地誓言说：“鉴於殖民地政府一路走来对於贫苦的病患者缺乏照顾，我坚持这间医院的设立，藉以照顾广大的芸芸众生，为人类谋福利！……”然后，又瞅

着少年的陈德源，正理八经地说：“我们漳州人前有蔡士章，后有薛佛记；现在，从现在开始，在薛佛记的旁边又加上一个陈笃生！将来，将来就要看你们的了！……”

那年五月二十五日，华人平民医院奠基典礼举行之后，陈笃生高兴得就好像把石叻坡的病人都医好似地，不停地抚着刚满十五岁的长子陈金钟说：“这是我们漳州人的精神！长大之后，要继续发扬光大！要继续发扬光大呀！……”

只可惜陈德源并不喜爱商场，从小就好看书，爱研究，对花卉草木更是到了神摇意夺、百玩不厌的地步；每见大哥陈金钟追随父亲斤斤较两，劳劳碌碌，他都感到万分不理，迷惑难明。

“他简直是一名植物学家呀！”同辈及长辈都这么夸耀他。说实在的，他精通中英文，对本地植物有深入研究；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把本地的一些奇花异卉送到伦敦、墨尔本参加有关学术研究机构所主办的植物展览，得过多项荣誉奖，声名远播。至于石叻坡的花卉展览，他不但多次参加获奖，而且还几次协助当局品鉴评审一些罕见的花种，道道地地地成为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了。

因此，陈德源很年轻就离开了在石叻坡纵横捭阖的大哥陈金钟，偃鼓息兵地回来马六甲守祖业，一方面专心一意地从事植物研究，一方面管理祖父传下来的一大片胡椒、甘蜜园以及一些房地产。由于他在植物研究方面享有国际性的荣誉，殖民地官府里一些喜爱花卉的英国官员及他们的夫人，都纷纷上门向他讨教请益，请他提供新花种啦，请他鉴定花名及品质啦，请他指导种花的技术啦……几乎经常都高朋满座，门庭若市。

“陈公馆简直是呷坡殖民官府的第二办事处！”也不知是谁说的一句话，竟一传十、十传百，流传於整个呷坡上下层的社会里。官府第二办事处，再加上陈家惊人的财势，使得呷坡上

上下下的人士无不对他另眼看待，路过陈公馆时更不得不低头谦恭三分。

“我已经离开商界很久了，为甚么要我出面呢？”那一天，亭主陈明水刻意登门造访，把青云亭董事会议的议决向他叙述之后，陈德源就大不以为然地说：“薛兄和吾兄两人就可以承担重任了！何以要来干扰我清淡的生活呢！”

“陈兄呀……”陈明水比陈德源长两岁，孩提时曾是好朋友，亲如手足，所以，他不担忧陈德源不肯出面，这个时候，看他似乎意有不然，心中不免慌张起来，皱起眉，郁勃勃地说：“薛兄可以说服海山，说不了义兴和义福呀！吾兄难道不知吗？”

“吾兄呢？”陈德源猛可地顶了一了句。

“唉！陈兄……”陈明水张着舒坦怡然的脸，摊摊手说：“能够直通义兴和义福两边的，只有您们漳州陈家！难道吾兄还要我说出来吗？”

“……”果然一针见血，陈德源半句话也吭不出来，只管斜着头望着窗外白花花的阳光；心里想，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再遇几个时辰，当夜幕低垂时，又不晓得那一条街道要流血斑斑了！今晚是第三夜了，说不定会杀上老百姓的身上来呢！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危机四伏，朝不保夕呀！……

“陈兄，石叻坡已经闹得快不成样，亏得大英政府把呷坡及庇能的军警调过去，才稍微稳住了阵脚。现在，却没想流窜到我们的老家来了……”陈明水看见陈德源默不作声，知道事情已三分成，立刻像驱马上坡，扬起皮鞭，猛然补上几鞭：“如果我们不亲自打理打理的话，就是闹得成个死城废墟，大英政府也不会把军警调回来的！……”

“不把军警调回来？嗯！……有道理！石叻是一个充满光明而且正待开发的国际市场，呷坡早已日薄西山，暮气沉沉，根

本没有甚么经济利益可图了！怎么还会把军警调回来呢！陈明水说得很有道理！”陈德源似乎像触着电波似地，在内心咕噜咕噜了一阵之后，立刻转过脸来，坚坚定定地说：“好！就听您的话办！”



(四)

“大主爷，就在宝山亭的山边，聚集了一批人……摸黑在那儿……窜动……”当天晚上约莫十一点，青云亭的一名年轻小伙子，拖着布鞋踢踢踏踏地踹进青云亭的密室，气还没有调理好，就扬着含含混混的声腔说：“不知……不知是……那一帮……的……。”

“在宝山亭的山边？”陈明水霍地一声就站起来，杏眼圆睁、严厉地问着：“有没有看错？”原本半坐半躺的薛文仲、陈德源、陈德璋，支持了半个晚上的眼盖皮，刷地都撑得半天高，然后，张着清清亮亮的耳膜，把那一问一答全都接收进去了。

“没有错！”小伙子鼓起腮帮子上一道一道的肉棱子，斩钉截铁地说：“这一点……小的……小的绝对不敢有错！”

“没有错！就在宝山亭山边！”原本疲惫得累呵呵的几个人，接到小伙仔斩钉截铁的电波后，脑筋里都不约而同的喊出这么两句话，然后，连呵欠也不必打，就直挺脊骨站在那儿，准备冲锋陷阵了。

“好罢！”陈明水握紧拳头，咬紧牙帮骨，向几名精神奕奕、目光炯炯的大董事说：“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陈德源迈开脚步，跟在亭主的背后，自我调侃地说着。

一阵窸窣窸窣声，在小伙仔的带领之下，大伙儿出了青云亭。

马六甲市街一片幽静，安安稳稳地躺在微风吹拂、海波暗涌的海峡边呼呼入睡，仿佛一连几个晚上被骚扰得无法安眠，这个时候正赶着时间补睡它片刻似的。下弦月眯着一丝弯弯的眼

缝；远远地躲在天角，四周散着几颗星星，忧忧悒悒地眨着小眼，沉入黑黝黝的天幕里去。微风散着轻盈盈的发丝，一波一波地，一浪一浪地，送着海峡清凉快适的水气，把白天赤热红炎的气暑漂白成为凛冽，把白天嚣闹嚷喊的熙熙攘攘重新渲染的冷冷清清。众树轻轻地摇动手中的叶子，散出沙沙的细语，迎接着海峡的水气；椰树挺着颈项，松开黑乌乌的长发，婆婆娑娑的曼舞着，时而散发芳凉清快的发香。

“好凉快的天气呀！”甫踏出青云亭门口，陈德源漫不经心地叹了一口气。

门口两盏红通通亮明明的大灯笼，立刻在地上迤迤了四道长长的人影，一直拖到对街的戏台边去。

“走！”陈明水迸出一个字后，朝街尾迈开脚步，后面紧跟着响起了希希嗦嗦的布鞋声。四个人，立刻就走进了黑暗，只带头的小伙仔提着一盏灯笼，左幌右摇地，在前面开路。

宝山亭在马六甲东南部的近郊，就在三宝山东麓的脚边。四个人在小伙仔穿街走巷的带领之下，踽踽而行，不及半个时辰，远远地就瞧见了宝山亭。

“怎么门前两盏红灯笼掉了呀？”陈明水望见宝山亭一片黑摸摸、灰沉沉，心中一面嘀咕着，一面了解事非偶然，小伙仔的情报真不错！

“蔡士章是青云亭最后几名甲必丹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突然陈明水边走边回忆他岳父薛佛记好多年前说的话：“这宝山亭，就是他亲手修建的……。”漳州籍的蔡士章诞生於乾隆十五年（1750），名乔，字端甫，号士章，在他不满十年的甲必丹任内，为华族社会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他认为青云亭祭祀公坟虽说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却不曾设立祀坛，等於临空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薛佛记说到这里，闪着亮铮铮的眼神，摇头吟哦着，然后，扯高嗓门说：“如果没有祀坛，神要寄身在那里呢？当我们在祭祀的时候，神何在呢？这是蔡士章经常质疑的地方。他到底是一位很有文墨的甲必丹，才想得这么周到呵！……那一年，他捐了二百四十大圆，广东一位太学生叫胡德寿的，也捐了一百圆，经常来往呷坡及福建的帆船船主蔡棟和海关公司的其他成员，也都捐了一些款项，这座庄严堂皇的祀坛终于巍然地屹立在三宝山上！……”

“我唐人远志，贸易羁旅，营谋未遂，殒丧厥躯，骸骨难归，尽瘞於斯。嘻嘻！英豪俊杰魄欤？脂粉裙钗魂欤？值禁烟令节，片褚不挂，杯酒无供，令人感慨坠泪。於是乎先贤故老，有祭冢之举，迄今六十余载。然少立祀坛，逐年致祭，常为风雨所阻，不能表尽寸诚，可为美矣，未尽善也。今我甲必丹大蔡公，荣任为政，视民如伤，泽被群黎，恩荣枯骨，全故老之善举，造百世之鸿勳。义举首倡，爰诸位捐金，建造祀坛於三宝山下，此可谓尽美尽善……。”薛佛记又一面摇头吟哦，其声朗朗，非常动听，好像在唱歌似的。

“这位岳丈真会掉书袋！怪不得人家给他取个绰号为‘书蠹’！他是青云亭第二任亭主，‘书蠹’和‘亭主’读音有些相近，绰号‘书蠹’，也算有缘了！看他连蔡士章刻的石碑都朗朗上口背诵出来呢！”陈明水现在还记得岳父当时背诵的神态，“您老是不是在背诵那块建造祀坛功德碑记呀？”陈明水有点不耐烦地问。

“自此以后，……”薛佛记根本不回答他，用话挡开地说：“那些客死呷坡无人祭祀的孤魂！才有个寄身之处。逢年过节有人祭祀，也不必孤苦零仃地到处游魂了！你说，蔡甲的功德如何？……”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蔡甲一口气办了两件大事……”薛佛记看见女婿眼睁睁地望着他，兴头大起，又摇头幌脑地说下去：“那时候，他已五十一岁了。在海关公司几名大董事船主及板主的协力之下，他把整个青云亭重新修建过，青云亭今天有这么雄伟的外观，都是他的功劳！如今，亭内还留了一块重建青云亭碑记，详载这件事呢！此外，他又在三宝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宝山亭，常年驻守和尚，为幽冥及丧家打斋念经。为了维持宝山亭，他并且筹得甲钱一千元，在巴刹街买一座店屋，每月所得租金，永远作为和尚的香资、祭祀费及修葺费之用。一直到今天，这制度还历久不堕，一直维持下去，一直维持下去……。”

“你看，那建宝山亭记上说的……”说到这里，薛佛记得意地背诵着：“亭之兴，由我首倡，亦赖诸商民努力捐资，共成其事。兹幸呷中耆老，及众庶等归功於余，立禄位於亭之石，此事诚为美举……。”念完之后，耸耸肩咧咀一笑：“真是一件美事啊！像这样的文章，怎么不可当诗词来背诵呢！……”

“大主爷！”兀的，陈明水从沉思中被人唤醒，是小伙仔的声音，急迫，警觉，而又低沉：“我们就停在这里，让小的来喊话！……”

陈明水举头望去，只见宝山亭像座大笑佛，挺着臃臃肿肿的大肚皮，伸长着两只胖手，半摊半坐笑呵呵地靠着背后的几株千年古木。四周一片漆黑，树丛顶着圆累累的枝枝叶叶，在黑沉沉的夜色中，就像一冢一冢的古坟，横三竖四地拥簇在那儿，一直延伸到山后去。巷尾最后的一盏街灯，高站在陈明水等五人的身边，疲倦地散出淡黄黄的弱光，又似乎像睡眼惺忪的老人家，朦朦胧胧地射出伸手不清的视线。

“哪有人呀？”薛文仲张着一副老花眼，衰弱弱地低声说：

“黑团团一大片，哪有人呢？”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陈德源一派风平浪静的调门，轻轻地：“满树底下都是人……。”

“叭——依依——”小伙仔将灯笼交给陈明水后，两手往咀边一插，肚子里一鼓作气，向宝山亭猛鏢过去。

“没动静，奇怪？”陈明水狐疑地滴咕着。众人企踵引颈地围观着，默然地。

“叭——依依——鸣——叭叭——”看看毫无动静，小伙仔两手一插，吹了一个怪里怪气、显然别有暗意的响天哨，势如连环枪，接二连三向宝山亭飞窜过去，声势惊人。

“看！主爷！”小伙仔轻声轻气地提醒陈明水，又猛然用手指着：“左侧后边有条影子！”

“呵！是……是……。”陈明水立刻趋前一步，引长颈项，张着两盏亮晶晶的眼睛，一面用尽心力地扫瞄着，一面自言自语地呢喃：“在动……在动……。”

“在哪里？在哪里？”薛文仲倏地跟上来，一面张望一面问，心情紧张。

“在哪里？在哪里？我看不到……。”陈德璋和陈德源不约而同地趋前，五个人挤成一团，哆哆嗦嗦低声细语着。

“弟兄们！……”小伙仔兀地跨前几步，站定之后，扬起嗓门，直劈劈地向前方高喊着：“阵前小将们！……青云亭亭主有事想跟你们的龙头大哥商量！”

大约过了一、二分钟，骤然“叭——依依——鸣——叭叭——”，对方也响起一个怪里怪气的响天哨，竟和小伙仔吹的一模一样。正当大伙儿啧啧称奇时，小伙仔退下来，急切切地对陈明水说：“大主爷，我过去和他们谈一下。”

“你单枪匹马过去？”陈明水急躁地问了一声：“不是很危

险？”

“他们放行了！”小伙仔堆笑解释道：“他们到底还讲点义气的。”

“小心！”几个人同时从口中迸出相同的一句话。

“嗯。”小伙仔走了。

只见他连走带跑地赶上去，晃过街口，就消失在丛林的小径中。拐过丛林之后，小伙仔又重新露现出来，像黑夜里的飞天大侠一般，只见这条修长的影子，迅速向宝山亭奔蹿过去，奔蹿过去。突然，就停在宝山亭的门口，然后，低着头不晓得在说话还是在作揖。说时迟，那时快，亭后树中也窜出一条影子，慢条斯理地站在小伙仔远远的前方，两人相距大约有十尺之远。大概说了几句话，这条影子就消失了，留下小伙仔一个人，黑突突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地像株没根没叶的秃树干。才不过几分钟，那条影子又重新亮了出来，和小伙仔大概说了几句话，小伙仔就掉头回来，往陈明水这儿奔蹿急驰。

“大主爷……”小伙仔气喘吁吁，翻着眼皮说：“是……是义兴！”

陈明水四人悚然一惊，面面相觑；原来义兴路上埋伏，等候海山和义福！没想义兴真凶，从石叻坡发展到呷坡来！海山和义福怎么甘休！怪不得接连几晚都出事！怎么收拾得住呵？

“茄子也让三分老！”陈德源拍着胸膛，热热络络地说：“既是义兴，合该我去……。”

“德源兄，我陪你去！”陈明水拉着陈德源的袖口，就要走。

“大主爷……”小伙仔腼腆怯生地，吞吞吐吐说：“只能……一个人！”

“陈兄！”陈德源望着小伙仔，又别过头来对陈明水，急火火地说：“义兴吗？……恐怕还是我比较容易摆平罢！”

“那当然！那当然！”陈明水自知不如陈德源，谦谦和和地说。

“还是德源兄行！还是德源兄行！”薛文仲、陈德彰也应和着。

“那么，海山和义福就全仗你们俩位了！”陈德源对着薛文仲和陈德彰，一面流露出无限寄托的神情，一面朗朗快地扯高嗓门子：“我就去了！记得，咱们相约的时间！”

“放心！”三个声音，几乎是从一张嘴迸出来的。

立刻，两条影影绰绰的身影，一条小伙仔在前，一条陈德源跟随在后，好像两个衣裳明艳的人，在灯光昏黑的庭院里相拥对舞一般，风华踟躇地不断飞动，零乱飘摇地一直滚翻，只不过三、四分钟而已，就穿过丛林，飞舞到宝山亭的门口了。

“来人是谁？”倏地从亭后闪出一条黑影，看见小伙仔和陈德源，就厉声喝斥。

“石叻坡陈德源！”

“陈德源？……石叻坡？……”突然，那条黑影“卜通”一声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一边拜跪，一边朗声地说：“在下的的是陈香长！”

“呵！陈香长？你是说，十几年前的陈香长？”陈德源狐狐疑疑地问着。

“是的，陈爷！陈爷救命之恩，在下的迄今还无法报答！”陈香长说着，就往地上认真地跪拜着：“请受在下的三拜之礼！”

陈香长！陈德源心里想，竟在这里遇见了他！三州府地方虽大，东窜西走，总有碰面的一天啊！陈香长，陈香长……。

那是十一年前的事了！那时，公元一八六三年，他正三十二岁，代替他大哥陈金钟主理陈笃生平民医院。醉心於植物研究的陈德源对主理医院的大事本来就很没兴趣，何况还要逼迫

自己每周订期到医院巡视察访！无奈父亲陈笃生的叮咛老是在耳际脑边萦绕回旋，我们漳州人怎么可以输给泉州人！在蔡士章之前，青云亭的甲必丹几乎都是泉州人的天下，我们漳州人去了那里呢？蔡甲开先锋，把泉州人的帅旗抢过来，接下来是薛佛记，现在是我们！今天，青云亭有我们漳州人薛佛记坐镇，石叻坡也应该由我们漳州人包揽……一叠声的话，尽在他身边叨叨唠唠的，大哥陈金钟偏有远行，所以，他才不得不赶来石叻坡，协助二哥陈瑞林主持店务，也代替大哥主理平民医院。

就在那一年的端午节，是的，就是端午节那天，他一点也没记错。那天上午，石叻坡骤然发生私会党徒械斗的事件。这已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在1851年，第二次是事隔三年后的1854年；那一次，持续时间最久，死伤人数也最多。没想九年后的那天，石叻坡又再滚进暗无天日的阴沟里去！据说，最初械斗地点是在码头，义兴和义福两派为了争夺来自福建的娼妓，由口角而打架，由打架而械斗，最后酿成全坡性的暗杀、纵火和械斗。那一天下午，他刚在店里祭过祖、吃过粽子，乘着马车到医院巡视，甫一踏进门口，骤然后院里奔来一名衣服褴褛、身体干瘦、精力疲竭的年轻人，看见陈德源下马车进大门来，立刻跪下去，哭哀哀地求着：

“大爷救命！大爷救命！”

“你这鸦片仔”陈德源内心惊骇不已，难道这批混帐逃到医院来求医？老父说过，虽是平民医院，为了避免涉入私会党漩涡，也为了避免误会有所偏袒，任何党徒一概都不医！这已是公开声明了，他们还不知道吗？想到这里，怒气冲冲地喝道：“如果是党徒，请滚出去！请滚出去！”

“大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请您大爷开开恩……”那年轻人竟叭下去，拼命磕头，口中不住喃喃说：“开开恩……”

救救我们兄弟罢！……开开恩罢，大爷！大爷！……”

“祸由恶作，福由德生！”陈德源摺起手中的苏州扇，指着年轻人，训道：“你们这些混帐！经营赌馆，私运鸦片，现在，连娼妓的生意也搞起来了！你们说，你们曾经做了些甚么好事？”

“是的！是的！大爷！您大爷先救救我们几个兄弟的命；然后，要骂，要训，甚至於要打，一切都由您大爷作主就是了！”

“救你们的命！……”这年轻人言语之间倒还乖顺，陈德源心火虽然消减了一半，不过，咀还是硬挺挺的：“这么容易！哼！你们是那一派的？”

“义兴！义兴公司请大爷救救兄弟的几条命！”说着，又不停地跪拜。

“如果义福找我们算帐，怎么办！哼！”陈德源怒斥一声。

“医院如寺庙，都是清净圣洁之地，谅他们不敢！”年轻人乌里乌气地说，居然也满嘴道德文章：“不过，相信他们至迟一、二天之内，也必须找上这里来的！”

“真会说话！想不到你们也会有嘴吧尖尖的人物！”陈德源恹恹地说着，然后，枪口似的一双眼睛就瞄准年轻的瞳孔，厉声地问：“他们也必须找上这里来，这是甚么意思？”

“小医院没有床位！”年轻人垂头丧气地说。

“你们这些混帐！”陈德源气得浑身打颤，又破口大骂了：“你们这些混帐！伤得这么严重吗？”说毕，扭头就走，年轻人追着赶上来。

果然，在内院的回廊处，围着一群人，看样子已经搁了大半个时辰了，走前一看，真把陈德源气坏了——横七竖八地就在回廊上躺着近二十个乱糟糟的人，除了蓬头垢面、气色败坏、衣服破烂之外，竟然通身是鲜红红的血！有的背部连中几刀，有的大腿插了两个大洞，有的手脚都是淋淋血珠和细细刀痕……

不住地呻吟，不停地冒汗，好像躺在乾湖里的小鱼，对着艳热的阳光，随时就快断命似的。回廊热气腾腾，人声哄哄，除了围着好些看热闹的人之外，没有人敢插手。一阵阵血腥味，掺杂着脏臭味，真把陈德源渲得心肝都呕出来；为了一批娼妓，竟杀成这么个样子；至於那些走不动、抬不起的，可不知有多少个呢！还有，明天呢？后天呢？……

“不救！不救！”陈德源气色森严，目光如锥子一般，断然拒绝了；然后，掉着头就往里走。

“大爷，在下是石叻坡义兴公司的香长！在下给您大爷磕个响头！”没想年轻人拦住陈德源的去路，“卜通”地趴跪下去，然后，不停地把头撞在地上，碰得地上咚咚咚咚响。

“哼！”香长？石叻坡义兴的香长？龙头大哥下来不就是你吗？来头可不小呀！义兴只有两名香长，地位等於军师，你老兄竟是其中一位？哼！听说你还是陈送的后代呢！哼！陈德源火气还在心头，怒目切齿地一面想一面骂：“混帐！猫子屎屎自己盖！男儿大丈夫，自家干的事自家担！”

“大爷，你尽管骂罢！在下陈香长给您磕响头！”

陈德源眼看陈香长额头不断地淌着血珠，心肠渐渐松软下来，只好改口说：“好罢！……这是先父订下来的家规和院规！如今，要破这些规矩，只有三个条件……你们能答应吗！”

“大爷您尽管说，只要我们做得到，我们一定照办，绝不食言！”

“第一，你们既然知道医院如寺庙，是清净圣洁之所；我们救了你们兄弟，如果待会儿义福也来，我们也本着仁爱之心，救护他们，你们不准因此而产生误会，甚至嫁祸於医院！……”

“大爷放心！我们对天发誓，绝对听从大爷您的吩咐！”

“第二，在你们兄弟入院之前，捐出五百元作为医院的基金！”

医院不是要你们的钱，而是要将这五百元坡币存入银行生息，以利钱救济广大贫苦的老百姓，为你们平日为非作歹赎罪！……”

“这个……也没问题！我们答应！”陈香长慧黠伶俐，立刻说：“如果义福来的话，是不是也如此？”

“当然！”

“好，我们答应！”

“第三，请你们的龙头大哥立刻下令，停止这一次的械斗！”陈德源抱着丑话说在前的态度，把三个条件全搬出来。

“向大爷报告，事情不能单方面；我们这边停，义福那边不停，怎么办？”陈香长跪在地上分辩着。

“如果你推测得不错，他们这一、二天来的话，我也会向他们提出这些条件！如此，双方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小的再向大爷谢恩！”陈香长又拜了一下说：“当日若没大爷开恩，我们三十几个兄弟的性命，恐怕就难保了！”

“怎么会有三十几个呢？”陈德源傻楞楞地瞪着。

“战火闹了足足一个星期，最后一天又增加了十几名兄弟！”陈香长伏在地方，委委琐琐、腼腼腆腆地说。

“你们这些……。”陈德源此趟不好意思再“混帐”地骂下去了，只好改口说：“你们战火没结束，我就回呷坡了！对了，人家说你是陈送的后代，是吗？”

“大爷，不要提了！请问大爷，您要见我们的龙头大哥，是吗？”陈香长霍然地就站起来，轻巧伶俐，只可惜瘦了一点。

“嗯！……带我去见他罢！”陈德源耸耸肩膀，应了一声。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矩！”陈香长话还没说毕，不知从那儿就钻出两个人，其中一名捏着一条黑乎乎的毛巾，说时迟，那时快，就将陈德源的眼睛蒙蔽起来。

在两名党徒的扶持下，陈德源这一趟真是盲人骑瞎马，走一步摸一步了！虽然陈香长不断地在跟前说明，左拐，有一石块，小溪，斜坡，右弯，路面滑有水……，走起来还是非常缓慢不便。看看这位书生胆子太小，走得实在太慢了，陈香长索性指使旁边一名党徒背着他，然后，四个人三条影子在深山树林里走径穿溪。身在曹营心在汉，骑着马找马；陈德源心里一面想，一面觉得处境空落落，难当得很呢。

“这趟为甚么闹到呷坡来？”陈德源盲着眼睛向陈香长发问。

“大爷，你有所不知……”陈香长噙了牙齿苦笑着说：“英国人的势力已经从庇能入侵到拉律去，那边的矿山，是不是能够再捞下去，恐怕都有点问题了！”

“那边捞不下……”陈德源皱着额头，恨声恨气地问着：“就必须到呷坡来闹吗？”

“唉，大爷，我们公司里的事，不是大爷这等人所能了解的……。”

拉律，那个坐落地吡叻北部的锡矿山，早就听说那里的私会党闹得天翻地覆了；陈德源一面给人驮在背上，蹒跚蹭蹭地摇晃着；一面却灵着脑筋，不断地想着。那个地方，据说早在1840年就发现了锡矿，在当地土酋嘉阿花（Long Ja' afar）的召延之下，庇能的华人纷纷向那里移民。据说，最先往那儿采矿的是海山公司，那个以客家人和我们闽南人为主的海山公司，后来，以四邑人为主的义兴也蜂涌而至。海山占领了拉律，义兴占领了北部的甘文丁（Kamunting）。1862年，两派的战争终于爆发了，海山的龙头大头郑景贵下令，把义兴驱逐出甘文丁，双方终于结下了血海深仇。往后，双方的械斗就无时无刻地持续着，也不知死伤了多少人。那个时候，恰巧吡叻苏丹的继承权又发生问题，两帮党徒涉足其中，甘被利用；据说，往往返

返的械斗中，死伤的无辜良民不可胜计。1872年，义兴奋其余勇，把甘文丁的海山杀走了，重新占领旧地。到了明年，整整十三年了；这十三年的拉锯战，唉……如果呷坡也涉及的话，那就不知该怎么办了！……

“到了！”突然，陈德源感觉到驮着自己的两只手顿然松开，身体一滑落，自己两只脚本能地立刻就站起来，是陈香长的声音：“到了，大爷！”

黑乎乎的手巾松开之际，陈德源才感觉到这条黑手中原来还混杂着丝丝的臭腥味；刚才捆在鼻梁上，怎么一点也没感觉到呢！唉，此趟深入虎穴，的确也是太冒险了！要不是当年还算积了些阴德，今晚恐怕就无法心平气静了！一面伸出手掌，左搨右摇地驱散那臭腥味，一面拼力地眨眨眼皮，准备张眼看一看这义兴的“老窝”——

“呀！原来不过是个木棚子……”陈德源张目一瞪，内心不禁哑然叫了一声。

木棚相当简陋，三面环着差差落落的木板和锌片，正堂中央贴着一张刘关张桃园结义图，两边有幅对联，上联是“忠心义气”，下联是“共同和合”，一读就知道对得不工整了，字也写得歪歪倒倒。正台上摆着个红木香炉，祀香插得歪三斜四的，茶杯、木鱼、蜡烛、酒瓶及剪刀等，摆满了一台上。台边站着一张木架，会旗、七星旗、胜利旗、刀、剑、铁尺等，插得七零八落。陈德源正想把四周详细端觑一顿，突然——

“大爷，我们的副龙头大爷立刻就出来！”陈香长打躬作揖地说。

“原来是陈三爷！”陈香长话还没说完，后堂就冒出一个乌黑黑的人来，中年人，蹒跚的，下巴张牙舞爪地露出短须，个子瘦小结实，一踏出侧门，膘溜溜的目光就一直停在陈德源

的身上，厚墩墩地嘴唇张着不整齐而又黑黄黄的牙齿，说：“不知有何贵干呢？”

“我今天来此，只想为呷坡的民众讨句话——”陈德源不亢不卑地，把早已想妥的话搬出来：“凭甚么你们闹到老家来了？”

“三爷，您大概还不知道罢？”中年人眨着一对诡秘的圆眼睛，往地上啐了一口涎后，委委琐琐地说：“拉律在半个月前，已经改名为太平了！”

“这么快就结束了吗？”陈德源前一阵子听说此事，没想来得这么快，竟狐疑起来：“甚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十四日，在邦咯岛签署的和约！”

“既然和约签署了，”陈德源顺水推舟，想封住中年人的嘴，於是，机警地说：“以后两方平安无事，还闹甚么呢？”

“海山当年将我们赶出甘文丁，我们平平白白损失了多少万！”中年人兀地抡起手中的拳头，在半空中挥晃着：“这一箭之仇，叫谁甘心呢？”

“龙头阿哥！我且问一问你——”陈德源眼看他冥顽不灵，只好单刀直入了，说：“你们的祖师爷，是怎么样教你们的？”

“反清复明，劫富济贫，是我们的祖训！”

“说得真好！”陈德源心想，亏你还说得出，不愧还是个掌门副手；好，我就朝你的要害攻下去罢！於是，壮起胆挑衅地问：“龙头阿哥，清朝在那里？明朝在那里？甚么人富有？甚么人贫穷？你分辨得出来吗？”

“三爷，我们明白得很呢！……”中年人一面抚着短须，一面操着尖嗓子：“俗语说，渔人观水势，猎人望鸟飞。反清的行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这里是海外，是英国殖民地，行动也得配合呀！……”

“哼！你们这群人……”陈德源看他抵赖不屈，突然火冒上

心头，露出齐垛垛的雪白牙齿，直劈劈地就骂将出去：“开赌馆、卖鸦片、搞娼寮、放高利、收保费……坏事几乎做尽了！人家说，有灯掌在暗处，有钢使在刃上！你们反清不敢去做，复明不敢去干，一个石叻坡闹不够，闹到底能和拉律去；现在，居然闹到老家来，成何体统呀！你们也不想想看……。”

“来人呀！打！”中年人话还没说完，不知从那儿来的一口拳头，凶狠狠地就揍在陈德源的肩膀上，只听得“嘣”的一声，好像石头从空中掉下来似的。

“哼！你们这批忘恩负义的东西！居然连我都打起来了！”陈德源这一辈子，从来就没被人动口辱骂过，更不要说动手挥打过了。这一拳，简直像一闪电光四射的霹雳，重甸甸地往陈德源劈下去，劈得那数十年来的荣誉、恩宠及财富都炸成粉碎，并且四处飞散，化为乌有。一切被扯得精光后的陈德源，这个时候，反而显得更无顾忌了，於是，圆着桃核般的眼珠，亮起炯炯的眼神，扬声地骂着：“俗语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看来你们这批狐群狗党已经忘记了甚么叫做冤仇和恩典了！在我还没来这里之前，以为你们到底还保着信义的精神，就好像堂上张贴的那张刘关张桃园结义图一样，没想原来今天的私会党、公司，早已是沦落在一批无信无义的人的手中，和当年洪门会那种正义凛然、皓气长照完全不同了！可恨我认识不多，错估你们了，才自告奋勇，跑到虎穴来为民请命，陷在你们手中……。”

“嘣！嘣！”重重的两拳，击在陈德源的背上，陈德源晃了两下，几乎要倒下去。

“你们尽管揍罢！”陈德源觉得现在不但甚么都被扯得精光，而且看来要死着出去了；既然空无所有，性命也非交出不可，於是，再也没有甚么忌惮和犹豫了，像点上了火的一串爆竹，壮

烈地激情地爆炸着：“人家说，老虎虽恶，不吃虎子！你们这批人，平时做的干的姑且不说，但是，却没想到你们竟然闹到自己的老家来了！你们说，你们比得上禽兽吗？我今晚来这里，完全念着你们还有一点正义的人性，才自告奋勇而来，想当初，你们在陈笃生医院是怎么求我的！今天，你们却连自己的老巢也要捣毁！人家说，明里抱拳，暗中踢脚；你们难道真的是那种人吗？……”

“给我再打！”中年人别过身子，背着陈德源，高喊一声。

“嘯！”又一拳，击在陈德源的腰间，陈德源摇了两下，双脚一直，总算把身体又撑起来了。

“你们把我打死罢！你们就将我打死罢！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张的是洪门的旗帜，如果你们堂上贴的是桃园三结义，如果你们宣扬的是反清复明，我被你们活活打死是小事，但是，你们闹到自己的老巢来，可就是一件大事了！俗语说：祸由恶作，福由德生！如果连老巢，连自己父母之地都毫无忌惮地胡闹的话，普天之下，你们还有甚么事不干呢！打罢，把我打死罢！但是，我劝告你们，不要伤害呷坡的民众！打死我之后，尽快离开，不要侮辱你们洪门的声威，更不要侮辱桃园三结义！……你们打罢！你们打罢！”

身边那名黑胡胡的年轻人，听着陈德源激动的喊声，果真再抡起右拳，往陈德源拼命地挥过去，恨不得将他置之死地——

“住手！”中年人大声喝着。

喝声一过，立刻扬起双手，往胸前一抱，然后低头一揖，张着舒坦怡然的脸膛，高声爽朗地说：“三爷！还是三爷您老行！为民请命，置生死於度外……。”

“你们……。”这一突兀的转变，真叫陈德源大感意外；原来他们这几拳，包含了考验他的赤诚和胆识！所幸自己阅历还

深，不致於措手不及，一句惊慌慌的话才出口，立刻吞下去，改成另一种语气了：“你们既然知道我用心良苦，就应该赶快住手，让呷坡民众安心过日子呀！”

“三爷您不愧是名门子孙，刚才那三拳，实在得罪您老了！请三爷您原谅！”副龙头大爷又再恭恭敬敬地作揖，然后，翕动嘴唇说：“我们义兴这边收手了，不知那边怎么办？”

“海山那边，我们自有人去处理，你放心好了！”陈德源看见这年轻人倒还有可敬之处，不禁热滋滋地噙着泪珠，说道。

“我们相信三爷就是了，不知三爷还有甚么吩咐吗？尽管说罢！”

“有！”陈德源壮着胆，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上次答应捐款五百元，在我走了之后，就没有下落了！今天，总该兑现了罢？”

“三爷！”副龙头阿哥解释说：“上次三爷离开石叻坡，我们无从交差，事隔多年，就算医疗费加上利息，也数目可观了！现在三爷在呷坡，这一、二天内就派人送到到府上，请三爷放心！”

“还是上次那句老话，医院只是将这笔钱存入银行生息，作为贫民医疗费，也为你们积阴德，不是要你们这笔钱！如果你们将来毁约再回老家闹的话，我们就吞没这五百大元，如何？”

“三爷放心，我们如果背约的话——”中年的副龙头阿哥举起桌旁一把冷刀，说时迟，那时快，朝桌角砍过去，“飕”地一声，桌面缺了一角：“关大爷在上见证，就像这张桌子一样！”

(五)

两年后，——公元一八七七年——五月的一个晚上。

一部马车载着一老一少，轻缓缓地离开了石叻坡的市中心，朝实笼岗律的方向奔驰着。老人家年近五十，一袭长袍垂到小腿上，袍上浅蓝的底色，攀伏着深色的寿字园形图案，在昏暗的路灯的照耀下，银花花地闪烁生光，显出熠熠的富贵气。脚底穿着一对唐山软鞋，蓝绸的鞋面，把那套贵族的长袍衬托得更加耀眼炫目了。年轻人大约二十岁，安稳地坐在他身旁，身上披的是件浅青长袍，袍上间隔地散佈着精精细细的线条，青中带蓝，蓝得略呈宝光气。脚下是双浅蓝色的软鞋，青色镶边，非常雅致。在昏昏黑黑的夜光下，年轻人显得有些单薄，瘦长的脸，清淡的眉，墩厚的唇，罩在不太浓密的头发下，使人觉得清雅有余，豪气不足。

“阿爸，……”马车刚刚跨上实笼岗律，年轻人意态娇懒地张口说：“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呢？”

“若淮，不是阿爸要责怪你！你也应该想一想了！”老人家原来是陈明水，年纪四十九，举头望着清幽祥静的实笼岗律，一面带着责求的口吻，说：“十九岁！阿爸十九岁的年纪，就为你爷爷出主意——创办崇文阁，为我们永春人立下社会声誉！……”

“若淮！你知道吗？当恒山亭在公元一八三〇年创立的时候，阿爸不过两周岁而已！那个时候，你的爷爷名不见经传！你知道吗？若淮，那时候，尽是漳州人的天下！薛佛记，那位主政青云亭八年后来被你爷爷夺走亭主职位的薛佛记，是石叻坡及呷坡的中流砥柱！他就是漳州人的大山头！若淮呀若淮！我们

永春人要出人头地，就得卖力苦干，先向漳州人学习，然后，再开拓自己的天下！只要奋力，十年就可以跟人家平起平坐，像你爷爷一样，公元一八三九年创立天福宫时，你爷爷排名第八十三位，捐金才九十六元而已！然而，十年后创建崇文阁的时候，你爷爷不但是领导者，名排第一，而且还捐金八百八十元呢！若准，你应该振作，向你爷爷学习，向你爷爷学习呀！……”

“两年后，崇文阁正式开工……”陈明水望子成龙的激动意识，只在脑筋里滚滚流过，嘴唇颤抖地翕动一阵子之后，清清淡淡地说：“记得那时阿爸才不过二十一岁，就代表你爷爷出席了当天的开工典礼呢！三年后正式落成时，你爷爷身在呷坡，阿爸还出席落成典礼呢！碑记上说：於是，陈君巨川鸠众力而勸盛举，光前烈以示来兹也，地於岛翼之西偏，其巍然而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帝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

“阿爸，”陈若准似乎有点不耐烦了，斜着身子，双眉纠结，说：“您念这个做甚么？人家问您今晚为甚么一定要我参加，您却念这块碑记！”

“唉，若准，早上不是告诉过你吗？”陈明水晃动着绢扇，忍着心中的激动，说：“大清帝国今天在石叻坡设立了领事馆，早上只是个简单的仪式，今晚才是正式的宴会呀！今晚，你可以见到许许多多的社会名流呀！你怎可以不去！”

唉，阿爸！打从我十六开始，也不晓得参加了多少庆典、仪式等堂堂皇皇的聚会！甚么章芳琳庆祝受封太平局绅晚会、大清光绪皇帝大登极庆祝晚会、胡亚基受封 CMG 勋衔庆祝典礼等等，真是多不枚举！我不过是个小少年，跟你们这些老年人周旋在一起，那有甚么味道呀！，是的，要我像爷爷一样，十几岁就出来闯天下；是的，要我像您阿爸一样，十六岁就接受爷

爷的开导；但是，我是陈若淮呀！我有自己的兴趣和个性，怎么完全跟你们相同呢！恒山亭啦，天福宫啦，陈笃生医院啦，崇文阁啦，我全都知道了，而且还去过很多很多遍！还有，爷爷在石叻坡举办的开埠以来最盛大的舞会，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唉，阿爸，你并不太了解您自己的孩子呢！我会对任何社会工作负责，我会对任何家族事业负责，但是，我爱静，我爱静呵……。

陈若淮一面心里叽哩咕噜地想，一面沐浴着两旁树木轻轻吹过来的凉风，唉，石叻坡的气候到底比呷坡清凉得多了！这些凤凰木，竟长得比呷坡还要茂盛呢！还有这条实笼岗律，笔直到底，也是呷坡所见不到的！呵，可爱的石叻坡！……

车子就在南生花园四百公尺以外的草坪上停下来，虽然夜色已浓，树荫下到处都是一片迷迷蒙蒙。草坪上整整齐齐地停着许多马车。似乎像货仓排叠货物般地一直排到南生花园的门口去。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朦胧的月光之下，还可以看得出尽是华冠丽服、盛装浓饰的高贵人士，与陈明水陈若淮父子相同的，下得车来就匆匆忙忙往南生花园举步。

南生花园的确气宇非凡！陈若淮心里想，这还是他第一次来此胜地呢！在石叻坡，无论是中外人士，也无论是老少妇孺或是贩夫走卒，有谁没听过“南生花园”这四个字！甚至远在呷坡及庇能的人士，这四个字也早已脍炙人口，充满着无限的魅力呢！远远望着南生花园，陈若淮打从心里不禁叹了一口气，光从外表来观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高耸的大门在浓浓密密地树丛中，伸出两道像壮硕无比的手肩的高大白色围墙，向左右两边漫伸过去，一直伸张到树林的尽头，然后，张着开阔广大的胸膛，把中央的许许多多的院落、屋宇、红墙、画栋、绿瓦、雕梁全都抱拢起来；谁见过这么开阔的胸襟？谁见过这么

壮伟的气宇？只有南生花园！只有南生花园了！去过水仙门的甲必丹陈宅，去过禧街（Hill Street）的大夫第，也去过登路（Tank Road）的资政第，就没有南生花园的胸襟和气宇。想到这里，失失落落地陈若淮不禁抖起精神，仰着胸膛，高高兴兴地说：

“这主人真是了不起呀！”

“胡亚基当然了不起！”陈明水翘起大拇指，一面啧啧地说，一面往南生花园的正门迈开脚步。

“胡亚基十五、六岁就从广东南来石叻坡，协助他父亲经营生意。那时候，正好是公元一八三〇年，我们闽南人的恒山亭刚刚创立！”陈若淮突然想起两天前父亲的一席话，“仗着他英文好而且又刻苦勤劳，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就红遍了半个石叻坡。黄埔公司不过专营牛肉、面包、果菜而已，然而，生意却蒸蒸日上，成为英国军舰以及石叻坡一般民众的老牌字号。十四年后，也就是公元一八四四年，他才不过二十八岁的年轻小伙子，就当上了陈笃生平民医院第一届管理委员会的义务财政，掌管平民医院的财务！十四年，前后不过十四年！只要肯苦干，十几年就可以成为一条好汉！”

“阿爸！”陈若淮听得有点腻了，不禁反诘道：“你和爷爷不是已经很成功了吗？我只要跟上去就行了，还忧愁甚么呢？”

“对了！你上来！”陈明水觉得孩子回答得很中肯，立刻不放松地补说下去：“就像胡亚基跟上他老父一样。其实，胡亚基的父亲已经将黄埔公司搞得不错了，但是，胡亚基跟上之后，他更会发展！把事业做得更大！更了不起！”

“他怎么发展？阿爸。”陈若淮好奇，瞪着他父亲。

“他是石叻坡第一家冰块厂的开设者。”难得孩子这么有兴趣，陈明水寄情深远、语含深意地又说下去：“公元一八五四年，

他三十八岁，他设厂制造冰块，作为自己公司冷冻肉类菜果之用，也供应其他本地公司，只可惜当时冷冻食物的风气未开，他每天只能销售五百磅的冰块，比最低的维持费少了一半，所以，只好自动关闭了。不过，这件事证明他有冒险的精神，敢於开拓新天地……。”

“这个花园……”突然，陈明水指着南生花园的围墙，说：“现在已是三州府的一大名胜了！可惜现在太夜了，不然的话，一定带你去见识见识！看看人家气派是多么的大！”

“嗯。”陈若淮立刻收回思绪，漫应一声。

是的，他早已听说过了，这是三州府一大名胜，园里不但种满了闽南、广东以及世界各地地奇花异草，而且，听说还有假山、花池、柳径、庭院、曲巷、小桥、花坞等等，真是不一而足。逢年过节，或是甚么公共假期，花园都开放给公众人士游玩参观，只可惜自己把部分假期和节日的时间都消磨在呷坡，老是错过机会；现在偏巧又太夜了……。想着，想着，不禁对花园外的四周仔细地端视几下……。

“阿爸！”陈若淮若有所发现似地：“你看，那边为甚么聚集了一群人？”

“车夫嘛！他们聚集在那儿聊天嘛！”陈明水看也不看地就应了一声，一边只管往南生花园的大门走去。

“不对！”陈若淮敏感地说：“车夫的装扮不是那个样子！而且，那边又一堆！呀！树林下又一堆呢！阿爸，你看……。”

“车夫的装扮是什么样子的呀？”陈明水一边讪笑着，一边拉着孩子的手，说：“走！人家都来齐了！理那些人干吗？”

一踏进大门，迎面而来就是辉煌的灯火和热腾腾的人潮，陈若淮几乎吓了一跳；想不到有这么多人哪！接过两边守门人送来的白色小毛巾后，父子两人就一前一后往园里走进去。

“哎唷，我的亭主，你也来了！”突然，一位和自己父亲年纪相若的老年人，赶到阿爸面前，热切切的叫了一声。

“哟！你甚么时候从呷坡来的？”陈明水立刻趋前握手，高高兴兴地说：“听人家说，你上两个月不是到夏威夷去了吗？”

“上个星期回来的！那边有个胡姬花特展，我特地跑去看了一下，真是不错，美国人开始喜爱胡姬花了！”那个人突然望着陈若淮说：“这位……。”

“啊！我的大孩子若淮！”陈明水拉着孩子的手，示意地说：“若淮，来！这位就是陈叔叔，陈德源叔叔！住在我们附近的陈叔叔，是三州府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学者！”

“陈叔叔，您好！”陈若淮到底见过一些世面，大方地握着陈德源的手，很有礼貌地就问候道。

“陈德源是谁？”陈德源走后，陈若淮伺机地问着父亲。

“陈金钟的弟弟！你记得陈金钟吗？”

“嗯，当然记得！”陈若淮不住地点着头，应了一声。原来他就是陈金钟的弟弟！那位福建会馆的创办人的弟弟，怪不得长得很相像呢。陈金钟，那是阿爸所说的，是我们永春人继薛佛记以后的第二号大劲敌。恒山亭是薛佛记开创的，是闽南人在石叻坡最早的一个领导机构；天福宫是陈金钟的父亲陈笃生领导的，是闽南人在石叻坡第一座庙宇；而陈笃生、薛佛记，都是漳州人，都是我们永春人的头号劲敌。爷爷陈金声的大名，要到天福宫附设崇文阁的时候，才正式冒出了头，那已是一八四九年的事了！然而，十一年后的一八六〇年，陈金钟又抢先一步，创建了福建会馆，成为石叻坡所有福建人的最高领导机构，驾凌恒山亭及天福宫之上！而且，十六、七年来的大总理，完全由他一人包揽，旁人根本无法问津！大名鼎鼎的陈金钟，谁个不认识呢！据说，他对陈笃生医院最关心，经常出资扩充医

院的建筑和增添医院的设备，在自己出世的前一年（1857），珍珠山上的陈笃生医院被政府接管，充作军事用途，陈金钟忿然地将医院迁至玛里士德（Balestier）的沼泽地区，另建院舍，继续照顾坡众贫苦人民。这几年，据说院舍越盖越大，越盖越像样了！唉，漳州人却也有一套呀！怪不得爷爷和阿爸一面以他们为竞争对象，一面向他们学习，力争永春天下的一天……。

“走，我们去拜候主人！”陈明水牵着陈若淮的手，一前一后，穿梭於人群之中。

陈若淮举目四望，尽是一些容光焕发及衣著高贵的中老年人，有的一表非凡，有的文质彬彬，有的雍容闲雅，有的挺胸凸肚，有的鸡胸龟背，或两人对谈，或三五议论，或独影踟躅，或随伴并行，把庭院搅得像一塘浑浑浊浊的池水一样。

陈明水、陈若淮父子两人就像两条游鱼似的，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在一塘浊水里游过来游过去，穿前插后，拐左弯右，偶而遇到熟人，就停下来闲聊两句；或者见到甚么应该让陈若淮认识的，就站定攀谈几句，认真认真地要陈若淮行礼敬称……。

“哦！哦！原来主人躲在那儿跟人家聊天！”父子在人群中游了半个时辰后，倏地陈明水拉着陈若淮的手，一面指着前面的一堆人，一面眯眯笑地对陈若淮低声说，然后就往前趋进。

“呵！你们都在这里呀！”陈明水跨着脚步，趋前打个哈哈之后，就向主人胡亚基伸手，热络络地说：“向我们伟大的J. P. 敬禧！去年J. P. 被封C. M. G，真是我们石叻坡的最大光荣……这是前无古人呀！”

“被封为C. M. G.？”站在身后的陈若淮狐疑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了：“呵，阿爸昨天说过，是圣迈各及圣乔治三等勋章，到目前为止，三州府他是第一位！”想到这里，不禁抬头认真地看着他。

“那里！那里！亭主你今天太客气了！”胡亚基蓄着两撇胡子，一边和陈明水握握手，一边咧着嘴笑。

“想当年，我们三人同时封 J. P. ……”陈明水一手握着胡亚基，另一手抚着他的手背，亲如兄弟，说：“现在，吾兄更上一层楼，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那里！那里！”胡亚基也伸出手掌，摸着陈明水另一只手的手背，四手相握相摩，情至亲暱：“对，你看到了余有进吗？他说他会来的，怎么还没到他！”

“哎唷！你们三个同时及第的洋进士，真是亲热得难分难舍的地步吗？”站在胡亚基旁边的一位壮年人说——头戴棕色瓜皮帽，身穿一袭浅棕色的丝绸长袍，浓眉大耳，宽脸隆鼻，看起来就知道是名门贵胄的子弟了；陈若淮站在旁边，想着。

“当然啰！金钟兄呀，你不知道——”胡亚基别过头来说：“有进比我多大十一岁，我比明水大十二岁，多么的巧！所以，有进是大哥，明水是小弟！这种缘份，去那儿修得到呀！……”

“原来他就是陈金钟！刚才那位陈叔叔的大哥！”陈若淮恍然大悟，心中暗暗地吃了一惊，他身体那么壮，精神那么旺！阿爸说过，前三年邦咯岛条约在缔结之前，他曾运用他的影响力，奉劝各派私会党的领袖接受英国政府的仲裁，也说服了当地马来土酋，接受英国的献意；看他一身魁梧，的确有服人的条件。漳州人有他在领导，怪不得永春人还没法正式和他分庭抗礼……。

“来！来！来！让我来向诸位介绍一下！”大伙儿一阵开怀的朗笑声后，陈明水殿在笑声之后，立刻就开腔说：“若淮，过来！过来！这位是胡亚基伯伯，叫胡伯伯，胡伯伯是广东人呢！”

“胡伯伯您好！”陈若淮必恭必敬地行了个礼——“他五十

一岁（公元1867年）被俄国委任为驻石叻坡副领事；五十三岁（1869），被英国政府委任为非官方立法议员；两年后，又被委任为执行委员会之特别委员。五十六岁（1872），被封为太平局绅（J.P）及名誉推事，协助政府处理司法事务；去年，又被封C.M.G.……”陈若淮一面行礼，脑海里一面闪着这些荣耀的星光，像一串一串摘也摘不完的星光……。

“这位是陈金钟叔叔，叫陈叔叔；就是刚才那位陈叔叔的大哥！陈叔叔是漳州人。”

“陈叔叔您好！”陈若淮又必恭必敬地行了个礼。

“这位是章芳琳伯伯，章伯伯比阿爸大三岁。你十六、七岁时，还到过章伯伯的家，记得吗？章伯伯也是漳州人呢！”

“章伯伯您好！”陈若淮又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章伯伯当然记得啰！不是参加过他庆祝荣膺太平局绅的晚宴吗？他是漳州长泰人，搞个长泰公会是不是？“章芳琳、章芳元在争财产闹上法庭之前，兄弟的关系本来非常好的！他们兄弟捐出一块在直落亚逸街的地段，并且捐款建造一座工程浩大的海唇福德祠，就是他们兄弟合作的表现，可是兄弟后来闹翻了！”……

“诸位嘉宾！诸位嘉宾！”突然，一名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年轻伙子刷地站到平台上，一面轻声轻气地拍着手，一面扯着嘴角笑笑地说：“大清帝国驻石叻坡领事馆领事胡局绅的盛大鸡尾酒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诸位稍微安静一下！请诸位安静一下……。”

年轻人呼叫声像一阵一阵旋风似的，稳稳地定地向平台底下送过去，原来像荒野上一大片东撩西歪的蓬蒿草的嘉宾们，这个时候，停止说话的停止说话，调低声调的调低声调，整理衣冠的整理衣冠，纷纷地，慢慢地，别过头来往平台上望过去，就像一大片蒿草被理治得顺顺畅畅，缓缓地向庭院的中堂偃倒

过去，偃倒过去一样……。

就在大伙儿逐渐安静下来，准备迎接一个盛大的晚宴时，庭院中间骤然亮出一个年近五十的人——

“陈德源叔叔！阿爸，你看！陈德源叔叔！……”陈若淮远远地一眼就瞄见陈德源神色匆匆的样子，立刻拉住陈明水的衣袖，叫了一声说：“他，他，他好像在找人的样子”

正东窥西探地陈德源机警地捉住这一叫声，把头猛地地别过来，一望，嘴角就露出欣笑的样子，然后，忧心忡忡地往陈明水这边走过来，人没到声先到地——

“您老兄原来在这里！”一到陈明水面前，拉住他的手，就往庭院的边角走：“来！快来！真不得了！居然有这等事！……”

“诸位嘉宾！今晚的鸡尾酒会现在就开始……”是年轻人的声音：“现在，我们请胡领事上来为我们讲几句话！请，胡领事！”

一阵掌声像春节红赤赤的鞭炮，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南生花园。正往庭院后座举步的陈明水和陈德源，也禁不住驻脚往前台观望着——

“诸位社会贤达，诸位嘉宾……”胡亚基挺身站在平台上，像一根大石柱一般，稳当，厚实，眼睛炯炯生光，变成两个上弦月，双手握在后腰，胸膛好像顶着一块宽宽平平的大石块，清清爽爽地调高嗓门子说：“今天，是我们大清帝国驻石叻坡领事馆开办的纪念日；今晚，承蒙诸位出席这个别开生面的鸡尾酒会，小弟谨代表大清帝国政府，向诸位致万分的谢意。……石叻坡商业繁荣，地控欧亚，不但是中西交通和商业的要津，也是中西政府和文化的缓冲地带；我们中国人在这里的人口，更不亚於其他各色民族，因此，大清帝国在这里创设领事馆，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去年，大清特使郭嵩焘先生赴英国

伦敦，途经石叻坡，对这里印象深刻，在他的奏请之下，总理衙门终于同意在这里设置一个领事馆，促进中西商业、文化的交流，并且保护大清海外的子民！小弟被推选为第一任领事，实在受之有愧……。”

“德源兄，甚么事这么慌慌张张……？”陈明水乘着胡领事舒气稍息的当儿，别过头一手牵着陈若淮，一手摸着咀巴，附在陈德源的耳际，轻声细语地问：“……甚么事？”

“……今天诸位如果有甚么指教，请移尊就驾，到水仙门领事馆，也就是前吡叻甲必丹陈亚汉的公子陈成宝在水仙门的故居，小弟愿意竭尽所能……。”胡领事换口气后，又继续说下去。

“你老兄知道吗？”陈德源把胡领事的话扔在一边，转过脸来疑惑地问着：“今晚会发生甚么大事！你知道吗？”

“诸位嘉宾……”胡领事清一下喉头后，又把嗓门提高说：“自从中英北京和约签署之后，中国人到海外来谋生的，可以说越来越多了。对于这些子民，我们大清帝国有责任保护他们，并且协助他们！因此，根据总理衙门的意思，将来准备把领事馆进一步发展到马六甲、庇能、孟加拉、巴达维雅及锡兰等地去。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外中国人呢？根据大清帝国的政策，我们也负有协助自己同胞的责任。小弟认为：第一，我们应该创设更多的会馆，照顾南来的新客；今天，我们石叻坡已有台山曹家馆，台山宁阳会馆，潮州的江夏堂，闽南人的林氏九龙堂，四姓公司，但是，数量还是不够，许多新客还没有人照顾协助。第二，我们应该尽量创办学堂，教育下一代，使他们成为有用的人。目前，石叻坡已有崇文阁，萃英书院，还有前两年章芳琳局绅创办的苑生英文学校以及章壬宪义学；这些，都是规模比较大，声誉比较卓著的，但是，数量还非常不够，我们应该……。”

“会发生甚么大事？这么慌张失措！”陈明水左耳听着胡领

事的训词，右耳耸直朝向陈德源，然后，一边觑着灯火通红的前台，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我在那边被薛文仲拉过去，他们，他们正在和义兴、海山谈判！”

“你说什么？”陈明水立刻把左耳关掉，把了望前台的两盏千里眼全收回来，一股脑儿双眼两耳就往陈德源身上扔过去，恨不得马上看穿他的脑筋，听透他的心意：“你……说什么？”

“我说，我在那边看到义兴的副龙头大哥，以及海山的坐堂大爷。”这一次，轮到陈德源扮演慢郎中，一面望着前台，一面慢慢地说。

“他们来这儿干什么？怎么会同时在这儿出现？”

“告诉老兄，”陈德源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似地，认真而且严肃地附在陈明水的耳边，说：“你老兄没发现院里院外站着一些衣著神色大有蹊跷的人吗？看，那边一个……还有，哦，站在那白绸缎身后的那一位，看到吗？看到吗？……”

“嗯，嗯……”陈明水顺着陈德源的视线，慢慢地扫瞄过去，果然！真是不错！这些人哪是富商巨贾？哪是社会名流？他们，他们混进来干什么？这一惊惧，真叫陈明水慌张得说不出话来！“怪不得若淮刚才进门之前，看到一堆一堆衣著不同的人！他们，他们莫非……？”

“他们两派的大阿哥亲自出马指挥——”陈德源冷冷地说一字停一顿：“今——晚——要——杀——掉——胡——亚——基！走！”说罢，拉了陈明水的手，掉过头，往后院就走：“陈金钟、薛文仲正在和他们谈判，需要你的帮忙！”三个像游鱼似的，一个跟一个，穿过散散落落的人群——陈德源在前，陈明水居中，而陈若淮殿后，迂迂而行。

“你们不是经常指责我们开赌馆、卖鸦片、搞娼寮、放高利、

收保费吗？”陈若淮跟在父亲的身后，左脚刚踩进后院的一座小房间时，就听见一个慷慨激昂的中年男人的声音：“现在，我们要向你们证明，我们虽然无法复明，但是，反清的目标并没有改变！更没有忘记……为什么你们反而要阻止我们呢？”

“副龙头阿哥！”陈德源一看，原来是义兴的副龙头，上次在呷坡被挨了三拳，印象深刻；看他老气横秋及理直气壮的样子，心中不禁冒起火头，也不管陈金钟、薛文仲和他们谈到哪里，插着嘴就说：“你们知道大清帝国这位领事是谁吗？你们以为他是从北京来的吗？人家说过：捉住旋风当鬼打！我看你们真的就将旋风当鬼打，认错对象呀！”

“陈三爷！”一位中年人站起来，秃着顶门，一脸圆圆的横肉，粗着喉咙大声说：“刚才我们已经告诉陈大爷和薛大爷，这位胡亚基领事我们早已如雷贯耳了；但是，我们的问题不在这里。只要谁有意把清朝的势力延伸到这里来，我们就干掉谁！”

“吴坐堂！”薛文仲累呵呵地坐在那儿，吵哑的声音战战颤颤的抖动着：“你们海山公司难道真的是这么窝囊吗？我跟你们交往，时间也不算短了，少说也有十几二十年罢！只听说你们小事糊涂，大事精明，倒没听说你们现在连大事也糊里糊涂起来了！”

“海山和义兴的！”陈金钟虎地站起来，脸膛显出一股执拗的蛮劲，把副龙头阿哥及吴坐堂斜眄了一眼，然后，坚硬的牙齿不断地把腮帮骨咬得咯咯响，铿铿锵锵地说：“现在，我以石叻坡福建会馆大董事的身份，陈明水局绅以呷坡青云亭亭主的身份，三州府三名领导人已经有两名在这里了！郑重地要求你们两个公司同时放下这桩货色！甚么事情你们都可以合作，但是，在大清帝国这桩货色上，不但不可以携手合作，而且更不可以做！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你们是新客，我们是侨生；虽

然你们是武打，我们是文生，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堂堂的炎黄子孙！如果我们自相残杀，那不是丢我们的祖宗的脸？让洋人嘲笑？今天，和你们关系密切的薛文仲局绅，以及我的三弟陈德源，都在这里！他们也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希望你们撤走你们的人马，退出南生花园！你们斗得太多了！三年前，亏得你们接受我的劝告，结束了十三年之久的拉律之战，后来，你们移阵呷坡，亏得我三弟和薛文仲局绅的努力，总算你们接受条件，退出呷坡！去年，你们又在石叻坡搞得天翻地覆；现在，你们难道要血洗南生花园吗？把这个闻名三州府的风景胜地染成一片血腥，让三州府的中国人都知道你们的凶神恶煞。你们才甘心吗？下令撤除你们的布阵，立刻退出南生花园！……”



(六)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天还没大亮，坐落在石叻河畔麦根新路 (Magazine Road) 的保赤宫就放鞭炮，震天价响，简直要把整个狮城闹醒似的。

保赤宫门口拥拥挤挤地挤满了衣冠整齐高贵的人群，有的站在门前，有的围着两侧，有的绕着河边，在这寒气料峭、晨风如刀的大清早，他们从四方八方汇聚到这里来，参加一个盛大的典礼。对闽南人的陈氏来说，今天的盛典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闽南人陈氏不但有了一个团结自己族人的宗祠，而且闽南漳州陈及永春陈今天是个大团结的开始。这个堂皇富丽的宗祠，大门石柱上嵌着对联“保国雄威闻海内，赤诚施泽扬星邦”，内门石柱上嵌着一对长联“志匡社稷威镇山河昔声名垂宇宙，义炳日星忠昭云汉今俎豆享蒸尝”，后面靠着石叻坡的商业区，前面朝着石叻河，河内来往穿梭的船只以及货物的搬上卸下，保赤宫一览无遗。

“这是块龙地！这是块活地！”站在保赤宫正门的陈若淮，一面举起双手护着耳朵，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隔在掌外，一面望着那串长长的鞭炮像一条红通通的小龙，到处腾跃，到处溅红，骤然他想起去年父亲拍着案子说的话：“这是块龙地！蹯踞在石叻河的河边，吞下人来人往的精气！我们陈氏宗祠盖在这里，子孙一定兴旺！子孙一定兴旺！”

可惜今天阿爸不能来参加这个典礼！真是可惜！昨天十一月十五，是青云亭年底结帐以及明年新炉主产生的重要日子，阿爸作为亭主，必须躬逢其会，亲自主持，要不然，他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定非常高兴呀！陈若淮一面想，一面望着头上左右

两侧的红灯笼——那是阿爸刻意从家乡永春买来的特大号红灯笼，一个写着“陈氏宗祠”，一个写作“保赤宫”。这个时候，这两盏红灯笼，在大烛光的照耀下，不断地向四周散发出红光，把身旁衣著高贵华丽的陈金钟照得像一堆晚霞，红幻红幻的，非常醒目好看呢。

“陈金钟捐多少钱，我们就捐多少钱！”陈若淮清楚地记得，去年五月底陈金钟倡议创办陈氏宗祠时，他父亲不但连声说好，表示鼎力支持，而且还私下对他说：“我们永春人虽然还赶不上漳州人；不过，这一次我们至少要和他们平起平坐，也可以说是分庭抗礼了！陈氏宗祠以后，应该是永春人站在漳州人的前头了！所以，你如果去开会的时候；记住，他捐多少，我们就捐多少！不要落人之后！”

“闽南人姓林的有九龙堂，潮州人姓黄的有江夏堂，连四邑人姓陈的也有陈氏会馆。……”那一次，在天福宫开会的时候，他陪着父亲去出席会议，陈金钟撑着高大的身体，扬着宏亮的声腔说：“我们闽南人姓陈的，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宗祠呢！前个星期，我们大清帝国的胡领事不是在设馆鸡尾酒会上说过吗？——会馆、宗祠数量不够，许多新客没人照顾！”

“我陈金钟捐坡币一千二百元！”第二次会议召开时，恰好是中元节，阿爸必须主持呷坡的盂兰胜会，无法出席；自己就在老总管的陪同之下，出席了会议。会议中途，陈金钟一马当先，一面望着自己，一面郑重其事地说道：“请财副记下！”

“记住，他们捐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坐在老总管身旁的陈若淮，望着退回原座的陈金钟，一面想起阿爸的话；唉，看来漳州人还保持着独霸天下的气焰呢！怪不得阿爸永不认输，一生惦念不忘出这一口气！想到这里，他骤然挺直直地站了起来：“我们丰兴也捐一千二百大元，请财副记下！”

骤然，一片掌声响彻整个天福宫的会议室；陈若淮惊喜交加——原来我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牵动所有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包括漳州人的首号人物陈金钟！“我们这一次至少要和他们平起平坐！”阿爸的话，不停地在他耳际萦回激荡着……。

“走！我们进去拜神！”突然，有人在他耳际喻了一声，陈若淮猛然醒一醒自己；呀，原来长长两丈的红鞭炮已经燃完了！围在四周观看热闹的族人，正等着他和陈金钟的领导，带进保赤宫的内殿。

“嗯！”陈若淮应了一声，就随着陈金钟掉过头来，朝殿内举步。正中门楣上三个金字“保赤宫”，像万丈金光一般，闪闪生光；两旁各竖了一座木雕人像，手中各抱着个婴儿，取“以保赤子”之意，这就是保赤宫命名的由来了——陈若淮瞟了一眼，就跨进去。

“分庭抗礼！以后就是永春人的天下！”身旁并肩的是陈金钟，身后紧跟的是上百的同宗老少；年方二十的陈若淮，一面想着老父的话，一面觉得自己的确应该振作起来，不要辜负阿爸及全体永春人的期望呀！

宫内到处是雕龙画凤，古色古香，神龛里供着几位神佛——正中最高的是无极天尊，下来地母圣娘、西池圣母及天后圣母并为一列，最前端是玉皇天尊和陈靖姑，以及神坛、香炉、烛台、香案等等，都是阿爸精心刻意设计和安排的。甚至於两边的对联“保境安民德泽遍闽粤，赤心卫国威风震华夷”，也是阿爸央人题上去的……。

“保赤宫一定要盖得比恒山亭更堂皇！更庄严！”去年中元节筹建董事会时，陈金钟在会议上就以坚定的口气说：“薛佛记是我们福建帮在石叻坡的开山鼻祖，也是我们公认的了不起的人物！……”

“薛佛记胆大心细，又富有冒险的精神，这是你爷爷经常夸奖的地方！”陈若淮坐在席上，一面想着阿爸的话：“宁宜河的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公元1833年，他在宁宜河流域开采锡矿，茂林的马来酋长阿里王子和赛沙邦突然宣布一道命令……这些，都是你爷爷亲口说的！他是继陈送之后，敢於冒险到石叻坡闯天下的人！了不起！”

“……当年他开创恒山亭，不但用心至善，也甘苦备尝……”陈金钟激情地说着。

“用心至善？”陈若淮狐疑了一下，突然若有所悟地心里说：“是的，阿爸也这么说过薛佛记这一点，证明他十足是个相当完善的领袖人物！阿爸还能够把恒山亭的碑文背下来呢！——‘夫叻州者包络山川，控引武垵，商贾於兹千仓万箱，是皆地之钟灵，水之毓秀者也，爰有人众之盛如此。然而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施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瘞，眼见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叠叠丘墟，或家乡远阻，吊祭不至；或单形只影，精魄何依；饮灵餐风，诚无已时，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与主令人不胜感慨系之矣。是以会同入效文正公之妙举，建亭於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少表寸诚。’阿爸说，薛佛记完善的领袖人格，就可以从这篇碑文里体会出来了；但是，自己却还读不太懂呢……”

“……当年，也就是公元1830年，他能够在甘榜峇鲁石叻路 (Selat Road) 的小山丘山建起恒山亭，虽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不过，寓意深远，足以为后人法式！今天，我们的人材比当年多，我们的条件比当年好，我们应该把保赤宫盖得比恒山亭富丽堂皇！相信诸位一定同意！好，现在由我陈金钟带头，然后，在座诸位跟进！我陈金钟捐坡币……。”

“请两位大董事上香！”突然，一位中年人把一束祀香分成

两堆，一堆送给陈金钟，一堆送到陈若淮跟前，然后，高声唱着。

“这两位大董事稍息！”上过香之后，中年人又高唱口令：“众人上香！”

“保赤宫虽然富丽堂皇，但是，去年六月动工，今年十月完工，还不到两年，盖得实在太快了……”宫内烟雾飘渺，人声吵杂，不适合谈话，陈若淮被安排在侧室休息后，一面啜着乌龙茶，一面浏览四周，心中不断地想着：“恒山亭正门有两副对联：恒德搯伯权恩流异域，山灵镇公位化被中华。正厅的柱上也有副联：福荫敷闽浊威雨露，德津普华商共沐恩波。一对嵌‘恒山’字，一对嵌‘福德’二字，表示福建人在此地的教化和恩泽。保赤宫工程赶得太快，虽然大门、内门及内殿都悬着对联，不过，尚待添补的还多呢……。”

“亭主甚么时候回来石叻坡？”兀地，他发现有人轻手轻脚地摇着他的大腿，扭头一瞥，原来是他的亲叔叔陈明岩；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他身旁了。

“呵！叔叔，您甚么时候来的？”二十岁的少年人就要代表父亲办起正事来，有时未免太枯燥无味了，老总管并非自己人，也还有主仆尊卑一道围墙隔着，不便多谈多问，现在骤然看见自己的亲人，真是喜出望外，不禁舞着眉梢，笑着面颊问：“刚才怎么没见到您呀？”

“哦，我来迟了，跟在你们后面进来的！”陈明岩一面拍着陈若淮的膝盖，一面啧啧啧啧地夸奖着说：“二十岁的少年人就能出席这种场面，真是个乖孩子呀！若锦比你小一岁，今天就不肯来！唉，真是太过份了……。”

“他办事也很强，每个人性格都不相同呀！”一时之间，也找不出甚么话来安慰叔叔：说实在的，堂弟也真是的，今天是

咱们姓陈的人的天下呀！怎么可以不来呢？望着叔叔，不知该怎么说，只好胡诌了两句。

“对，我刚刚问你；亭主他什么时候回石叻坡？”陈明水虽是自己的亲哥哥，但是，他还是“亭主”前、“亭主”后的，非常尊敬自己的哥哥。

“大概下个星期一。”

“那好！华民护卫司署下个周末召集石叻坡华商领袖，要开个咨询会，他来得及出席就很好！”陈明岩一面抚着陈若淮的膝盖，一面笑吟吟地说：“等亭主回来，我会亲自告诉他！”

“叔叔，这保赤宫虽然雕墙画栋，富丽堂皇，但是，……”陈若淮凑近叔叔的身边，把满腹狐疑的问题全部倾吐出来了：“和天福宫比起来的话，还有段距离，以后还得慢慢添补加工呢！您说是不是？”

“那当然啦！”陈明岩露出非常赞同的神情，点着头正理八经的说：“天福宫一直到现在为止，是石叻坡最大的枋林，也是我们福建会馆的前身。它从公元1839年开始策划和动工，到公1842年还没全部完成；在这四年多之中，已经花去了西班牙大银元三千多元了！你每次去天福宫开会，曾经仔细读一读那块碑记吗？……”

“没有！”

“你叔叔就统计过，那些捐款人由二十四元到三千元，共有四百零二名，总共收到的捐金是三万一千四百余元！在这四百多名捐款人当中，有七十多个「某某舫」、「某某船」及「某某双层」的名字，他们都是舶主的大宝号，他们一共捐了六千五百八十元，比陈笃生三千零七十四元七角七分及薛佛记二千五百元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呢！当时漳泉人在航运事业上的强大势力，今天已经没有了！所以，保赤宫当然无法跟天福宫相比罗！”

“叔叔，您真细心呀！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陈若淮惊愕地吐着舌头，问着。

“这个算甚么呢？”陈明岩笑眯眯地，把两只眼缝成一条线，说：“我不晓得去了多少遍的天福宫！每去一次，就把碑记读一遍，甚至抄回来仔细地读！那是我们的文字，而且又是上好的文章呀！中国古书读不懂，只会读一些翻译成马来文的三国啦，西游啦，七侠五义啦，吸收一些中国的知识，那怎么够呢！有机会读一读方块字，怎么可以放过呢！”

“叔叔，您真了不起呀！”

“您叔叔还会背诵呢！……”陈明岩说着说着，也不理会周遭的人，更不理睬陈若淮是否听得懂，就低着头喃喃地念起来了：

“新嘉坡天福宫，崇祀 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自嘉庆二十三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途，疏达港议，於是舟楫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月异，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 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 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於新嘉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荆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 圣母庙宇。遂僉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兴筑，鸠工庀材，於道光二十年造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即以中殿祀 圣母神像，特表尊崇，於殿之东堂祀 关圣帝君，於殿西堂祀 保生大帝，复於殿之后寝堂祀 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规模宏敞，栋宇聿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 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共庆落成，爰勒贞石，志其创始之由，并将捐题姓氏列於碑阴，以垂永久，俾后之好义者得

所考稽，以广其祀於无穷焉，是为记……”

“叔叔，您总算念完了罢？”陈若淮到底比较温顺，居然很有耐心地等着他叔叔把天福宫的碑记背诵完毕；看看他眼眯眯的，咀唇静止不动了，这才扬声问道：“……是不是？”

“嗯，总算背完了！……”陈明岩点着头，依然眯眯地笑着，状至可亲；看看陈若淮坐在旁边缄着嘴巴，不禁又开腔兜起话来：“天福宫有一幅长联说：此第为涉洋第一重冲要帆樯稳渡又来万里拜慈云，惟神拯航海千百国生灵庙宇宏开藉与三山联旧雨。天神宫祭拜的就是护航神天妃，也就是天母圣后，我们闽南人称为妈祖，琼州人称为婆祖，在大海茫茫之中，她是航海者惟一的救护神灵呀！因此，历来都香火鼎盛，成为石叻坡最大的庙林。宫内不但许多材料直接从闽广运购过来，连那尊天妃神像，也是在1840年四月从福建老乡运购过来！……”

“……那个时候，我比你现在这个年纪还小几岁罢！”陈明岩用手作个手势之后，又说下去：“为了迎接这尊天妃神像，石叻坡的坡众花了坡币六千多元，组织了迎神行列，长达半英里，来迎接天妃神像！那天，敲锣打鼓，彩旗蔽日，真是热闹非凡！最精彩的是那些穿着彩衣彩裙的小女孩子，他们一律都在五岁至八岁之间，一队一队整整齐齐地出现在行列中扎彩的花台上，身穿满汉彩服，明艳华丽，笑脸迎人。他们脚下有铁柱，铁柱用彩裙围饰着；头上有无数的锦伞，飒飒摇摇地摆动着。而来自福建的天上圣母神像就安置在一顶极端华贵的彩轿上，座底铺着艳丽的杏黄绸纱，座顶撑着银光熠熠的白锦伞，由一队身着黄短襖的‘天神’护卫着，穿街走巷，被迎接到最宏伟的天福宫供奉着……。”

× × × ×

“咨询会议现在就开始！请诸位肃立！”陈若淮陪着父亲刚刚跨进座落在干那路的华民护卫司署不久之后，就瞧见一名中年通译员站在台上，朝着底下的华商和领袖高声宣布。

“诸位华商和社会领袖……”进来的是一位高个子的英国人，站在讲台中间后，就操着流畅的英语说话：“华民护卫司自从去年和大清帝国领事同一天成立以来，不觉已经一年了！今天，是我们护卫司召见本坡所有华民商界、领袖的第一次！我们准备在这里向诸位澄清一些事件以及提出我们准备采取行动的计划……。”

“他就是第一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 A. Pickering）……”陈明水低着头附在陈若淮的耳际说：“同时，又是社团注册官和华民出入境的护卫司，华族的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中，权力非常大！”

“嗯……”陈若淮怔怔地应了一声，举目四望；出席的人非常踊跃，整个会议室几乎爆满了。他的叔叔陈明岩也会出席，可就四处张望不到！反而看到了陈金钟和一个胖老头挤在一块儿，肩并肩排在第一行。

“首先，我必须向诸位坦坦白白地表明我们英国政府的立场！”毕麒麟掉过话题之后，立刻单刀直入，把葫芦里的药一件一件摊开横摆在讲台桌面上：“我们英国政府只在下列两种情形之下，接受大清帝国领事馆的设置：第一，领事馆的设置只是一处临时性的安排；第二，第一任领事人选必须是一位具有高堂品格和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而不是一位来自中国北京的官员！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安生中校（Lieutenant-colonel Anson）在受伦敦殖民部的谘询时，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这个立场了！去年，大清帝国领事馆的设立，可以说，完

完全全符合了这两种情形……。”

“……我必须提醒诸位，新加坡华族的一切事务，是由我们华民护卫司来管辖，而不是大清帝国领事馆来处理！领事馆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安排，而那位领事也只是我们殖民地政府底下以及我们护卫司直接管辖下的一位本地华人而已！……”毕麒麟一口气说完了一个长长的句子后，神态自若地停下来，慢条斯理地端起玻璃杯，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水。

“……。”底下众人，像木偶似地愣在那儿，答不上腔。一边是大英帝国，一边是大清帝国，到底是那一边大？一时也搞不清楚了。

“但是！”毕麒麟喝了两口水后，扬起身把“但是”说成一个惊叹号，在座地众人被迫抖起精神望着毕麒麟身后的药单子：“好几个月前，我们发现华人商船都向大清领事馆缴交两元的出港证（Port Clearance）和每吨四分半的手续费！……我想请问你们，这里是新加坡？还是广州？厦门？上海？泉州？”说罢，就一迳退回原坐，把底下众人扔在一边。

华民护卫司别开生面的“澄清”，真叫石叻坡华商和领袖们惊愣不已；华民护卫司突而登台火辣辣地抨击，突而退下把听众扔弃不理的“澄清”方式，更叫华商领袖们措手不及！一时之间，有的面面相觑，有的交头接耳，疑疑惑惑地，萎萎缩缩地，似乎无法渗透毕麒麟的真意！唉，真叫人无从捉摸呀！……。

“毕麒麟先生！……”突然，前面第一排的座位上有人举手站起来说话，众人引颈望过去；哦，是陈金钟；只见陈金钟支起高大的身体，莞尔一笑之后，露出齐朵朵的雪白牙齿说：“……这恐怕是一场误会呢！……当初胡领事上任时，大清帝国声明只负责开创的经费，其他一切的开销，比如维持费、职员薪金、交际应酬等等，一概由领事自行筹划应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领事不得不向来往於新加坡及南洋群岛经商的中国商船征收船只注册费、出港证及其他手续费等，这完全是一种权宜的变通办法而已！我们当然知道这里是新加坡，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我们是殖民地底下的子民，我们更是效忠於大英帝国的政府……。”

“好！好！……”陈金钟话还没说毕，毕麒麟刷一声就站在讲台上，举手向他示意，说：“你们既然承认是大英帝国的子民，那么，我代表殖民地政府，请你们不要向大清领事馆缴交任何费用！”

底下一片鸦雀无声，陈金钟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句话也不答腔了。

“第二点我要澄清的……”毕麒麟慢条斯理地吸了一口白开水后，呷了呷嘴，抖抖索索地说道：“……为了新加坡市容的秩序以及居民的安宁，我们殖民了政府有意制订法令，限制所有居民燃放鞭炮、游行赛会、喜宴庆祝以及街头演戏！我们认为，都市的安宁和整洁，是不容任何居民随时随地地破坏的！清晨五、六点钟，居然有人燃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是半个小时以上！在繁忙的十一、二点，居然有人把出殡队伍绕向最热闹的街上游行！自己家中有喜事，居然可要把蓬帐伸向街上，把马路占为己有，在马路办酒席！还有，街头演戏，要演几天就演几天，阻碍交通，而且垃圾堆积如山丘，完全不合卫生！……这些，完全不符合一个现代都市的条件！因此，我向你们澄清，我们准备草拟法令，在立法议会里通过！不晓得诸位有甚么高见？……”说毕，连台上也不望，就一迳地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去。

底下一片哄嘈声，大伙儿忙着交换意见……。

“简直干涉我们的风俗习惯！……”

“我们的生活礼俗也要英国人来为我们规定！……”

“太无理了！街戏不能演，还酬谢甚么神呢？生意怎么做得下去！……”

“真是太过份了！……”

大伙儿似乎憋不住气，快要爆炸似的。“毕麒麟先生……”这一次是陈明水站起来了，他瞅瞅两旁的人，又瞄一下端坐身旁的陈若淮，然后，似乎有点火冒三丈地厉声说：“我完全不同意殖民地政府这个做法！放鞭炮、演街戏、送殡游行……等等，都是我们中国人的礼节和风俗，怎么可以由你们英国政府来代拟呢？我完全不欣赏你们这样做！我完全不……。”话没说完，骨碌地就气得坐下来了。

“毕麒麟先生！……”章芳琳看见陈明水坐下来，立刻举手发言：“我完全同意陈明水先生的看法！中国人过年，过大节日，过各种庆典，燃放鞭炮，不晓得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在马六甲，在香港，在广州，在厦门，甚至於在北京，没有人不是在过新年过节日时燃放鞭炮的！其他演街戏、送殡游行等，也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也都是中国人的风俗生活；你们英国殖民政府怎么可以越俎代庖呢？怎么可以呢？……”

“诸位先生！”毕麒麟似乎有点忍受不了，霎那间就站在讲台上，指指点点地说：“我刚才说过，我们只是要立法限制你们，使你们不要破坏都市的安宁和整洁，并不是要立法全面禁止你们呀！你们，陈明水及章芳琳两先生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了！”

“毕麒麟先生！”又是陈明水的声音，他火急急地人还没站直就先开口，恨不得立刻把胸中的块垒扔回给毕麒麟：“我们并没有误会您的意思！我们已经向您说明，燃放鞭炮、街头演戏等等，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风俗习惯，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必定有这种风俗！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之一，请问你们，你们可曾立法限制那边的中国人？从前葡萄牙人、荷兰人治理马六

甲时，也根本没设立过甚么法令来限制中国人这种风俗习惯呀！……”

“对！对！亭主说得非常对！香港没有！葡萄牙及荷兰人也没有！”有人附和着。

“是呀！人家都没有呀！为什么我们无缘无故地要立法呢？……”

“好！好！够了！够了！”毕麒麟居然也忍受不了，使大劲地站起来，高举双手，不断地向前按压，似乎恨不得一口气就把喧嚣声烫平似的：“我们会考虑你们的意见，斟酌处理。”

说毕，又退回原座，浅浅地啜了几口白开水，滋润滋润咽喉。

“现在，我向诸位宣布一项即将在下个月一日正式施实的新条例……”几分钟后，毕麒麟回到主席台上，拉着长长的脸颊，一板一眼地说着：“为了有效对付及管制私会党，政府决定加强1869年压制危险社会团条例（The Dangerous Societies Suppression Ordinance of 1869）的力量。在新条例下，首先，所有的会党都必须重新注册；其次，所有会党聚居的地区将被划分为若干区（District），每一区将委任一名头目（Headman），以便管理区内的党员。第三，区内所有党员的生平、资历、年纪、性别、职业、地址等，全都必须详细登记在案。在这新条例之下，头目必须负起维持区内法律和秩序上的责任，他也有义务协助政府利用其影响力和平解决区内各敌对会党之间的争端，此外，他还必须有效地控制自己区内那些好斗的党徒。政府如果要传召甚么党员的话，头目必须负责将该党员解送到有关部门去报到。如果头目不能负起这些工作及责任，他将被严厉惩罚，甚至于驱逐出境！……”毕麒麟拖拖沓沓地说了一整段话后，终于钉下了一个圆得像铁钉般的句号：“这新条例将在下个月一

日，也就是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施行。”

“毕麒麟先生！”一直保持沉默的陈明岩，这个时候终于站起来了——“哦，原来叔叔坐在那儿！”陈若淮心中暗叫一声——爽爽利利地开腔道：“我们华族社会本来就反对一八六九年的甚么危险社团条例！那些金兰亭、江夏堂、天福宫、九龙堂，以及刚刚成立的保赤宫，我就看不出有些甚么危险！我也看不出为什么它们还必须登记注册，现在，你们又要加强它的权力，要所有的社团重新登记！那简直是给这些社团带来麻烦呀！我希望你们重新考虑考虑呀！”

“毕麒麟先生！”章芳琳也不落人后；举手发言：“我同意陈明岩先生的意见！许多社团早已登记注册，而且也按年提交最新资料；现在，你们却要我们重新登记，不是给我们增加工作吗？”

“是呀！真麻烦呀！”不知是谁，冒出一句话来：“而且，简直是画蛇添足呢！”

“不可以，不可以！”毕麒麟似乎有点光火了，说一句话就像钉一支铁钉一样，让人摇不动、撼不开：“新加坡从一八一九年开埠以来，就天天闹私会党的事件——除了你们知道的大械斗之外，暗杀、强奸、放火、偷窃、打抢、殴斗，几乎每星期都发生一、二宗！有时甚至每天一宗！像这样的团体，如果不登记以及严厉管制，新加坡还成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为了加强条例的力量，我们需要重新登记！”

“毕麒麟先生……”陈金钟心中愤愤不平，站起来几乎就把毕麒麟挡住了；朝四周扫瞄一圈后，呼噜呼噜地说：“我觉得事情很不公平，暗杀、强奸、放火等等，绝对不是我们一些团体像天福宫啦、江夏堂啦等等所干的！但是，您主席却一根竹竿打一翻整船人，要我们也重新去登记！”说罢，立刻坐下来。

“诸位先生……”毕麒麟吸了一口开水后，重新扬起嗓门：

“我知道你们都是清清爽爽的，我也知道九龙堂、曹家馆、金兰亭、恒山亭都是乾乾净净的！但是，我也听过，你们以及你们的团体有时也跟那些闹事的团体有来往！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说明我们的怀疑是有理由的。我们英国政府非常感谢你们，您们时常协助政府和解那些闹事的团体的纷争！维持殖民地的安宁和秩序！但是，我们不愿意您们经常和他们来往，更不欢迎您们受他们的影响，或者影响他们！甚至於利用他们！我们要的是，有效地由政府自己来管制他们，而不是经常甚至於永远仰仗您们！请您们不要忘记；有一些团体和那些闹事的团体的分别，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已！……”



(七)

第二年(1879)十二月底的某一个晚上，当丰兴号打过烱之后，陈若淮正准备到店后洗个冷水澡，凉凉身子，突然，一阵急急促促“梆梆梆梆”的敲门声，把他和老总管邱公吓了一跳——“甚么人这么急性子呢？”两人都异口同声地问着。

“我……我……要要要……。”老总管邱公“呀”的一声，裂开一条门缝，就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捣精捣怪地气喘咻咻地说：“要……要要……找找……亭……亭亭……亭主，亭主！”

“你是甚么人？”老总管嗽起嘴唇，皱起鼻子刚把第一句话说毕，也不等他回答，就往下把他挡开：“亭主不在！”说罢，门缝合拢，掉头就走。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等老总管掉过头，敲门声又响，比刚才更急促，仿佛身后有十万大军追杀过来，前面只有这么一条生路，而偏又被老总管堵住似的。

老总管真不想理他，但是，门声那么急，而且偏不肯停，真烦死人！别过头看一看小主人——陈若淮，他也正皱着眉头，满脸狐疑地望着自己，期待自己找出敲门的答案来。

“少年人！”老总管门缝一裂，吵哑的声音就扬起，准备当头棒喝痛痛快快的教训他一顿：“放肆！可恶！你知道现在是甚么时候？……”

“老公公！求求您！……”年轻人大概把气理平了，说起话来比刚才顺畅多了：“求求您！我有急事，想叩见亭主，想叩见亭主！”

“你是谁？为甚么要见亭主？”老总管目光像锥子一样，不断向少年人脸上探究着，气色森严，冷峻无情。他知道，这少

年人的装扮，恐怕有点……。

“您老公公先让我进去！”年轻人近乎哀求着，如果老总管不答应，就准备跪下来叩头似的：“在下的自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您！”

“不可以！”老总管眼睛转变成枪口，凜凜漠漠的瞄着少年人的一双瞳孔，嘴里咕噜地说：“鸟里鸟气的！谁知道你要耍些甚么……！”

“不！不！不！……老公公……”年轻人嗓子嘎哑，近乎啼啼哭哭了：“是關於……陈送的……的曾孙……曾孙的事！”

“陈送的曾孙？……”一直站在老总管的背后的陈若淮，诧异地惊叫了一声。

陈送？谁会不认识他！小时候听爷爷说，他是我们闽南人最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们泉州人及漳州人在石叻坡的第一号领袖。爷爷说，他公元一七六三年出生於广州，十五岁就来南洋闯天下，在廖内、庇能、巴达维雅及马六甲流浪，经营各种小生意，也担任过各种苦力的劳工。石叻坡开埠不久之后，他已届中年了，但是，他还有斗志和冒险的精神，单枪匹马冲破荷兰人的封锁线，由马六甲冲到石叻坡来开拓天下！……

“……可见这个人，毅力不但非常强，斗志也非常高昂！那时，他已五十六岁了！”陈若淮记得，爷爷一面翘起大拇指，啧啧夸奖，一面抽着水烟，悠悠闲闲地说：“不过两、三年的光景，他已经富甲一方了！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记得那一年，当你爷爷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一八二二年，石叻坡驻割官法夸尔想在城内兴建一座大巴刹，一时筹不出那么一大笔款项，陈送献议他愿意出资作为大巴刹的建筑费，条件是让他享有几年免税的权利，结果驻割官不批准，从这件事来看，他的经济力量的确是惊人的！……”

“据说……”爷爷吸了一口水烟后，又说下去了：“公元一八二六年，他在石叻坡商业地区内拥有五块大地皮呢！他还在甘榜格南兴建房子，大搞屋业！恒山亭一八三〇年兴建，他出资五百二十元，虽然比大董事薛佛记少了两百多元，但是，谁不知道他的财势在薛佛记之上！……他是第一个漳泉人到石叻坡来闯天下而且又闯得非常成功的人！在马六甲开漳州人天下的是甲必丹蔡士章，在石叻坡开漳州人天下的却是陈送！”

“邱公，给他进来！”陈若淮想到这里，立刻命令老总管，咀中嗫嗫嚅嚅地自言自语：“陈送的曾孙会耍甚么花招？放心进来罢！”

“在下是奉陈香长的命令……”一踏进丰兴号，少年人一面作揖行礼，一面火急急地说：“想拜见亭主，请亭主协力！”

“刚才你说是关于陈送的曾孙的事……”陈若淮倒抽了一口气，以为自己上当了，傻愣愣地说：“怎么现在又是陈香长呢？……”话还没说完，老总管立刻趋前附在陈若淮耳边，向他耳语片刻。

“哦！亭主他目前在马六甲，没有出来！”陈若淮立刻改口，清清淡淡地说：“你有什么事吗？我是亭主的儿子，你尽管跟我说好了。”

“啊！我是陈香长底下的人……”少年人不过二十来岁，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眼珠，颧骨略高的脸颊，肌厚肉重的阔脸，看起来就是力量的化身，在陈若淮面前，似乎一点也不陌生，一五一十地道来：“四天前……。”

原来自从去年十二月一日华民护卫司加强危险社团新条例的力量以来，石叻坡所有党会不但都必须重新登记，而且所有党会聚集的地区，都必须划地分界，并且分别由各区各界推荐保举头目，负责该区该界的安宁、秩序、纠纷、盗窃等等工作；

在这么一套类似保甲的制度之下，所有的私会党全部控制在华民护卫司署底下。只要华民护卫司一个命令，就可以通过类似“中间人”的头目以及头目底下的人，下达区界内任何一名党员会员。除非党会不重新登记，甘冒着非法的罪名及围捕的取缔，所有公开及不公开的党会，一经登记之后，都完全被安置在这一套严密的保甲制度下。尽管杯葛、抗议的行动四起，不过，施行一、二个月下来，偷窃、纵火、殴斗、打抢、强奸的案子骤然锐减了许多；对毕麒麟来说，不能不说是个人的光荣和成功。

三月份（1879）的时候，为了一个头目无法将区内打抢的嫌犯押解到司署来报到，毕麒麟关他一个星期后，将他驱逐出境……。

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头条新闻是，“毕麒麟强硬执法——头目被驱逐出境！”市面上议论纷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城之势，有的人甚至高声嚷叫：“一个一个褫解出境，华族社会还维持得下去吗？华族社会不是要崩溃了吗？……”

五月底，蔡厝港的一个头目又被驱逐出境了——这一次，是因为头目无法将区内全体党员的资料准备齐全，并且按时送呈华民护卫司署。毕麒麟亲自盘问了两夜三天，把头目的背景和诡计全部抖出来后，盛怒之下，二十四小时内押解出境！

“……四天前，”少年人一面鼓着腮帮子上一道道的肉棱子，一面射出血仇深似海的眼神，牵牵绊绊地说了大半天，咽了几口气后，又忙霍霍地说下去：“陈香长被华民护卫司署传去问话，也不知问些甚么，一去就不回来！我们急了，想尽办法再撬开一条门路，打听一下。原来陈香长把两名新客带到巴西班让去，毕麒麟却要他们‘追’回来！陈香长无法交差，毕麒麟非常生气，将他关了起来！我们担心，他会被驱逐出境，所以，四处找人营救！昨天，我们找到了陈大爷陈金钟，但是，他不在石

叻，我们特意来找亭主，想请亭主出面……。”

“为什么不找胡领事呢？”率直的陈若淮，立刻抢过少年人的话头，坦坦荡荡地说道：“他是保护我们海外中国人呀！”

“我，我们……目前，目前不方便……不方便找胡……胡领事……。”少年人结结巴巴地，显得腼腼腆腆、忸忸怩怩地说：“何况，何况毕麒麟也不太喜欢胡领事呀！……”

“不方便？”陈若淮眨了眼睛，膘溜溜地目光一转，顿然有所领悟地说：“原来你们前年差一点把给暗算掉，今年当然不敢去找他啰！唉，亭主又不在这里，你叫我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最后一条路了，怎么办呢？”少年人哭丧着脸，原本满脸力量的神色，顿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怎么办呢？”

“这样罢！”老总管邱叔耸耸肩，干咳两声后，终于提出他的意见来：“陈香长既然是陈送的曾孙，不管怎么样，我们于理应该帮这个忙！这样罢，明天一大早，就托我们的船把消息传到呷坡去，让亭主在那里想想办法！如何？”

“这两、三天内，不知道毕麒麟会对香长打甚么主意呢！”少年人心里念叨着。

“那就看陈香长的运气和造化了！”老总管讪讪地说。

“哼！毕麒麟，我非……。”少年人两眼眨巴眨巴地闪动，牙帮骨咬得咯搭咯搭地响，右手握拳不住猛击左手心，憋着气自言自语。

* * * *

五天后的傍晚，抵达丰兴号的不是亭主陈明水，而是陈德源；他一上岸，大哥陈金钟在勿基二十六号的振成号还没去，就先快步跨进八号的丰兴号了——

“陈香长的事件有甚么发展了？……”脚一伸进丰兴号，眼一见陈若淮，就牵肠挂肚地问道：“拉老鼠屎，搞坏一锅粥，真是的！”

“陈叔叔！”陈若淮惊愕不已，嘴巴松垮垮地差点掉下来：“您……您……怎么……会知道……呢？”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陈德源吓唬地笑弯了腰，身子晃荡晃荡地摆动着，喘了一口气后，才悄声笑着说：“亭主拜托我来一趟不可！而且催得我太急，连向家人交代清楚都没有呢！……现在，事情发展到怎么样？会不会太迟了？”

“甚么叫太迟了？”陈若淮愕然不解地问道：“刚才那姓钟的少年人还来过——今天第三次了！他说，陈香长还是被关着！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好像在等着船期，准备赶回唐山去！”

“明天上午，你跟我一道去见毕麒麟！”陈德源这下子才把颈边趴趴的汗珠揩掉，笃笃定定地说：“亭主不能来，你就代表他跟我一道去。”

“这个姓陈的头目实在太不像话了！”第二天清晨，陈德源在华民护卫司署刚提及陈香长，毕麒麟满腹心火就不断向上冒，像中午炎炎烫烫的火气，在乾旱的热风的吹拂下，不断地朝上蒸腾呀蒸腾呀蒸腾，蒸得五脏暴躁，腾得心神不安：“他居然把两名新客弄失踪了！这是甚么意思！”

“哎唷！我的老朋友！”陈德源见他火气一直往上蒸腾，计上心来，立刻转了话题：“喂！你们夫妇上次到马六甲拿走的胡姬，种得怎么呀？”

“胡姬？”毕麒麟是胡姬的忠实爱好者，他太太更是花迷，所以，一谈起胡姬，就喜上眉梢：“呀！非常谢谢你！这样好的品种，你竟然送给我！我太太多么喜欢！她正学习你的方法，准备培育下一代呢！……”

“种胡姬，要有耐心……。”陈德源接口下去，侃侃而谈，而且两人叨叨念念地一来一往，说个不终止，真把坐在一旁的陈若淮楞住了。他们谈呀谈呀，谈到甚么时候再进去马六甲玩，甚么时候准备参加伦敦花卉展览，庆祝英皇华诞；又谈到怎样采撷野胡姬，怎么采用人工交配法培育新品种，谈呀谈呀，又谈到气候对胡姬的影响，细菌对花种的戕害……。

“陈叔叔，您就专程从马六甲来和毕麒麟谈胡姬吗？”陈若淮疑惑惑地瞪着陈德源，心中想着。

“老陈！你真的想知道那个姓陈的事吗？”胡姬似乎谈到了底，突然，毕麒麟温温和和地问着。

“我的老朋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陈德源若无其事地说：“我是受亭主，他的父亲的拜托，来看一看问题的真象！”一面说一面呶嘴指着陈若淮。

“……。”陈若淮微微一笑，表示确有其事。

“好罢！我这里正好有一名新客，等着我问话。我现在叫他出来，要他把怎么样离开中国，怎么样抵达这里的经过，全部说给你听听！你就会了解我的处境了！”毕麒麟轻声轻气地说。

陈若淮坐在一旁，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陈叔叔已经把毕麒麟烫得没有一点火药味了！还是陈叔叔行，心中不禁暗叫一声。

“我叫洪七，今年十八岁，家住潮州安埠沟内村北面……”当陈若淮且想且赞的时候，一位通译官从侧门带来一名新客，衣服褴褛，朴实土气，肤肌黝黑，神色慌惶不安，在通译员的指示及翻译之下，陈若淮开始知道，原来他正在讲述南来的经过。

“……我在家乡是耕田的，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是，生活还算安定，亲戚兄弟也大家生活在一块儿。一个多月前，从汕头来了一名客头，他说，他愿意带我到南洋，将我介绍到甘

蜜椒园里工作。他并且讲述了南洋生活富裕的情形，使我动了南来的心意……。”

“那里生活非常富庶，每人一个火头，衣着全是绸衫绸裤！”客头花言巧语地，不住夸饰道：“只要工作几年，就可以回唐山买房子买田地，成为乡里的大富翁！一生不愁吃不愁穿！”

“……於是，我辞别了父母，被带到汕头的客行。在客行里住了两天，就被带到洋行里办理卖身手续和签订卖身契约。整个手续分为四个步骤，要好多天才能办好……。”

“这个名叫洪七的，”陈若淮且听且想：“小小年纪可真会讲故事啊！”

“……第一个步骤叫问口供。客头将我秘密地带入洋行后，由香港来的一名经纪人录下我的口供，问的问题非常多——是不是自愿卖身？父母亲是否同意？是否听从头家的话？是不是愿意吃苦？……这些问题，客头在前一晚已经全部教我了；我身无半文钱，要逃回安埠乡下也没本领，何况我根本不认识路，不知该怎么回去呢！所以，只好全部依客头的意思回答了。……”

“下一步骤叫验身，也就是检查身体了。我被带进一个房间内，由一名叫作医生的人检查，他叫我把全身的衣服脱光，赤条条地要我在房内走两圈。两圈走过后，他上来捏捏我肩膀上的肌肉，又拍拍我的屁股，看看是不是结实正常！然后，又要我把墙角那几十斤重的石担挑起来，看看我是不是有力量做苦工！他又敲敲我的膝盖，要我跳过两尺多高的木凳。我大腿上有一条疤痕，他还问三问四，问了几十个问题，并且详细地记录下来！最后，才叫我穿衣服……。”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陈若淮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瞪大眼睛四面逡巡，不安而又焦燥地想：“简直不是人的世界呀！”

给拐骗卖到洋行来，还要赤裸裸任人指挥！那人真的是医生？恐怕不是人呢！”

“第三个步骤叫签约，这是文字上的契约了。这契约早已写妥，说明卖身纯粹是自愿，并且规定卖身的年限，契约有效期必须绝对服从买主，不得反悔和反抗。经纪人念完后，要我打上手印，并且画押承认。我一辈子这么大了，从来就没握过笔，也不知道笔的长相是怎么样子；所以，怎么会画押呢？客头似乎早知有此事似的，所以，拿起笔来代画，但是，他要我扶着笔尾，表示这个押是出自我的意思，他只是代画而已。画过押，那位香港人就送我三块银元，叫做落笔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银元，所以内心非常高兴，不停地往嘴边舔了又舔，往脸上亲了又亲……。”

“唉！中国人真是可怜呀！拐了人家，还要画押限制人家的年限！真是弱肉强食，太可怜了！……那三块银元，那三块卖身的银元，竟不住地往嘴边舔了又舔！唉！中国人呀！中国人……。”陈若淮内心频频抽搐着，脸色愈来愈难看，幽幽地叹口气低声喊着：“谁来保护中国人呀！谁来保护中国人呀！不要被自己的同胞残害了呀！……”

“最后一个步骤叫照相。小时候，父母亲就千交代万交代，万万不可照相——那会把你的灵魂勾摄掉呢！看着相机，我目瞪口呆，浑身颤抖；客头在我胸前挂个牌子，那是你的名字和编号，他说。为了要来南洋，为了将来可以回唐山买田置屋，我眯着眼睛让他们照相，让他们摄走我的灵魂！……”

“哼！这跟巴杀里买猪买鸡有甚么不同呢！”陈若淮皱眉撇嘴，内心越来越别扭，怅怅然恨不得离开这里：“中国人真下贱呀！为甚么对自己的同胞，比一条猪一只鸡还不如呢！”

“全部的手续完成之后，卖身就成交了。经纪人给了我三、

五块银元，说是安家费。钱并不交给我，而是交给客头，扣除潮州至汕头的车费、伙食费、手续费以及那两天在洋行的膳宿费，真正交到我手上的，不过四个银元而已！这四块银元，再加上落笔费的三块银元，一半在洋行里赌掉了，一半给客头拿走，说是要为我寄回乡下的父母安家的！……”

“中国人真是可耻可怜！”陈若淮肝火三丈，恨不得喊出来。

“好了！……”正当陈若淮气得嘴嘟嘟眼火火的当儿，毕麒麟示意新客退下，然后，挺着胸膛，竖起双腿，有板有眼地说：“我们出入境华民护卫司不能容忍这类剥削人权、残害人性、侮辱自尊的事情在新加坡发生，因此，只有我们批准及授权的华民招募代理商才允许申请华民入境，所有通由这条管道入境的新客，在抵达新加坡码头的时刻，必须被我召见，告诉他，他已经受到海峡殖民地政府的良好保护，并且劝他不要和任何私会党或非法团体挂钩。新客必须以劳役向雇主偿还船费及生活费，在双方签署合约时，我必须在场监视，而且必须留一份副本给我们存档。陈先生，您觉得我们海峡殖民地政府这种做法对不对？”

“对！毕麒麟先生……”陈德源还没表示意见，陈若淮打从心窝里就叫出来了：“你们做得真对！你们做得真对！”

“但是，毕麒麟先生，这名姓陈的头目，他，他……。”陈德源瞥了陈若淮一个冷眼，声调猛然提高几度说：“他他是……。”

“他是西班牙让的头目”毕麒麟立刻接了腔，叨叨絮絮地说下去：

“有两名新客在他的介绍之下，到甘蜜胡椒园当劳工！然而，居然失踪了！”

“你怎么知道呢？”陈若淮给陈德源瞪了一眼，实在不敢开

腔，只问些摸不着边际的话。

“有人来告密，而且，他无法把那两名新客带回来见我！这是很严重的！”

“毕麒麟先生……”陈德源觉得责任在身，不得不坦白明说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他……他是陈送的曾孙呀！你，你能不能，能不能网开一面呢？……至少看在我们的份上”

“不可以！陈先生……”毕麒麟一屁股坐在桌上，瞪然地望着陈若淮说：“我们大英政府有权延伸我们的力量，保护踩上新加坡土地的任何人！”

“但是，毕麒麟先生……”陈德源引颈翘盼地望着桌上的英国佬，觉得似乎有点陌生了：“姓陈的并没有陷害那两个人呀！”

“没错！他没陷害他们，但是，他却交不出他们来！”毕麒麟噙了牙齿说：“所以，他只好暂时关在这里，等到我们找出充足的证据！”

“看来只好找胡领事了！”陈德源带着陌生的神情望着毕麒麟，心里自言自语地。

* * * *

第二天，胡亚基在陈德源的要求之下，立刻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毕麒麟。

“陈先生，我且问你一个问题……”第三天下午，毕麒麟把陈德源和陈若淮召到护卫司署来，下巴扯得长长地说：“你是甚么人？”

“你问这个干吗？”陈德源疑惑地，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召我来是为着这个问题吗？”

“当然，就是要问你这个问题了。”

“我是大英帝国海峡殖民地的子民。”

“你效忠的是甚么国家？”

“大英帝国！”

“那么，胡亚基先生送来一封信，你应该知道的，是甚么意思？”

“要求殖民地政府，让胡领事延伸他的权力，保护那位姓陈的。”

“陈先生！……”毕麒麟嘴巴像枪口，对准陈德源不住地炮轰：“你是大英帝国海峡殖民地的子民，你效忠的是大英政府；那么，你为甚么叫那位姓胡的来保护你的同胞呢？……”

“他……他……”陈德源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是侨生，不是英籍民，当然由胡领事来保护了！你说，难道不对吗？”

“当然不对！陈先生，你是个学者，我就解释给你听罢！……”毕麒麟脾气特别好，陈若淮衷心地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护卫司服务和保护的對象，是所有居住在新加坡的華民，不管他是華裔英籍民，或是華族新移民，只要誰的腳伸進新加坡的土地，誰就在我們的管轄和保護之下。這裡不是廣州，也不是上海、北京，他們胡先生沒有權力延伸他們的轄治權，在新加坡這塊土地上來實行治外法權的！不管英籍民也好，新移民也好，他們完全無權管轄，而我們也無法容忍他們經常破壞這種國際公法！你認為英籍民歸我們管，新移民歸他們管，那是完完全全錯誤的！……”

“那么，大清帝国何必在新加坡开办领事馆呢？”陈若淮好奇地问。

“大清帝国在这里开办的领事馆，只是一种商业的代办，主要的职务是增进和照顾两地之间的商业利益而已！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有权过问新加坡华民的事务，包括商业利益和其他问

题，其实，是他们了解错误了！我们会针对这封信，向胡先生提出强烈的抗议！”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毕麒麟先生！”陈德源脸露感激的神情，噙着热泪说：“我承认我做错了！你们做得真有道理！”

“你呢？年轻的绅士先生？”毕麒麟绷着脸，问陈若淮。

“同意！你们做得很对。”

“毕麒麟先生，容我多嘴问一句……”陈德源呲牙咧嘴地说：“那位姓陈的，将会有甚么命运？”

“离开新加坡！别无选择的！如果他没法子交出那两名新客！”



(八)

无法交出新客，抵触压制危险社团条例，陈香长在牢狱里关了一段相当的时间，依然没有释放的消息。石叻坡民众开始寝卧不安了，尤其是各地各界的头目，更是惶恐哗然，四处散布谣言，动摇民心。

“我们自己政府的领事馆根本就没有尽到保侨的责任！”许多人都这么说，纷纷归咎於胡亚基。

“英国人鱼肉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的领事馆却不吭一声！”更多的人从民族的立场来看问题，引爆了热辣辣的民族情绪。

“这个年怎么过呢！连鞭炮都快不能放了！”农历新年来临时，谣言更加汹涌。

“谣言纷飞，生意冷淡，这就叫做枯年！”怨声四起，新年见不到欢乐。

“我们有那么多华商领袖，他们全都袖手旁观！我们这些底层的人，可就要备受欺压了！”有的人将华社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被欺凌，一个是同情英国殖民政府。

“亭主插手协力，根本就无效！”有的人连陈明水也加以非议。

“错在他们一味袖手旁观！”有的人伺机制造舆论，对华商领袖施压力。

“甚么时候轮到你我头上呢！”绝大部分的头目诚惶诚恐，恨不得将毕麒麟一刀宰掉，以快人心。

哗然的情绪，纷纭的议论，夹杂着绘声绘色的谣言，就像一条一条毒蛇一样，匍伏呀匍伏，窜钻呀窜钻，吞噬了一个人心又一个人，削弱一个意志又一个意志，不过三、五天的光

景，社会开始浮躁，群众开始瘫痪，人心开始弛散，一场暴风雨似乎就要来临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毕麒麟泰然自若地召见了石叻坡所有的华商领袖，包括胡亚基在内，在护卫司署举行了一个官民大聚会，讨论石叻坡的时局。这个时候，已经是公元1880年二月中旬，农历新年刚跨过不久了。

出席的人非常踊跃，也许大伙儿闷了一个多月，新年又无法带来任何新气象，所以，趁这个机会大伙儿齐集一处，一则以观望情势，一则以舒泄愤郁。大聚会说是九点正开始，毕麒麟八点五十分就抵达，端坐台上不时地和传译官交换意见，把底下交杂吵闹的众人撇在一旁，理也不理的。

墙上的壁钟刚敲过九响，毕麒麟骨碌地站起来，一面清喉，一面环顾，看看大伙儿静下心平下气了，才松脱脱地，钉对钉板对板地说：

“诸位先生！首先，我要向诸位祝贺，祝贺你们有一个丰盛和热闹的农历新年；其次，我要欢迎诸位，在这繁忙的春节里，来出席我们护卫司署的这个聚会；我代表护卫司署，谢谢诸位的支持和合作……。”

“一个热闹而丰盛的农历新年……一个繁忙的春节……。”与陈若淮并坐的陈明水，农历新年后的第五天就赶来石叻坡，以便出席这个大聚会，这个时候，听见毕麒麟提起农历新年的热闹和丰盛，不知怎的，竟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件事——公元一八五二年，自己才不过二十四岁，父亲陈金声完成了峇得利律（Battery Road）的大仓库后，就在那年的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农历新年后的不久，举行了一个石叻坡开埠以来最盛大、最热闹的华族大舞会！石叻坡所有著名的欧洲人、印度人、混种人及华商领袖都广受邀约参加，大事庆祝仓库的落成。陈明水

记得，所有与会者及其舞伴都被要求穿著他们自己民族的传统服装，以便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礼节，所以，舞会办得缤纷热闹，也带来许多盎然的乐趣！陈明水记得，整个仓库张灯结彩，全部披上新装，舞会地点就在顶楼，面对新加坡河，遥望着对岸的许多政府大厦，风景幽绝，极富情调。那天晚上，官盖相倾，嘉宾云集，极一时之盛；男士们都风度翩翩，英姿飒爽，女士们都明艳秀逸，婀娜娴雅。有酒有女，有舞有歌，这是石叻坡空前的一个大舞会！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么热闹过，这么丰盛过……。

“……诸位先生，华民护卫司署今天在这里召见诸位，只有一个目的——向诸位澄清我们海峡殖民地政府对所有新加坡人的立场！如果诸位对这个立场有异议或者不明白的，站在民主自由立场，欢迎举手发问，甚至於表示意见！……”

“诸位先生，华民护卫司署成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保障岛内所有华民的安全和利益，包括英籍华民以及华族移民！任何一个华民，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双脚踩上新加坡的土地，就受我们护卫司署的全力保护！自从一八七七年成立以来，我们都致力於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

“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有两种人特别受我们的关注：新移民以及妇女。许多新移民一上岸，或者上岸不久之后，就被一些不合法的团体所控制，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或者成为他们剥削的对象，护卫司署加强压制危险社团条例，就是要弹压这股恶势力，保护新移民。此外，许多妇女甚至未成年的少女，被诱拐及迫害成妓女，成为性病的传播者，我们已接到许多投诉和报告，正研究如何采取步骤，把护卫司署的保护伞延伸到这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可怜女性身上去……。”

“然而……”毕麒麟词锋一转，坚定的语气中搀揉着挑衅的

意味，波涛汹涌、汪洋千顷地澎湃着：“去年年底，护卫司署的这种权力受到挑战，大清帝国正透过她的机体推行治外法权，准备干涉护卫司署的工作！诸位先生，我代表海峡殖民地政府，郑重地告诉诸位，我们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再发生下去，以免影响我们大英帝国在这里的经济利益……。”毕麒麟一本正经地说得胸红脖子，看看左墙壁钟长针叠在“4”字上，才气吁吁地压低声调，围上一个句点。

一阵掌声，劈劈啪啪地，像农历新年的鞭炮，不住地激荡着。

“毕麒麟先生……”掌声还没完全消失，陈若淮出人意外的站起来，腼腆怯生地抖着声音说：“我觉得护卫司署的做法非常正确！华族新移民在南来时，备受哄骗和欺凌，抵岸后如果没有人保护他们，实在太可怜了！我对殖民地政府的做法感到很激赏！谢谢！”

一阵掌声，像另一串鞭炮，在室内回荡着。毕麒麟微微笑地点着点，表示对年轻人的嘉许。

“在座的诸位先生……”挤在左边角落的章芳琳，似乎还带着新年的气息，一上来就涎着笑脸，不住地向大伙儿作揖：“我觉得毕麒麟先生说得很正确！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尊严和权利必须被支持和维护，岛上所有居民的安全和利益也必须被保护和照顾！我鼓掌表示欢迎护卫司这一番话！”说罢，带头又掀起一阵鞭炮声，在室内不住地回荡。

“主席先生，可以让我以个人的身份表示一点意思吗？”突然，胡亚基以平地一声雷响的姿态轰出两句话，大伙儿仰首望着他，又匆匆忙忙转睛望着毕麒麟，等待他提出答案。

“以个人的身份？哦……。”毕麒麟非常爽利地说：“我们是非常民主的，可以！”

“我出生在广州，十几岁就来南洋谋生；在新加坡居住，少说也超过半个世纪了。由於我在商界有点小成绩，公元一八六七年五十一岁时，被俄国政府委任为俄国驻本坡副领事。因为我对社会有一点小功劳，一八六九年五十三岁时，海峡殖民地政府委任我为非官方立法议员，今天，我还保有此身份！两年后，更被委任为执行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一八七二年五十六岁，被封为太平局绅及法庭的名誉推事，协助政府处理司法事务。一八七七年六十一岁，大清帝国委任我为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一直到今天，我也还保有此身份，也以此身份为荣！去年，日本政府也委任我为日本驻本坡副领事。细细数起来，我集三国领事於一身，又集立法议员、特别委员及太平局绅三职务於一身了。……”

“诸位先生……”胡亚基换了另一种语调，严肃中带沉着，有横扫千军之势：“我以这样的身份，应该有权来代表我个人对毕麒麟先生的话表示一点异议了。毕麒麟先生刚才所谈的，如果从殖民地政府或者大英帝国的立场来看的话，自有其正确的一面！然而，如果从中国或者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事情就不是如此了！石叻坡的华民，尤其是那些占绝大多数的新、旧移民，他们不是英籍民，不是英籍侨民，他们自始至终是十足足的中国人，是大清帝国的子民！大清帝国通过领事馆延伸辖治权管理他们，试问，有甚么不对呢？我们怎么是干涉殖民地政府的内政呢？”

“胡先生……”趁着胡亚基喘气休息的当儿，毕麒麟一阵抢白，插嘴就说：“我们英国殖民政府不能容忍治外法权！你知道甚么叫做治外法权吗？让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罢！这里是新加坡，是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的一部分，不是广州，不是厦门，不是上海，不是南京，更不是北京！新加坡不是大清的领土，大

清无权将法律延伸到这里来！更无权通过领事馆来治理这里的人民，不管这些人民是不是华人！我们不同意你们中国政府的看法和做法！我向你们抗议！……”

“毕麒麟先生……”胡亚基冷峻的眼神光芒四射，闪过四周的听众，也闪过毕麒麟，然后，落在墙上一面英国米字旗上，严严谨谨地说：“我们不是在推行治外法权，这是你们创造出来的字眼，我们不能接受。毕麒麟先生，你承认吗？新加坡绝大部分的华民，新客也好，旧客也好，他们来自中国，他们在中国有更多的亲戚和同乡，他们汇钱回中国，他们订期回去省亲，他们甚至於随时准备回去自己的家乡安老定居！毕麒麟先生，你说，我们有权管治他们吗？其实，不只是他们，在座诸位的英籍华商，大清政府也有权管治你们的！……”

“反对！”章芳琳刷地一声站起来，差点震翻椅子：“主席先生，我反对胡先生的说法！我是英籍华民，在新加坡出世，我只知道大英帝国，坚决反对受大清帝国的管治！”

“毕麒麟先生！”陈金钟猝然绷着脸，怒目视着胡亚基，说：“我完全不接受胡先生的话！我不愿意受大清的统治！”

“毕麒麟先生！”陈若淮也横睇了胡亚基一眼，一迳冷笑地说：“我相信大清帝国应该多费些心神去教育他的老百姓，不要自相残杀，自相欺压；等到教育普及了，老百姓道德水准提高了，国家强了，才考虑管治我们这些英籍华民罢！”

“非常好！非常好！”毕麒麟举起双手，表示欣慰嘉许，笑盈盈非常满足地说：“谢谢你们几位先生表示意见——支持我们海峡殖民地的立场！我相信，新加坡没有人愿意接受大清的管治！”

“主席先生，毕麒麟先生……”一直沉默的陈明水，终于颤危危地站起来，怏怏地说：“今天的大争论，我感到非常抱歉！”

当初我拜托陈德明先生，请他设法营救陈香长，根本就无意涉及这个复杂的问题！只因为他是我们闽南人陈送的后裔，凭着这一点血统上及地缘上的关系，我说服了陈德源，请他出来新加坡奔走一趟。陈德源是个著名的学者，为人非常厚道，他认为既然受人之托，就必须尽责任、想办法去完成它，所以，他最先拜见了毕麒麟先生，然后，再拜见了胡领事，因此，才掀起这一场风波和论战！陈德源上个星期到澳洲去，不能来出席这个会议，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很伤心的！在他四处碰壁回马六甲后，他一再向我表示，他对世事越来越淡然，越来越无心了！……这一点点说明，只能表达我歉意的万分之一，谢谢诸位！”

一阵鞭炮声，出乎意外地炸开来，劈劈啪啪地四处回响，非常热闹。

“陈明水先生是个非常有礼貌和谦逊的人，我谢谢他的发言。……”毕麒麟瞪大眼睛，四面逡巡，嘴巴文文地笑，说：“其实，这件事情来得正好，可以让我们大家把事情弄得更清楚！”

“主席先生，我可以不可以再说几句话？……”胡亚基又站起来，镇定地问着。

“代表你个人？”毕麒麟的问话还没说毕，底下的人就爆笑笑起来。

“是的！”在众人的爆笑中，胡亚基严肃地扬声回答着。

“可以！”毕麒麟只短短一句。

“从中国的传统来说……”胡亚基开腔了，在座的华商领袖纷纷挪动屁股，表示不自在的样子：“任何人只要拥有中国的血统，无论他住得多远，也无论他传了多少代，他依然是中国人，中国政府自然拥有保护他、辖治他的权力。”

“胡先生……”毕麒麟瞅了胡亚基一眼，说：“我们反对你们的血统国籍论！大英帝国跟其他民主自由国家推行的地缘国籍法；以出生地为依归，作为国籍的根据点。因此，任何人士只要是在海峡殖民地出生或踏入海峡殖民地的土地，他就自动成为殖民政府的受保人！没有任何例外。”

“毕麒麟先生……”胡亚基不甘示弱地反驳说：“我们中国自有自己的传统，自有自己的法理根据，为甚么一定要跟你们一样呢？刚才我说过，新加坡绝大部分的移民，无论是新的、旧的，他们都自认为中国人，和中国保持着各方面的关系，凭着这一点，大清政府就有权力管治他们了！血统国籍法是中国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是中国的文化！毕麒麟先生，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个任何一个角落的华民，他们无论从民族感情、文化认同、政治取向或历史渊源等角度，都和中国政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毕麒麟先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你再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会议室里的听众，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吃的是甚么食物？住的是甚么样的房子？享用的是什么文化？毕麒麟先生，对海外华民而言，你还认为血统国籍法不正确吗？……”

“主席先生……”还是章芳琳第一个发言，这一趟，他气得把背后的椅子震翻了，“砰”的一声，大伙儿快要爆炸的心脏，几乎就被他震裂了；“我严重地抗议胡先生这番话！我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效忠的是大英帝国的政府，不受大清帝国的管治！更不是大清帝国的老百姓！请胡先生留意！”

“毕麒麟先生！”胡亚基立刻站起来，指着章芳琳说：“新加坡最先向大清政府买官的，就是1869年的章芳琳先生！他花了坡币——”

“胡先生！”章芳琳虎一声又站起来，打断胡亚基的话头，神

态凝重的说：“我向清朝政府买官是一回事，我是大英子民又是一回事，请不要相提并论！毕麒麟先生如果愿意的话，他也可以向大清政府买官！是不是？”

立刻，一阵哄笑爆炸开来，驱散了室内的火药味，大家不禁松了一口气。

“主席先生……”陈金钟站起来了，他冷静地说：“我也完全不同意胡先生的说法，因此我反对大清的治外法权。……在我看来，三州府的华族应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像我们这种人，属于英籍民，和 大清、中国毫无关系；一类是那些新客、旧客的方言华民，他们当然不是英籍民，而和 大清、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一类人支持殖民地政府，他们那一类人支持甚么政府，我可就不知道了！这两类人，是不可以扯在一起的；教育、家庭背景、文化水平、经济力量、社会地位，都完全不相同，怎么可以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呢！三州府其实有两个华族社会；这一点，要请胡先生仔细观察！大清血统国籍法，顶多只适用于另一个华族社会！何况殖民地政府根本就反对这种理论！是不是？胡先生……”

“毕麒麟先生……”一路走来很少发言的陈明水，轻拍了陈若淮的肩膀后，站起来附和地说：“我觉得陈金钟先生说得很道理！像我们这些英籍华民，虽然皮肤、衣著、生活习惯和那些移民有些相同，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最起码的，他们讲方言，我们说的是大英帝国的语言和本地的马来语！我们这里头的人，会讲方言的就没有几个！所以，虽然都是华民，实际上是两种人呢！我们有大英帝国，伦敦是我们的祖家！请问胡先生，我们跟大清有甚么关系呢？……”

一阵掌声，炸得陈明水脸色红通通，不断作揖，然后，看看掌声慢慢沉寂下来，才弯着背坐下来。

“主席先生……”胡亚基似乎忍受不住，眼睛滴溜溜不停地左转右幌，呼噜呼噜地喘着沉重的呼吸，高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你们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我年纪越来越大了，见闻越来越丰富了，我觉得，我过去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啊！诸位一定读过一本叫做封神榜演义的章回小说；你们看不懂方块字，石叻坡壶古轩有马来文翻译本，我上个月又读了一遍。我要说的是，中国文化就像小说中姜太公钓鱼一样，愿者上钩——你认为你是英籍民，你就做你的英籍民罢！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是大清子民、中国人，那么，不管你住的地方距离中国本土多远，不管你的中国血统是隔了多少代，你就是大清子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诸位，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换句话说，只要你内心向往之，你就可以来归！中国文化不会拒绝你们，中国文化的大门永远敞开着，让你们登堂入室，享用她，并且发扬她！这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我请问你们，你们在座的诸位，包括大英帝国的官员，凭甚么，要中国文化取消这种特质？凭甚么，阻止中国文化发扬这种特质？……”

* * * *

当天会议结束之后，胡亚基就病倒了。

一个月后，他就溘然与世长辞；那天，正好是一八八〇年三月二十七日。胡氏家人根据他的遗嘱，将遗体运回广东，安葬在广州的一个近郊。

(九)

公元一八八一年中秋节上午，座落在丹绒巴葛纳嘉士街(Narcis Street)的金兰庙一大清早，就拥拥挤挤地挤满了从各地方涌来的善男信女，他们携带着最丰富的三牲，虔诚惶恐地焚香膜拜，向清水祖师祷告，也向两旁的包公大人和注生娘娘求福。

“今天是中秋节，人真多呀！”有的人喜孜孜地说着。

“今天又是注生娘娘的诞辰呀！”祀香袅绕之中，冒出另一个声音。

“听说待会儿章大夫要来主持安碑典礼呢！”是个男人的声音。

“重建后的金兰庙，香火更鼎盛了！听说待会儿还邀了许多贵宾参加……。”一个瘖哑的男人声。

“你刚才没看到吗？已经来了好几位！”

金兰庙创立於公元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几乎跟恒山亭同一个时期，是石叻坡闽南人的一个秘密会社。庙内现在有两块石碑，分立於神台左右两边，第一块泐字“金兰庙碑”，立於道光十九年(1839)；另外一块泐有七十四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捐款金额，带头的是杨清海、陈治生及许荣海三位，他们分别捐金三百陆拾元、二百二十元及六十元；左端有“道光十年”四个字，显然的，是创立时所勒的。此外，庙的中庭高悬一匾，上书“德被生民”四个字，为结义诸人创立时所留下的。这三块碑，在这次重建翻新的过程中，章芳琳刻意交代，不准损伤及移动，务必保持原貌。

打从一八三〇年创建到今天，金兰庙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

史了！这半个世纪以来，沧海桑田，朝改代换，当初创建的七十四名结义兄弟物化的物化，返乡的返乡，等到章芳琳接手为大董事时，金兰庙已经由一座以结义兄弟为核心的互助秘密会社，改变为一座门户开放纯粹宗教的庙宇了。

“义结金兰，取义非常深远，只可惜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崩的危险！”接掌大董事的第一天，章芳琳就忧心忡忡地对几位董事说：“诸位看一看，人家在天福宫隔邻的庆德会，创建於一八三一年，不过比我们金兰庙晚一年！然而，屋宇依然堂皇可观，为甚么，为甚么我们金兰庙落得这个地步呢！”

“创办庆德会的三十六位董事都是批发商和贸易商人，”一名董事这么解说：“他们在组织这个类似家族性质的互助会时，已经为它购置了八间在石叻坡市区内很有价值的店屋，作为它的永远产业；另一方面，他们的董事有的现在还活着，比如薛文仲等人，每年清明、孟兰节及冬至，都会来主持祭祀典礼，顺便照顾照顾庙宇，金兰庙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

“我们从新整修扩建！明年中秋节就要它完工，并且举行安碑典礼！”章芳琳下定决心，向董事们说：“不要输给庆德会！”

“安碑典礼！”今天日子非常吉利，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安碑典礼了！上午八点多，章芳琳全身清朝礼服，头戴二品官帽，在众人的陪同之下，一跨进金兰庙，就迫不及待地问：“来了些甚么人？”

“呵，大爷！陈金钟，陈明岩，陈若淮，陈若锦，余有进，余连成都来了……”金兰庙的老司阍战战兢兢地说：“还有一些长泰会馆来的人，小有不太认识！他们……都在侧边的大厅等候大爷！”

“哎唷！诸位久等了！真对不起！真对不起！”章芳琳人还没到大厅，远远望见众人，立刻扬声打哈哈。

“章兄！章兄！真有本领！”陈明岩第一个跨上去，一面弯腰哈哈，一面哆哆嗦嗦地说：“上次弄了一道道员衔，前个星期又弄了一个二品衔！真了不起！真了不起！……恭喜，恭喜……。”

“章伯伯！恭喜你得二品封典！真使人羡慕呀！”陈若淮、陈若锦两堂兄弟也趋前道贺。

“恭喜！恭喜！”其他众人也蜂涌而上，纷纷向章芳琳握手。

“谢谢，谢谢，真是不敢当！真是不敢当！”被围在中央的章芳琳，觉得这个时候他是世界的核心了，不禁喜上眉梢，兴孜孜地说：“要是胡亚基去年没死掉，恐怕就捐不到这个二品衔了！”

“是呀！胡亚基也未免多事了一点！”陈金钟百忙中能抽空参加这个安碑典礼，算是非常赏脸了；现在，他居然帮章芳琳说话了：“人家用金钱买官捐爵，他竟然也要多嘴！他难道不明白吗——这也是做买卖呀！”

“陈兄太赏脸了！不敢当，不敢当！”章芳琳觉得很高兴，马上谦逊起来了。

“听说胡亚基死后……”陈若淮站在章芳琳的对面，眼睛一眨一眨地问着：“由领事馆里的一位随员苏桂清的升为代领事，不知可有此事？……他，他……他是怎么样的人呀？”

“对了！我先打岔问一下；令尊近来身体好些吗？”章芳琳想起陈明水卧病一个月了，立刻挡开陈若淮的话，问道。

“呵，老人病；大概也没甚么！时好时坏的，现在已不来石叻坡了！”陈若淮认真回答。

“要他多保养啊！……”章芳琳表达了关怀之后，话题立刻一转，又谈起大清领事馆的事了：“金钟兄，你可曾听过这位苏代领事的大名？”

“无名小卒，谁知道他是谁呢？”陈金钟讪讪然地说：“听说

他四月一日还致函给海峡殖民地政府，要求承认他代领事的职位呢？几天以后，听说我们的总督史密士（Cecil C. Smith）回信拒绝了！海峡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同意在新加坡设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国领事馆呀！”

“你也听到这件事！”陈明岩接着陈金钟的话头，说下去了：“我还听说过，后来，史密士还写信到伦敦的殖民部，要求殖民部拒绝姓苏的，更拒绝大清永久性的领事馆。听说大清帝国新上任的驻英法公使曾纪泽非常能干精明，在他的斡旋和压力之下，殖民部终于同意姓苏的地位，史密士似乎也无可奈何了！”

“大清实在太过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那位姓苏的似乎为人还不错，只是太没名气了！”章芳琳表示同情地说：“海峡殖民地政府不满意的，主要的大概也是这一点！不过……听他上个星期告诉我，一位新的领事将在这一、二个月内从北京来这里上任，据说，还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外交家！新加坡领事馆也许将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设置了！”

“到那个时候，捐个官来光宗耀祖也还不错呢！”陈金钟认真地说。

“章兄已经抢先了！”陈明岩话一出，圆圈內立刻哄堂大笑起来。

“章大爷！”刚才那位老司阍打断了众人的笑声，说：“后房的茶水准备好了！请诸位过去用茶！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诸位董事，请先到后房休息一会儿！”章芳琳伸出右手，作延请让路之状，客客气气地说：“我到前堂巡察一趟再回来！”

前堂烟火弥漫，烛香辉煌，到处都是善男信女，有的穿著简陋，有的穿著著华，老的，少的，虔虔诚诚忙着祭祀。堂中的清水祖师，闪烁的金身染了斑斑驳驳的烟尘，看起来真像一尊

古董了。拱抱的楹柱，是刚刚粉刷过的，摸起来还是一尘不染，似乎是新近才按上似的。金兰庙，好个金兰庙呀！当初七十四英豪缔结金兰，誓为生死刎颈之友，恐怕含有深意在呢！带头的三个人陈治生、杨清海及许荣海，虽然都是石叻坡开埠时的大殷商和大地主，但是，他们在福建帮的领袖群里根本占不到一席的地位，何以金兰庙会由他们来领导呢？当时福建帮公认的领袖薛佛记最有资格来领导了，但是，他连一分钱也没出！可见这金兰庙的确颇有神秘性，和公开性的社团有很大的不同！记得公元一八四六年，那个时候自己不过二十一岁而已，新加坡自由西报就曾经报道过一宗私会党闹事的事件，他们集会的地点就在“祖师公会”——很明显的，就是金兰庙了！那么，金兰庙创设的宗旨和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那七十四兄弟的身份，不是隐隐约约可以了解了吗？最令章芳琳感到迷惑不解的，当时和秘密会社最有影响力的陈送，为甚么完全没有参加呢？……为甚么陈送的曾孙会成为义兴的重要领袖呢？……

“为甚么？……”章芳琳且走且想，不觉已经走到了右厢。

“大爷，新的石碑就在这里！”司阍佝偻着背，咧着嘴说。

“嗯，且让我过去看一看……”章芳琳双手抓着背后，挺着肚子，昂起胸膛走过去。

“好石！好石！……”石光闪闪，青中透白，章芳琳不禁赞叹两声，然后，细细地从头读下去：

“尝谓天下有不可知之祸福，断无不可敬之神明；神明者，所以御灾捍患为万民造福者也。使其庙宇倾颓，漠然不顾，则妥神灵之谓何？不几以崇而奉之者，转为狎而玩之耶？兹者金兰庙清水祖师神殿，创於道光十年，迄今日久岁深，栋宇崩颓，垣墉废壤；每当风雨交作，不无倒塌之虞。明云托庇宇下，素沐神庥，觐衰落之情形，动寸衷之惻恻，独行己志，敢

云一木难支，聊尽此心，不必众擎易举。於是庀材輦石，择吉鸠工，故革鼎新，观成指日。从此规模壮彩，益增聪明正直之灵；庙貌重新，永享黍稷馨香之奉，则庶几神安人乐，患殄灾消，人不敢藉此邀福於神，而神亦必锡之以福矣。是为引。诰封三代通奉大夫晋秩二品衔中宪大夫章明云敬勒。”

“诰封三代通奉大夫晋秩二品衔中宪大夫章明云敬勒！”章芳琳把最后一句反覆地诵读两遍，看看心头满意了，才别过头来往庙里的天井望过去，呢呢喃喃地念着：“章明云！章明云！……”

“这位就是章明云——章芳琳先生！”突然，章芳琳想起大清帝国在石叻坡开设领事馆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八七六年，那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当大清帝国驻英大使郭嵩焘路过石叻坡时，他参加欢接团成为接待员之一，站在码头迎接郭大使的情景。胡亚基陪着郭大使一行人，从船舱走出来，将石叻坡的名流，一位一位地介绍给郭大使认识。

“呵！是章道员！”章芳琳由於多次向清廷捐献赈灾巨款，因而於一八六九年获得道员衔，所以，郭大使如此称呼他。

“郭大人万福！”章芳琳没想郭大使如此尊称他，一时受宠若惊地行了一个恭敬的大礼：“请郭大人多多指教！”

那天，正好福建船政厂的一艘战舰出巡到此，带来好几百名海兵，带兵的蔡国祥及蔡国喜兄弟恰好又是漳州人，一时之间，官盖云集，车水马龙，非常热闹。章芳琳顶着道员衔的荣誉，周旋於嘉宾之间，份外觉得皇恩浩荡，宠爱有加。

“海峡殖民地总督威廉哲威斯（William Jervois）爵士的代表毕麒麟先生到！”就在郭大使和众位贵宾握手寒暄后，准备登车赴旅馆休息时，有人喊着口令。

毕麒麟这个时候，官阶不过是总督的传译官而已，不过，由

於和总督非常亲近，所以，影响力相当大。章芳琳还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呢！

章芳琳记得，那时候的副使是刘锡鸿，随行者有参赞黎庶昌，传译张德彝，户部员外郎凤仪，随员有刘孚翎、张斯询、姚狄望及武牟等七人，一团数十人，声势浩大。使节团只在石叻坡逗留两天，时间非常短促，不过，行程却非常紧凑——派代表谒见总督，到皇家山参观炮台，赴法庭聆听讼案的审讯；此外，还有南生花园及洪家花园观光！南生花园是胡亚基经营的，使节团对园内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各式各样的陈设，都叹为观止。那一天，作为主人的胡亚基真是出尽了风头！洪家花园是闽广人的公地，园内有花有草，有山有水，清幽雅致，使节团也留下深刻的印象。石叻坡北上时，总督哲威斯爵士还亲自到码头来送行呢！也就是因为如此，自己才有机会和总督握手，一瞻风采……。

“大爷！安碑的时辰到了！”突然，一个老人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仰视天井，阳光已经向中天爬上了一些了。

“来！”章芳琳忙一叠声地应着：“就来！我就来！”

× × × ×

安碑典礼结束，章芳琳没等宾客离散，自己就辞别先走了。

“今天是章壬宪义学开办的第一天，非赶着过去不可！”虽然义学由他长子章壬宪主持，不过，他到底还是年轻，所以，典礼一结束，章芳琳只好非常抱歉地说：“恕罪了！恕罪了！”

“应该的！应该的！”有的嘉宾说。

“没关系！咱们都很了解，请罢！”

跳上马车之后，章芳琳的心思就像车前那两匹马一样，颠

颠蹭蹭的，左摆右摇，没有一刻安静……。

“我们虽然是福建人，但是，福建人也有漳州、泉州、永春及长泰的分别呀！”突然，他想起了他父亲章三潮讲的一番话：“虽然奋斗了这么些年，我们章家已有些基础了，你们俩兄弟也能独当一面；然而，我们长泰毕竟只是个小地方，地小人寡，力量太单薄了！泉州及漳州人来此历史悠久，人口也众多，处处站在我们前面，那是必然的。以呷坡及石叻坡来说，谁不知道薛佛记和陈笃生这两个大家族呢？他们是漳州人，他们取代了泉州人的地位，领导福建帮超过了半个世纪！现在，又开始冒出陈金声一家人了，他们是永春人；呷坡青云亭的亭主已经落在陈金声的手中，石叻坡方面，恐怕迟早也是永春人的天下了！……”

“那么，我们长泰人呢？难道就不应该有长泰人的天下吗？”章芳琳那时年纪还很小，不过十来岁，在他父亲的薰陶下，也逐渐关心起帮派的竞争的事情。

“当然可以！”他父亲眯着笑眼，肯定地说：“只要你们兄弟合作，人口少一点，也依然可以称王称霸，开创自己的天下的！”

“是的！我要称王称霸！在漳州人天下还没结束之前，和永春人争取领导权！”他记得，他曾在父亲面前，暗地里这么誓言。

在章芳琳、章芳元两兄弟通力合作之下，章三潮创设在直落亚逸街的长越号的业务蒸蒸日上，除了烟酒、土产之外，又逐渐伸出触须，和潮州帮巨富陈成宝及陈旭年合作，开始在鸦片方面进军，并且取得香烟的专卖权。生意的鸿展，使章三潮父子的声誉一天比一天卓著，福建帮的大小活动没有长越号参加，几乎就逊色几分了；所以，崇文阁创办，他们应陈金声之邀，捐金四十；天福宫开办，他们捐金一百八十七元；数目虽并不是最多，但是，他们在福建帮里的地位和潜力，都是不可

忽视的！只要有朝一日时机到来，谁说长泰人不能开创自己的天下呢？慢慢等着瞧罢！总会有一天……。

“唉，兄弟失和，孤单的长泰人更孤单了！……”想到兄弟失和的事，章芳琳不禁噙着热泪，心里不停地长吁短叹着。

父亲章三潮逝世之后，兄弟就开始闹别扭了！哥哥独揽大权，弟弟怀疑哥哥，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慢慢地，哥儿俩竟然闹翻了！最令章芳琳吃惊的，是弟弟居然到法庭告他，说他伪造父亲的遗嘱，把家里的事业大部分揽在自己手上……。

“我做大哥的，由我做总指挥，难道不对吗？……”那一阵子，章芳琳的确义愤填膺，逢人就发牢骚地说：“再说，捐助海唇福德祠的扩建工程，用的是兄弟两人的名义！前几年，把直落亚逸的一片土地捐给福德祠，用的也是兄弟两人的名！我到底独揽了甚么呢？……既然不念兄弟之情，硬是要控上法庭，那么，我这个做大哥的，只好奉陪了！……”

公元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开庭，经过几天的审讯，最后，因为证据不足，大哥章芳琳被判无罪。不晓得真心诚意呢？还是另有原因？一个星期后，长泰会馆联合其他应和会馆等九个团体，共同设宴为他庆祝官司胜诉！这有甚么好庆祝呢？兄弟操戈失和，闹上法庭官司胜诉，也被当作庆祝的一个藉口！吃了一夜闷酒回来后，他记得清清楚楚——两个晚上失眠了！

“只要一日时机到来，谁说长泰人不能开创自己的天下！取代漳州人呢？”第二年，他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封为太平局绅，这是他获得大清帝国道员衔后另一次的殊荣了！为了庆祝荣膺太平局绅，也为了洗刷一年多来的消沉闷郁，他决定办个最成功的酒宴，邀请石叻坡及呷坡所有的大贾和绅士：“我要完成父亲的遗志！开创长泰人的天下！弟弟既然闹意见，我自己来……。”

就在那次酒宴上，章芳琳第一次看到陈金声的孙子——陈

若淮，一名身裁清癯的十五岁少年。

“风度翩跹，就是单薄了一点！”当陈明水把他引到面前来的时候，章芳琳只那么一窥，心里就不住地想着：“太单薄了！日后恐怕……。十五岁就带出来磨练，好个父亲！永春人真有一套！”

自此以后，章芳琳除了落力发展自己的事业之外，也落力为整个石叻坡的民众提供服务，以便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久之后，他发现巴西班让寓所“苑南园”旁边山坡上经常有人燃香膜拜，而且香火越来越盛；公元一八六三年，他索性在山坡上盖起双狮大伯公庙，让华人社会心目中对他肃然起敬。去年，他接掌历史悠久的金兰庙，巡视的第一天，就下定决心重新整修：“我章芳琳对社会公益，不会落在你们漳州人之后，也不会比永春人差！……”

“孩子要从小就开始磨练！……”那次见过陈若淮之后，他觉得，他简直是上了一课了。自此以后，他也开始训练自己的孩子了。

“怪不得永春人发得那么快！”他由衷地赞叹着。公元一八七五年，他创办苑生英文学校，就交给他的孩子负责，让他从中学习，以便将来有本领跟人争一日之长短。没想这孩子真不错，几年来，居然把学校搞得有模有样。

“为甚么你自己不办一间学校？”前几个月，突然他兴起一个念头，禁不住问着他的孩子章壬宪：“用你的名字作校名！”这也是磨练孩子的一个机会呀！间接也可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

只不过两个月而已，座落在合乐律的章壬宪义学就完全筹划成功了！今天，就等着他去主持开幕典礼……。想到这里，章芳琳不禁耸耸肩，显出任重道远的样子。

“有一天时机到来，我们长泰人……。”嘴边喃喃地说。

(十)

“大舍！”陈若淮刚刚把一笔帐目解决了，呷坡青云亭的财副理小李就踏进店里，喘着唏唏嗦嗦的气，说：“老爷要小的来请大舍，请大舍回去，青云亭明天晚上召开理事会，有急事要您去协力。”

“甚么急事？”小李奉父命乘船来召，一定是紧急事件，陈若淮知道此行必定免不了，所以，一面搁起账簿，一面疑惑地问着：“明晚召开理事会？”

“听说英国人要在三宝山旁边开辟一条马路！”小李摊摊手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

“开辟一条马路？”陈若淮大惑不解，眨着眼睛问：“那有甚么关系呢？”

“那条马路要穿过三宝山呀！”小李跺跺脚，焦急地说。

“怎么可能？”陈若淮知道小李道听涂说，准是没把话传得正确，只好把帐簿收拾起来，一边望着店门口喊道：“小邱！呷坡的船几时开？”

“还差半小时就开程！”小邱是老总管的孙子，负责石叻坡及呷坡之间的航线。他们陈家有四条中型的货船专跑这条航线，每天对开一班，每班一天半的时间即可抵达，算是很方便的了。

“现在是下午两点，明晚召开理事会，也许还来得及呢！”陈若淮收拾了几件衣服，交代了店里几件事后，就跟随在小李的后面，踏出丰兴号，心中禁不住嘀咕着：“只可惜明天错过了领事馆那个会！……听说，那位新到任的领事准备设立会贤社，每月聚会一次呢！……”

“堂哥！”突然，陈若淮想起上个月（八月）十八号日那天

晚上的事……那天晚上，丰兴号正打烊的时候，堂弟陈若锦骤然出现在门口，身影还没亮清楚，声音却扬得可以震惊店里所有的人：“早上你没到码头去，实太可惜！太可惜了！那位新领事，叫甚么左秉隆的，生来虽然矮小，但是，英语却非常好！简直满腔牛津英语呢！……真是……真是了不起！”

“他的英语真的是那么好？”陈若淮看着堂弟蹑蹑蹑蹑跨进来的样子，只好接腔地说：“听说他是举人，在同文馆读过很多年的英文，又曾经跟随曾纪泽在伦敦住过好一阵子！英文好，可就没听说过了！……”

“可惜你早上没空！”陈若淮眉飞色舞，说到生动之处，禁不住比手划脚，当众表演起来：“他一下船，跟来宾握过手之后，就那么挺胸直立地站在岸边，向大家演讲；诸位女士和先生们，今天……。”

海峡殖民地政府为什么允许大清帝国直接从北京派一名领事来呢？那天晚上，堂弟陈若锦走了之后，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老是想这个问题——几年前，听说海峡殖民地政府根本就反对在这里设置大清帝国的领事，后来，碍於伦敦方面的压力，殖民地政府终于同意了，不过，必须基於下列几个条件：第一、领事馆的设置只是临时性的一种权宜；第二、领事人选必须是一位具高尚品格及良好社会地位的新加坡华族居民；可见海峡殖民地政府根本就不欢迎大清帝国在这里设立领事馆了！如今，为什么允许他们从北京直接派人来呢？而且，英语又说得那么好！所谓临时性的设置，岂不是要成为永久性的了吗？毕麒麟本来就恨透大清帝国的领事；这一下子，可不是要演成铁公鸡相斗了吗？……

后来，陈若淮才知道，他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新领事来了一个月，一点声音动静也没有！既没出门访问任何人士，也

没举行过甚么宴会，石叻坡市面上依然一片沉静，谁知道有个新领事左秉隆其人！

“堂哥！堂哥！”昨晚，又是陈若锦跌跌撞撞地奔进丰兴号，人没站稳，嗓门就拉开说：“你听到消息吗？后天早上领事馆将隆重举行一个聚会，宣布成立英语雄辩会及其办法——你去不去？”

“英语雄辩会？”陈若淮满头雾水地问着：“辩论些甚么？……”

英语雄辩会原来是新领事左秉隆蛰居一个月后的第一个活动计划，他准备利用领事馆的大客厅，每月初一及十五，举行两次国事与时局的讨论会，邀约石叻坡任何有兴趣的人士前来参加，由新领事亲自主持及总评，优胜者有奖金——

“听说他将全部的薪俸捐献出来，作为优胜者的奖金呢！”陈若锦似乎像个包打听，消息抖了一件又一件：“听说，还是用英语辩论呢！”

“用英语辩论？”陈若淮将信将疑地觑着陈若锦，似乎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些答案似的：“那……那……参加的人不是只有我们这些海峡侨生而已？……”

“只提供给海峡侨生……每月聚会一、二次……”太阳张开巨大的伞盖，把整个石叻坡热辣辣地罩住，吹不进半丝风，荡不起半丝浪，陈若淮在小李的陪同下，跳进自己店里的船后，一面半眯着眼环视船内的乘客和货物，一面咕噜咕噜地在脑海里泛着各种的思绪；雄辩会……好个名称呢！而且还把薪俸捐了出来呢！……那些半个英文字母都不懂的新客和旧客呢？他们没份参加！……他们根本话都说不通，怎么还会辩论！上次陈金钟说得对，三州府的华族社会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没受教育的新客旧客，那些社团、私会党，就是这帮人搞的；一个是

海峡侨生，像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大英帝国及海峡殖民政府有关系的人，也受大英帝国及海峡殖民政府尊重的人！……问题是，呵，问题是，……左秉隆为甚么要对准我们搞一个订期的雄辩会呢？为甚么对象不是新客旧客呢？只把海峡侨生当作整个华族社会吗？……每月讨论的还是国事和时局的问题呢！难道他要通过雄辩会，和海峡侨生多多接触吗？想从海峡侨生的言论里，了解甚么吗？……很可惜呵，很可惜呵，我无法跟堂弟一道去参加！……

第二天晚上七点半，陈若淮和小李总算赶回了马六甲。上了岸之后，他们就直奔青云亭，抵达青云亭时，恰好是八点正。陈若淮想，会议已经进行了几十分钟了，大概正进入主要的议程罢。於是，轻手轻脚地推开会议室的板门，满室人影在昏暗的灯光下霸占了陈若淮的两隻眼眶，真让他吃了一惊呀！轻声轻气地闪动着眼珠，向四周扫瞄一遍，只在前排右侧留着一个空位；大概是留给自己的罢！跟坐在主席台上的父亲点个头后，把行李交给小李，自己就低着头弯着腰，侧身侧影地把身体填在那张椅子上……。

“亭主……”陈若淮还没坐定，就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原来是本年度新炉主陈有德，他已经担任两届的炉主了，对亭里亭外的事，素来热心得很，这个时候，正哑着老咽喉，一句一句地说：“在下的认为，我们不能再让公班衙搞下去！一个星期的停工期限很快就到来，我们应该想办法！”

一个星期的期限？难道殖民地政府公务局已经开路了？难道坡众人士抗议了？否则，怎么会有一星期的停工期呢？……陈若淮捂着脸颊，且听且想，一直想不通个中原委。

“诸位理事和里长们……”陈明水这一阵子身体坏得很，这时候，他撑着一副瘦伶伶的骨架子，拖拖沓沓地说：“十五年前，

也就是公元一八六六年，公班衙已经在三宝山这南边的地段上动过脑筋了！那个时候，我正当上亭主不久而已；那时候，我们制造舆论抗议！结果，他们让步了！诸位不晓得还记得吗？年纪像我这般大的理事及里长恐怕就听说过了！……在第一任亭主梁美吉的时代，青云亭也碰过相同的事情……。”

“英国殖民地废除呷坡甲必丹制度之后……”陈若淮一面看着父亲颧骨毕露的脸，一面想起小时爷爷说的话：“就是不承认我们青云亭和荷兰人买地的契约，所以，老是要破坏我们三宝山！”

根据爷爷陈金声说，三宝山这块大山地，是呷坡第三代甲必丹李为经晚年花大钱及卖家产购入送给青云亭，当作坡众所有人士百年身后埋葬之用；英国人来了之后，却不承认这樁买卖，老是动这座大山地的脑筋。爷爷说，第一任亭主梁美吉即位不久之后，英国殖民地工务局为了开辟山边一条公路，竟然毫无忌惮地铲平三宝山南麓的土地，以致於骷髅遍地，暴尸露骸，整个华族社会哗然惊骇不已。所幸梁美吉领导有方，一方面掀起华族社会的舆论，制造社会压力，一方面不亢不卑地向英国人斡旋折衷，经过半个多月的奔波，总算让英国人死了这条心，让华族社会松了一口气……。

“为了让英国人了解我们坡众对三宝山的重现……”陈若淮记得爷爷一面抿嘴而笑，一面得意地说：“梁美吉於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还把整座三宝山修葺一遍，包括除草斩木，开辟后山以及安置路牌呢！梁美吉真是了不起呀！……”

没想阿爸就任第四任亭主不久之后，英国人又动起三宝山的脑筋；那时阿爸还年轻，有能力领导整个坡众，把英国人击跨！现在，英国人乘着阿爸年纪老迈，又再动起歪脑筋，看来恐怕凶多吉少呵……。

“……那个时候，亭主梁美吉领导有方，他一面……。”陈若淮痴痴地听着他父亲的话：“……这一次，我们也制造了舆论，也呈递了抗议书，但是，公班衙跟上两次作风不相同，他们没有完全让步，只宣布停工一个星期！这真是奇怪了！难道一个星期后又开工？或者是再宣布完全停工？……”

“大主爷……”坐在后面的是鸡场街里长曾永福，他闪着雪白耀眼的牙齿，笃笃定定地说：“在小的认为，这是公班衙第三次动三宝山的脑筋了，看来他们似乎志在必得了！在下认为，我们除了掀起舆论，向他们施展压力之外，也应该想条万全之计。万一他们坚持下去，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不会说眼巴巴看着他们把我们的祖坟铲除掉！不知道大主爷及诸位理事以为如何？”

“主爷！”坐在侧边是东圭纳街里长吴长泰，他没等曾永福坐下来，刷地就站起来开腔说：“我觉得曾兄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应该想一个应急的办法，万一公班衙不肯让步，我们还有得补救哪！”

“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人群中，发出许多附和声。

“有道理！应该这么样办！”一个清晰的声音。

“诸位理事，各位里长……”陈明水坐在主席台上，一面摆手要大伙儿保持肃静，一面望着身旁的财副，然后，低着衰弱的声音说：“前几天，我和财副到公班衙交涉时，他们说得非常明白，因为三宝山麓是座小山谷，地势相当低，若要在那儿开一条公路，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沿着山腰削土为路，如此的话，受影响的墓穴非常多；另一个办法就是沿着山坡填泥土，把小山谷填满泥土，然后开路过去。根据工务局的人说，他们目前正是采用第二个办法，所以受影响的墓穴只有数口而已！这条路是开往麻坡的，对呷坡及麻坡的来往有密切的关系，他们

已搁置两、三次了！此次坚持非开辟不可！我们当然不愿意他们危及三宝山任何一口墓穴，何况是数十口呢？刚才几位先生说得对，我们应该想条退路，万一他们坚持不让步，我们还有应急的办法，在这方面，不知道在座诸位有甚么好主意吗？”

“大主爷……”干冬地头里长王绍成刷地站起来，气势高昂地发言：“在下的认为，公班衙这次似乎有意蛮横到底，根本不把我们坡众摆在眼里！三宝山是我们坡众的命根，我们的先人就埋葬在那儿！他们要开路通麻坡，难道不会绕道吗？为什么偏偏要通过三宝山呢？这明明是跟我们坡众作对嘛！既然他们横来，在下的认为我们就应该横去！……”

“对！他们既要横来！我们也只好横去了！”一些年轻人都附和着，似乎都要站起来了。

“对！我们难道怕他们不成！弄点颜色给他们看！不用怕！”

“甚么地方不动土，偏要动我们的祖坟，简直欺人太甚！不要示弱！干下去！”

“对！不要软软弱弱，像老人家办事一般！应该说干就干！给点颜色他们看！”有的年轻人磨拳擦掌，似乎挥手要打架。

“大主爷……”王绍成看见人声沸腾，知道自己说出年轻人的心声，於是，又站起来扬着嗓门说：“我们干冬地头有一伙小刀会的，人数不太多，少说也有数十名！小的认为我们就请他们协助！万一他们硬是横来，我们就只好向他们说对不起，然后暗中请小刀会干掉他们几个再说！……”

“对！应该干掉他们一、二个！”

“他们挖我们的祖坟，我们就搬他们的脑袋！”

“同意！给他们颜色看！”

“干！只有这样干！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会议室内闹喳喳，一片声海，澎湃激荡，汹涌升腾。陈明

水站起来，不断地挥手示意，要大伙儿安静下来，但是，声浪依然澎湃涌升，毫无减退的形势。陈若淮感觉到，不但他自己已经被掩埋了，连他父亲也快要没顶了！王绍成居然要借重私会党的力量来解决问题！难道他跟私会党有来往吗？否则，他怎么敢开口向他们借兵呢？……突然，他想起一八七四年十六岁那年的事情，据他父亲说，那年呷坡一连十几天私会党闹事……。

“据说，经过十三年血战之后……”清楚地记得阿爸说过：“拉律终於在安抚委员会的安排下宣告和平了。海山公司分配得几块锡矿蕴藏量丰富的吉辇地区，占了很大的便宜；义兴非常不满意，义兴大头目甲必丹陈亚炎在部下的怂勇之下，几次想毁约，继续再斗下去。后来，终於按下火气，维持一个太平局面。但是，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他们在呷坡开辟战场，在呷坡跟海山直接对垒，杀他们的人，抢他们的地盘，也伤害了无数的坡众！整整闹了十几天。……”

这些人，真是说干就干！……根本不考虑事情的后果！怎么干冬地头选进一个这么样的里长呢？唉……当年呷坡的械斗，据阿爸说，亏得薛文仲到海山去疏通，也亏得陈德源向义兴买人情，才很快地按下来。据说，陈德源为了这件事，在虎穴里被揍了三个大拳头呢！薛文仲从海山虎穴回来后，据说病了整半个月！也幸好他们有线可走，不然的话，那阵子的呷坡，不是要成为第二个拉律了！这次是王绍成了，难道他有线可走吗？……

“乱世用重典！大主爷，我们明也要，暗也要！”王绍成高声地说话，把喧闹声盖住了。

“大主爷！俗语说，急病用重药！现在，是我们用重药的时候了！”

“各位理事、里长……”陈明水撑起僵直的身体，射出炯炯逼人的眼光，向王绍成那班人瞄过去，二话不说，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青云亭从不做暗里事！不要说小刀会，就是海山、义兴同时出面，把他们宰光殺光，我们青云亭也绝对不做！”

陈明水只这么几句话，就把底下的众人烫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阿爸说得对呵！陈若淮眨着眼睛想，青云亭从来只出面调解私会党的纷争，那里有过召请私会党出面调解青云亭事件的先例？呷坡械斗，是青云亭请人出面调解的，还有……对，还有一八七七年自己十九岁那年，那海山及义兴携手合作要暗杀大清帝国领事胡亚基的事件，哼！那件事如果真的干下去的话，新加坡自由西报不但要发头版头条新闻，三州府华族社会恐怕会爆炸！清朝固然是反了，但是，朱明的江山恢复了吗？哼！这些人，办事一点也不负责任！虽然义兴、海山自此驰名天下，为千人惧万人服的对象，党徒自然也迅速增加，但是，大英国会放过你们吗？会饶了你们吗？……那天晚上，自己不知从那儿来的机灵，下车没多远，就看见南生花园外头黑漆漆一团团的人影，样子非常不对！果然不出所料！……幸好陈德源叔叔认出陈香长，才发现事情的蹊跷！……可怜那陈香长，迄今还被关在牢狱里，已经几年了……。

“各位理事、里长……”停顿了一会儿，看看大伙儿毫无动静，陈明水接着自己的话头，又吁吁嘘嘘地说下去了：“这条马路如果铺设成功，对我们呷坡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反而应该力促其成才是！问题是，是不是有办法不要伤害三宝山的一沙一土，来完成它呢？这才是我们所要思索的！”

“绕道啰！叫他们绕道啰！”曾永福站起来说了两句，就坐下去了。

“是呀！绕道！绕道呀！……”

底下又是一片声海，汹涌泛滥，噼噼啪啪地向四周的墙壁拍击着。

绕道？耳朵被淹没在声浪中的陈若淮，一面摇头一面想；要他们把马路绕道？这怎么可能呢？而且也很不经济呀！山麓泥土多得是，削了就填下去，不是很简单吗？为甚么要绕道？山麓……泥土……绕道，哼！又是喊绕道，绕道……泥土……绕道泥土，绕道泥土！对！为甚么不绕道取泥土？为甚么不绕道取泥土？从别地方取泥土来填山麓的小山谷，那么，事情不是就解决了吗？对！这是好主意呀！

“阿爸！诸位理事、里长、父老们……”陈若淮兀地冲出声海，像大海豚在海中潜游冒进后，豁然冲破海面，向天空冲腾而上似的，只见他不断地闪动着炯炯的的眼神，郑郑重重地咬着每个字音：“为什么我们不请公班衙绕道到别的地方取土？只要他们肯绕道取土，就不会动到三宝山一沙一石了！当然，绕道取土要花更多的钱，但是，我们津贴他们！这一笔绕道的费用由我们青云亭支付给他们！甚至多出的工作天的费用，也可以由我们青云亭垫出来！……”陈若淮越说越起劲，思路也越来越清朗明亮，一个惊叹号刚标下，立刻又标下第二个；第二个刚标过，马上扬声准备轰出第三个；“我们青云亭甚至可以在附近买座山送给公班衙，让他们到那边取土来填山谷！相信这是一条可行之计！”

陈若淮万万没想到，他在理事会上一时冲动所提出来的建议，竟获得大伙儿的支持，尤其是他老父，对他更是嘉许备至：

“真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花钱能解决问题，就是上上之策！就是上上之策！”

第二天，陈明水准备天天在青云亭坐镇，分三路进行，尝

试在近期内解决公班衙削山填路的棘手问题。第一路由他自己带队，向呷坡各殷商劝捐，以叻币二千元为目标，准备买山送给公班衙，让他们绕道取土填路；第二路由薛茂元负责，陈若淮也参与其事，他们专门和公班衙及工务联络，向他们洽商再把停工期限延长一个月，以便让青云亭有足够的时间去筹款买山，他们也负责向公班衙及公务局提出绕道取土的建议；第三路由理事陈振生带队，他们负责就近物色山地及洽商价格，以便在公班衙及工务局同意绕道取土之际，立刻购入山地，然后马上转送当局……。

“大主爷！”干冬地头王绍成在会议将要结束之前，还是心有不甘地站起来：“我们完全同意大主爷上述三条路的工作；我们认为走完这三条路之后，三宝山的祖坟应该完整无缺了。如果三条路之后，他们还是不肯让步，在下的认为，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我们干冬地头的人将补上最后一条路了！”

筹款工作进行才一个月，农历新年马上就降临了。跟往年的农历新年一样的，一八八二年的农历新年也热闹缤纷，整茸房子的整茸房子，添购年货的添购年货，而那些在石叻坡经商的呷坡人士，无论男女老少，也趁着新年的降临，纷纷打点行当返乡度假。平时已经热闹繁荣的呷坡，在这农历新年的前半个月，更显得一片欢欣腾乐。这个把月来，尽管人人笑脸盈盈，眉梢张扬，然而，亭主陈明水却是日夜战战兢兢，天天神不守舍，席不暇暖，不是早出晚归到各地募捐筹款，就是在陈若淮的陪伴下到青云亭坐镇，指挥各路工作的进展。公班衙原则上答应停工期限展延至农历正月二十五，也就是洋历三月十日；工务局原则上也答应接受青云亭捐献一座新的土山，作为取土填谷之用，不过，筹款工作及买山手续一定要在三月十日期满之前完成，否则公班衙将下令工务局开工，就三宝山取土填谷

……。

“如此的话，干冬地头的那些小刀会的人马，可就要闯祸了！”陈明水每天傍晚回家，踹进大门，老是弹着相同的调儿：“那时，谁还收拾得了呵！”

“这也难怪人家呀！”他的太太薛三娘，第二任亭主薛佛记（文舟）的三女，看见陈明水长吁短叹，也只有这么安慰他了：“干冬地头的里长以及一些要人的墓穴就在山角边，工务局再挖下去的话，就是他们的祖坟了！人家怎么甘休呢！”

就在农历新年前的一个星期，第三路的陈振生出现了好消息——他们在三宝山不远之处觅得一座适中的土山叫武吉峇汝 Bukit Baru，索价叻币一千五百元。尽管陈明水目前筹得的款项只有八百元，包括拨款资助工务局的绕道运输费三百元，还差上近千元。不过，土山既然有着落了，而且地点适中，符合公班衙及工务局的条件，问题就解决一半了。如今是尽快办手续买下来，然后再想办法找钱填下去！三月十日一到，准时奉给公班衙，压下一股眼看就要掀起的风暴再说！

“伯父，伯母，您们好！”那天晚上，跟其他在石叻坡经商的呷坡人士一样的，陈明岩带着太太孩子陈若锦回来马六甲自己的老家，准备安度农历新年，陈若锦抢在前面，还没走进堂厅，就高声喊叫：“我们回来了！堂哥呢？”

“你堂哥在后房查帐目呢！”薛三娘喜磁磁地问：“你们吃过了没有？”

“堂哥，你在忙甚么？”陈若锦看见陈若淮伏在后房的案上，猛然叫了一声。

“哎呀！你们甚么时候回来的？叔父叔母呢？”陈若淮搁开帐簿，惊喜地叫着。

“堂哥，真可惜呀！……”陈若淮似乎像闷了许久许久的葫

芦，盖子不经心一打开，满肚满腔的药酒酒全都泄将出来了：“我得了英语雄辩会的一次奖金呢！你知道吗？……自从你走了之后，雄辩会一共举行了三次呢？第一次举行的时候，人数只有八个，少得很可怜！大家对新领事不信任，对雄辩会的宗旨也很表示怀疑！虽然只有八个人，会准时举行，左领事非常认真地主持辩论会，并且很精细地分析各种观点！第二次举行的时候，大伙儿有信心了，出席人数竟达十九位！半个月前的那一次，你知道有多少人出席呢？——三十五位！听到没有？共有三十五位！真是天晓得！看来左领事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呢！听说……。”

“你们辩论些甚么题目呀？”陈若淮听得兴趣盎然，禁不住打岔问了一句。

“我得奖的那一次，题目是新加坡华商的活动方向；第一次的题目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特征；最近那一次吗？是三州府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题目，都非常现实，也非常引人注目，你说是吗？”

“嗯，这样的题目！”陈若淮毕竟长一岁，阅历也比较多，听着堂弟的话，一面点头揣摩，一面咕噜咕哩地想：左领事到底是个有心人呢！竟拟撰这样的题目，供海峡侨生新生的一代参与讨论！用意是……？

“对！堂哥，听说从农历二月份开始，左领事还要推动另一项计划，叫甚么会贤社呢！每月主办一次，专门为那些不懂英语的人主办的，而且，据说年龄不拘，中年、老年都可参加！而且……据说……据说，奖金也非常优厚呢！”

“这倒是件很新鲜的事呀！……一个是英语雄辩会，一个是会贤社，石叻坡领事馆不是越来越热闹了？”

“岂只是领事馆热闹而已！石叻坡的民众对这两桩事都感到

非常兴奋呢！……堂哥，你甚么时候回石叻坡？对，你回来呷坡已快两个半月了，到底忙些甚么事情呢？……”

“呵！唉，说来话长呢！……”陈若准了结帐目后，一五一十和盘说给堂弟听。

购山手续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办妥，青云亭倾所有筹得的款项叻币一千五百元，总算把山地的费用“摆平”了——在这一大笔费用中，薛三娘代表她逝世的哥哥薛茂元捐出一百二十元；其他捐款最多的是蔡延庆、陈振生、曾德璋、许永占、许行云、薛文仲、徐仁寿、陈振勳，他们各捐一百二十元；其他捐八十元、五十元……的，为数甚多；至於陈明水，独自捐金三百元，遥遥领先所有的理事和里长。

“山是买了，但是，补贴公班衙绕道取土运输费三百元，却还没着落呢！”正月十六日一大清早，陈明水就一点心情也没有，只是急呼呼地在堂厅里兜圈子，绞脑汁。

“那些衰种，昨天还派人来对我说——”陈明水边兜圈子，边对家人叫嚷道：“工务局正月二十日动工，他们就正月二十一日动手！这……这……真是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

“阿爸！您也应该松松自己罢！”陈若准看着一天比一天消瘦的父亲，心如绞割，除了尽力代劳之外，实在找不出甚么安慰的话：“老姆说您多少遍了！……您老是不听！”

“还差三百大元，要往那儿找呢？”陈明水急得如大祸临头似的。

“阿爸，叔叔昨天走的时候，不是答应抵达石叻时，立刻派人送来吗？”

“钱还没到手，怎么可靠呢？再说，您叔叔最近个把月来忙着纪念爷爷的喷水池，可不知会把这边的事忘了吗？……真难说呀！”

“是呀！阿爸，你可不要把身体忙出病来呀！纪念喷水池开幕的时候，您非出席不可呀！”

“只要顶过了青云亭这桩事，即使病倒也无所谓的！反正有你叔叔还有你，都可以担任代表呀！不过……相信三宝山上先贤的英灵，会保佑我的！……会保佑我的呵！……”

就在陈明水急得如热锅上蚂蚁时，正月十九日，陈明岩托人带过来三百元，终于交到陈明水的手上了！再加上前一阵子捐出的三百元，陈明水总共捐献了六百大元，几乎等于半座武吉峇汝山的买价！正月二十日一切手续办妥之后，陈明水着着实实地病倒了。甚么叫作身心交瘁，他完全体会出来了！……

“堂哥！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托夜班船，捎个消息给你，叫你赶快回来呢！”陈若淮右脚跨进丰兴号，就觑见堂弟伏在案上写字条，远远望见陈若淮拎着一只小皮袋跨进店里，高兴得如中雄辩会的大奖似的：“后天初一的雄辩会，听说左领事有重大的消息宣布！你去不去？”恨不得堂哥立刻点头答应。

“甚么重大消息呢？”陈若淮很累，讪讪然地应着，漫不经心地。

“听说……听说……”陈若淮压低声调，向四周环视一圈后，才嘘声嘘气地说：“跟……跟……私会党……有关系……的消息。”

“跟私会党有关系！”陈若淮失声地叫了一声，手中的皮袋差点掉下。

二月初一清晨九点多，大清帝国领事馆的正厅内拥拥挤挤的，挤满了许多年轻的海峡侨生，他们衣著华丽，风度踔跬；一举一动都充份地暴露出他们豪富子弟的身份和作风。农历新年虽然已消逝了个把月，然而，喜气洋洋的气氛依然罩着整个华族社会。大清帝国领事馆开春第一场雄辩会虽然是一项严肃的

聚会，不过，新春的气息终究无法掩压得住，整个会场严肃中处处洋溢着春意。

九点半一到，叶秘书从堂内出来后，环视一周，恭逊有礼地向底下的侨生作个长揖，声腔还没开，春意就已经飘送开来：

“诸位先生，首先向诸位拜个晚年，恭祝诸位新年进步，财源广进！……”清一清喉咙后，他再说下去：“承蒙诸位的支持，踊跃来出席这个雄辩会，我要代表领事馆向诸位致万分的谢意！雄辩会举行到今天，正好晋入第四次；今天，到会的人……大约……大约有六十几位，打破前三次的纪录，可见此会的成功和备受重视了！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深远的影响！……诸位，我们领事馆前个星期在叻报及新加坡自由西报曾刊登了一则广告，说，这一次的雄辩会将加插一项节目，由我们的左领事向诸位报告一件纠缠石叻坡民众很多年的案子，相信诸位一定很有兴趣聆听。……好，现在让我们的左领事出来向诸位致辞！请诸位起立敬礼！”

敬礼过后，掌声像大雨珠散落在梓板上，噼噼啪啪，随着左领事的出现，立刻横扫一过就敛止了；大伙儿急於揭开谜底，谣传了快一星期了，到底是甚么小道消息呢？吸引了整整将近七十名的侨生，争先恐后出席这个雄辩会！

“诸位侨生……”左领事一副紫色的官袍，从胸膛直披到脚跟，微胖的个子，圆形的蛋脸，白晰白晰的皮肤，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官场顺达的显要。步上主席台后，发现底下数十双眼睛，像闪闪的电光不断地在暗夜中探索目标似地，一直往他脸上盯瞄，往他身上溜转，於是，客套话也省略了，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早上这么多人来出席雄辩会，大概有些是来听消息的罢！……”

会场一阵骚动，大伙儿盯着左领事的笑脸，心想，您猜对

了七分！否则，新年刚过，谁有这个耐心来参加雄辩会呢！

“……诸位侨生，我今天要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作个说明，让诸位了解我们领事馆的工作方针和责务所在。大清帝国在石叻坡设立领事馆，除了促进石叻坡和中国的贸易之外，另一项责务是协助和保护这一区域的侨民。我们非常了解，殖民地政府设有华民护卫司署，不但聘有专人像毕麒麟先生在领导着，殖民地政府也非常关心坡众的华侨，包括取缔猪仔的贩卖以及娼妓的保护等等，据说，毕麒麟先生非常重视猪仔的问题，去年殖民地政府也把娼妓的管理划归华民护卫司署，由毕麒麟先生统一管理。这些，我们领事馆都觉得非常有意义，值得支持的事！俗语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领事馆的设立，旨在辅翼华民护卫司署，协助他们保护及帮助本区的华侨，并且为本区华侨提供积极的服务！只要对侨民有益有利的工作，我们领事馆都会尽力去做！去争取！以便让诸位体现作为一个大国的后裔的荣耀！……”

“左领事的作风，跟胡亚基有很大的不同呀！真奇怪……。”陈若淮脑里闪着这个念头。

“自从去年八月上任以来，领事馆已经主办了三件有意义的工作；第一件是每月主办两次的雄辩会，让在座的侨生有机会思考本身文化、经济及政治的课题；第二件，从本月开始，每月举行一次会贤社的聚会，通过讨论及写文章的方式，为非侨生提供性质相近的服务；第三件，鼓励及协助华侨兴办学堂，普及教育。石叻坡目前的学堂并不多，过去的陈金声以及目前的章芳琳贡献最大！石叻坡侨民这么多，学堂只有那么几间，数量实在太少了！因此，自从去年上任以来，在领事馆的推动及策划之下，已经兴办了两间学堂，它们是培兰书室和养正书室，我们准备再推动下去……。”

底下的听众，似乎有点不耐烦了，有的挪动身子，松动松动肌肉；有的东张西望，活动活动神经……。夹杂在人群中的陈若淮及陈若锦堂兄弟，也伺机交头接耳，埋怨左领事噜苏长气。

“多年以来，石叻坡有一桩私会党的案件，一直搁浅没有解决……。”

惊人的重大新闻就要出笼了！堂兄弟俩立刻延颈遥望前台，恨不得一览窥见全豹：“是甚么案件？会是甚么案件呢？……”

“今天，在领事馆和华民护卫司署的合作和承诺之下，这案子总算告了一个段落了……。”

“甚么案子？和华民护卫司署合作？……是甚么案子呢？……”大伙儿疑惑惑的，心头上一直在打转，就是猜不出答案。

“现在，我将案子的主角请出来，让他向诸位讲述他走上邪路及贩卖人口的经过！”左领事话还没说毕，叶秘书从侧门引着一名看来五十余岁的老年人进来。

“哎呀！是陈香长！我见过他！……”陈若淮不禁失声地叫起来，顿时，数十双眼睛转过头来，向他不停地瞪着。

“是的，他就是义兴的陈香长了！这个年轻人说的一点也不错！”左领事望着陈若淮，竟然对他嘉许一番：“大概在甚么地方见过罢！”

陈若淮默然，满脸通红，活像关帝爷再世。

“小的名字叫陈楚真，今年四十七岁，福建人……”陈香长在左领事的授意之下，操着闽南语，哆哆嗦嗦地说：“小的对自己的身世知道得不多，小的老父曾说过，曾祖父陈送是三州府著名的富商，曾经担任过本坡恒山亭的大董事，捐了大银五百多元，那时，他老人家已经将近七十岁了。曾祖父是性情中人，经常帮助各路黑道人物，据老父说，历史悠久的金兰庙在创立

的时候，他们就曾向曾祖父讨教过，并请求曾祖父暗中协助，克服各路之间的矛盾问题。在曾祖父大约六十五岁的时候，不知甚么原因，曾被殖民地政府拘禁过，捉进牢狱，没想第二天整个石叻坡的华民全体暴动，和警察发生冲突，死伤了好多人！老父说，曾祖父在黑道社会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次的暴动，就是黑道社会对曾祖父的一种声援……。”

“公元一八五〇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九年，小刀会有个支会在厦门成立，宗旨是反清复明。创办人是陈庆真，他就是小的的祖父的堂弟。祖父跟曾祖父一样，也是性情中人，得知他的堂弟在厦门成立支会，不但立刻汇了一笔款过去，第二年的十一月底，还带了小的父亲，一道回厦门探望他，表示对他的支持。没想事情就那么凑巧，满清政府探知小刀会的成立，在十二月初二那天的凌晨，派重兵将陈庆真及祖父全给捉拿了！老父那时不过十来岁，摸黑逃了出来，清兵对小孩子大概也不太留意，才捡回了一条命回来南洋。陈庆真及祖父都是石叻坡的海峡侨生，陈庆真的雇主是英国人的麦慕罗（Mc Murdo）；在得知陈庆真被捕之后，立刻通知英国驻厦门的领事馆，请求领事馆出面保护海峡侨生。经过多次交涉和抗议之后，满清终于答应放人，让他们俩人回到领事馆去……。”

“那天傍晚……”陈香长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凄然地说下去：“领事馆被通知，两人已在门口的轿内，请领事馆的人出来接进去。领事馆的人冲出来，掀开轿帘，纷纷大惊大叫！原来他们俩人被活活拷打至死，陈尸在轿内！通身一片血肉模糊，张齿吐眼，伸舌断耳，情至恐怖……。”

“老父回石叻坡后，为了报仇，立刻加入小刀会在石叻坡的总会，随后从厦门逃出来的党员，也纷纷潜来石叻坡，加入总会，於是，总坐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好一段曲折的生平呵！……”陈若淮似乎听得入神了，竟不住这么想。

“石叻坡小刀会经过几年的奋斗之后，慢慢地在社会里生根，也获得广帮的同情和支援。一八五四年四月底，广帮人士准备发动一次全面的捐款运动，协助小刀会获取一笔基金，然而，福帮人士大表反对和杯葛，两派人士争吵得非常激烈，最后，据说在五月上旬演变成为械斗和暴动，闹了十几天，死伤六百多人，小刀会的势力从此就衰竭下去了。小刀会衰竭后，老父加入义兴，成为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他逝世之后，神主牌就恭奉在劳明达街广福古庙附近的社公庙内，和其他反清复明的义士、将军同享春秋二祭的大礼。小的长大之后，也自然地成为义兴的要人，职位是香长，是义兴的军师、参谋，地位在正副龙头大爷之下……。”

“贩卖鸦片，经营赌馆，操纵娼寮，可以说是所有党会的命脉所在！有的党会还放高利贷、收保费、抢劫等，我们石叻坡义兴从不搞这些玩意儿。至於说我们贩卖人口，那并不太真实！我们经常为新客介绍门路，不管是甘蜜胡椒园、码头搬运工人、马车拉夫、矿场短工等等，我们义兴都乐意为他们介绍，当然，天底下没有白做事的，我们当然要收保费，而且，有时也会发生意外的！没想这件事竟和殖民地政府的法律相抵触！恰巧这时候有两位新客在我的区内失踪了，小的怀疑是海山弄的手脚，有意陷害我们义兴，殖民地政府没给小的足够时间，就将小的关了起来，连侦察的机会都没有呢……。”

陈香长哆哆嗦嗦，说呀说呀说的，像山边小溪的流水一样，潺潺潺潺地流了整半个小时，流过黑森林，流过弯曲颠波的山洼，流过陡折小坡，看看面前天宽地朗，花明树茂，左领事才慢慢站起来，接口说道：

“诸位侨生，对陈香长来说，他是经过了一场噩梦！如今大梦已醒，应该重新做人了。领事馆已经和华民护卫司取得协议，基於保护及协助华民的共同职务之下，华民护卫司署同意有条件释放这个人，而我们领事馆也同意保释这个人，在今后的五年内，这个人将在领事馆内工作，由领事馆负责监守五年；五年内如果循规蹈矩，五年后将恢复自由身……。”

突然，一阵激烈的掌声，像旱天的响雷一样，从底下爆开来，震动整个正厅。

“左领事做得真好！真是好得很！”有人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着。

“真是为民父母！爱民如子！”

“明天叻报应该用头条新闻刊出！”

“这样的领事，才是真正的保民呀！”

“大清帝国万岁！左领事万岁！”

……

“诸位稍息！诸位稍息！我们的雄辩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叶秘书在台上高喊的声音。

(十一)

“阿爸！我叫您不要来，您为什么偏偏要来！”一个多月后，也就是五月十日的下午，当陈明水跨进丰兴号时，陈若淮就气急败坏地叫嚷着：“病了一个多月，最近身体也不见得怎么好！叫您不要来，明天开幕的事有我在，有堂弟在，还有叔叔在，您何必赶过来呢？万一病情加重，可要怎么办呢？”

“哎呀！病情加重也是值得的呀！这是你爷爷千盼万盼的日子——我们永春人终于站出头，站在漳州人前面了！”陈明水支着手杖，蹭蹭蹭地向丰兴号内蹭进去，一叠声地说：“我怎么可以不来！你娘也跟你一样，拖住我不给我来，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呢！这么大的日子，怎么可以不来呢！咳！咳咳咳……。”话还没说毕，一连串的虚咳，一声一声地追着他，简直让他差一点喘不过气来。

一年多了，陈明水本来就纤弱的身子，似乎愈来愈无法能耐了。最近青云亭事件一拖就是两个多月，就像呷坡的牛车一般，慢里慢气的，拖一步喘一步，加上小刀会的压力，这部牛车就险些儿在半途上翻覆。事情了结之后，陈明水深深地感觉到，身体即使不病倒卧床，精神也将会瘫散崩溃，於是，索性着着实实地病个十来天罢！看看四月底快结束了，再过十来天罢！纪念他父亲的喷水池将在石叻坡隆重揭幕，才不得不从精神里振作起来——“这个伟大的日子，怎可以不出席呢！”心里这么一打算，说也奇怪，身体果然就逐渐听起话来了！翻了五月，虽然咳嗽依旧，气喘也不见平退，不过，精神是愉快了许多，身体也硬挺了不少！

“一八五〇年陈笃生逝世，父亲陈金声就受封为太平局绅，

这说明永春人的地位已取得官方的认许，驾凌漳州人之上，为闽帮的领袖了！如今，石叻坡市政局为纪念父亲的功业，特意在红灯码头（Johnston's Pier）附近汇丰银行旁边，建起一座三层十余尺高铁质的喷水池；这是官方第二次公认父亲的领导地位，我怎可以不出席呢！”这个强烈的意志一直盘桓在他脑筋里，五月十一日愈是近迫，它就愈是坚定；终是，就在五月九日中午，在薛三娘的极力反对之下，陈明水捡了几件衣服，搭上店里的快船悄悄地抵达了石叻坡。

在陈若准的陪同之下，陈明水似乎是参加开幕典礼的第一位抵步者。他太兴奋了，不但一个晚上没法安睡，而且脑筋尽是胡思乱想；第二天，天还没大亮，他就耐着咳嗽、喘着气地起了床，催促他孩子早些动身，陪他先去参观参观——

“先去去，趁着观礼的人还没来的当儿，可以仔细地端详一番！”

陈金声纪念喷水池远看像一座古式花瓶，全高十余尺，共分三层。底层是四个持盃的裸童，朝四个方向微弯着腰作汲水的姿态。每个裸童背后的壁上，都浮铸着两个童子，每人手持一支三脚叉。中层是四个老人面部的浮雕，唇间及下巴长满卷曲的胡须，眉额岸然突出，鼻梁挺拔尖耸，表情仁慈而庄严，作深思远视之状。最上一层是四个美女，身著长袍，下露修长丰美的玉脚，一人持弦琴，一人持卷册，一人持花环，一人持信笺，举目远望，脸展微笑。美女头上是一个巨型的圆柱，雕满各种花纹和图案，柱上就是圆形托盘，像一把巨伞阴罩四美女，托盘的中央，是喷泉，泉水就从这里汨汨四溅，像一簇盛开的牵牛花，非常幽雅。

喷水池的基部浮出几排英文字：This Fountain is erected by the Municipal Commisssi Oners in Commemoration of Mr

Tan Kim Seng's Donation towards the Cost of the Singapore Water Works 古朴典雅，秀逸优致，令人赏玩不倦。

“设计得真好！设计得真好！”陈明水撑着手杖，一面移动身子环视整个喷水池，一面啧啧地赞口不绝。

“听说是伦敦 Andrew handyside 有限公司设计和承制的。”陈若淮补上一句。

“只有我们伦敦……”陈明水翘起大拇指说：“才有本领造得这么精致！”

开幕典礼预订九点举行，但是，当陈明水父子从红灯码头附近兜一圈回来以后，虽然还差上二十来分钟，纪念喷水池的看台上已拥簇着成堆成堆的人群了。除了自己的亲人陈明岩、陈若锦父子之外，前来参加观礼的还有章芳琳、章芳元兄弟，陈金钟、陈德源兄弟及李元珍等等，政府各单位的官员及显要，与丰兴号有生意来往的的商号代表，福建会馆及长泰会馆代表，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人物，把个浮尔顿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

“这位应该是令公子——”陈明水远远望见陈德源带着一名十一、二岁的少年人，立刻蹭过去，涎着笑脸问：“……陈齐贤罢？”

“是呀！齐贤，叫伯伯！还有哥哥！”陈德源年纪比陈明水小，所以要陈齐贤喊伯伯。

“伯伯，您好！哥哥，您好！”

“好伶俐的口齿！在那儿念书？”

“马六甲中学 Malacca High School。”陈齐贤立刻应道。

“啊！就是德源兄设置奖学金的那间中学罢！”陈明水眨眨眼问。

“德源兄真是了不起！这是三州府的首创，前无古人！将来

令公子一定出人头地，成为我们闽帮的中坚份子呀！”

“明水兄，不要这么客气了！你们永春人更是了不起！今天这座纪念喷水池就是明证了！还要劳动市政局局长来开幕，其伟大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漳州人，落后了！”

差十分九点，嘉宾们纷纷就位了。陈明水父子被安排在临时搭起的司令台上，坐北朝南，一边是汇丰银行，一边是邮政大厦，正前方就是红灯码头以及各国远航大船停泊的海面。陈金钟、陈德源及陈齐贤坐在他们的左边，右边坐的都是政府首长和显要，有首席大官、辅政司、华民护卫司等等。石叻坡政府所有高级人员以及华商领袖几乎全都出席了。

“唉！父亲也真不简单呀！奋斗了一辈子，今天总算有个定评了！……”陈明水望着红灯码头的海面，心中无限慷慨：“父亲一生为石叻坡民众提供服务，总算深受当局的激赏了！”想到这里，骤然想起上个月摆平了三宝山的事件后，心里兴起一个念头——

呷坡许多地区目前还依赖更夫报时，非常不方便，没有更夫的地区，夜里就是懵然一圈黑，没有任何时间观念了。大部分的人家都不置钟，也置不起钟，为什么不在市中心盖起一座大钟楼，每当清晨之际，可以向坡众报时呢？这是多么好的主意呀！陈明水觉得，此趟返呷，立刻就推动……。

突然，台下站立的观众像旋风卷起似的扬起一阵小骚动，陈明水俯视下去，心中暗叫了一声：

“左领事怎么也来出席呢？并没邀请他呀！他真是太客气！太谦逊了！”

刷地撑着手杖就站起来，向他摆手示意，请他上台就座，然后，又心忙手乱地指使陈若淮，赶快下台把左领事邀上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掌声扬起，台上的嘉宾也纷纷起立，原

来是市政局局长汤姆士·史格脱先生 (Mr. Thomas Scott) 驾到——他是纪念喷水池的开幕主持人,今天典礼最重要的人物。

“陈金声纪念喷水池揭幕典礼开始!”局长刚坐定,司仪站在司令台的侧边,就喊起口令。

“全体肃立,升旗!”

一阵起立的骚动声后,底下四名喇叭手,悠悠扬扬地就吹起大英帝国的国歌来。喷水池前方,一面英国米字旗子,在委婉优扬的喇叭声中,慢慢地从旗杆底飘上去,飘升上去。喇叭声和旗子配搭得非常好,一个悠然飘然地吟吟唱唱,一个扶扶摇摇、幌幌荡荡地升升上上,曲子并不长,旗杆也并不高,然后,就在米字旗子升达杆顶时,曲子就戛然而止,宣告曲终乐尽了。

“请新加坡市政局局长汤姆士·史格脱先生致开幕词!请——”

“女士、先生们……”局长离开座位,站到主席台上,朝台下数百名观众巡视一圈后,清清晰晰地说:“今天,一八八二年五月十一日,是我们新加坡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对新加坡华族社群来说,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光荣日子!今天,为着褒扬和纪念新加坡一位华人的伟大功绩,我们殖民地政府特地在这个繁华的市中心,也就是红灯码头。建立一座高达三层的喷水池!任何人士只要他来新加坡,下船后登上红灯码头,他都会看见这座喷水池!他也会通过喷水池底下的介绍文字,知道这位伟大的华人!这位值得表扬和纪念的华人,就是在座的陈明水局绅的父亲陈金声局绅……。”

一片热烈的掌声,骤然从台上爆开,台下马上响应,啪啪啪地撒了整个红灯码头。

“……三州府虽然是英国殖民地,”掌声稍微低沉后,局长

立刻接上去说：“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三州府是华族社会，华族对三州府的开拓和发展，拥有最大的功绩！我敢说，如果没有华人的抵步，三州府目前还是洪荒的天地，是森林猛兽的天堂！在华族社群里，卓越的商人更是我们殖民地政府所最重视的一批人材！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纠集资本，推动发展计划，是社会上最有用的人！此外，另外一批人，那些劳工，那些在甘蜜胡椒园里工作的华工，他们用劳力来执行各种发展计划，他们流血流汗，甚至於把宝贵的生命也抵上去了！虽然他们身份卑微，生活贫穷，但是，他们却是社会上最有价值的人……。”

又是一片掌声，从台下啪啪啪地爆散到台上来，非常激烈。

“……在上流社会里，陈金声局绅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为了普及教育，先后创办了崇文阁和萃英书院，成为新加坡最早的两间学堂。他支持恒山亭和陈笃生医院，他担任马六甲青云亭亭主的职务；还有，大世界（Great World）前面的金声路，是他独资为政府铺设的！在所有的功绩里，最值得我们表扬的，是为新加坡全体居民提供自来水供应的工程了！……”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不断地在台上台下飞扬、飞扬……。

“诸位一定知道，新加坡早期根本就没有自来水的设备，居民的食水，不是靠雨水或井水，就是靠人从遥远的蓄水池汲进大水桶里，再用牛车运入城内，沿门逐户派送售卖。遇到乾旱或火灾时，更是非常不方便了。陈金声局绅看到这种情形，於是，就在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捐出一万三千叻坡给政府，促请政府立刻兴建自来水库，以便从麦里芝（Macritchie）引食水到城里来，方便城内的居民。这是一条非常大的款项，殖民

地政府对陈局绅的义举，感到非常钦佩。只可惜兴建的工程一拖再拖，一八六二年新加坡发生严重干旱时，自来水库工程还没动工！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遗憾的事！一直要到前五年，也就是一八七七年，新加坡完成了第一段自来水的供应工程时，陈局绅已经逝世了十四年了。今天，我们新加坡能够有自来水的供应，完全是陈局绅的功劳呀！为了纪念他对新加坡的贡献，我们建造了这座喷水池，让我们的后代永远纪念着这位伟大的华人……。”

一阵响彻云霄的掌声，不停地在喷水池四周爆开、爆开……。

“现在……”司仪冒着掌声，高声地宣布：“我们请局长为喷水池开幕！”

在司仪的邀请之下，局长离开主席台，慢慢地步下司令台的台阶，在观众的掌声中，一步一步地走上喷水池宽敞的石阶，然后，俯身往池基边的掣钮一按——哗啦哗啦哗啦，一股奔腾冲冒的清水，从顶上托盘内的柱端向天际直喷，看看喷至天边，像彩虹般地向四周溅散，然后，轻盈盈地向池里散落、散落，像雨珠，像冰雹，清凉爽利，直是叫人大开眼界呢！

噼噼啪啪的掌声，不断地，似乎在和着哗啦哗啦的喷水声。

“阿爸，您看！”陈若淮轻轻地俯在陈明水耳边说：“那四个裸童和四个老人的口里，还会喷水呢！您看，真妙呀！……”

“嗯，设计得真精细……”陈明水眯着眼睛，一直赞赏着。

“请来宾致辞！”在一片掌声、泉声和人声之中，司仪高声喝令。

台上的来宾纷纷引颈张望，不知道那一位嘉宾要出来说法！没有，没有人想出来致辞。……一分钟过去了，场面似乎有点儿冷淡了。陈明水偻着背，顶着手杖，走到左领事的身边，向

他作了一个揖后，俯身咕噜咕噜地不知说些甚么话，左领事似乎连推辞也没有，骨碌地就站起来……。

“啪啪啪啪……。”陈明水带头拍手，台上台下跟着也鼓起了一片热络络的掌声。

“市政局局长史格脱先生……”左领事昂然地走到主席台，站定脚步后，就开口说话：“陈明水局绅，诸位嘉宾，谢谢陈局绅邀我上来演讲。今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我们华侨在三州府，少说也有三百年的历史了；石叻坡开辟得比较晚，但是，我们华侨在石叻坡的历史少说也有一、二百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华侨都能够发挥那股坚忍刚强的毅力，为地方上的开拓和发展，作出惊人的贡献！这是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的我，所感到最光荣骄傲的一件事！正如刚才局长所说的，华侨商人对本地的贡献非常大，但是，华侨工人，那批来得比较晚的新客，他们对地方的贡献也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就是这批华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原始森林里面开荒辟野，将洪荒改成良田，将荆棘化为果园，因此，如果没有这一批一批的新客，三州府根本无法开辟，更不要说发展了……。”

底下兀地响起一阵掌声，疏疏落落的。

“……因此，对华侨社会而言，目前最迫切的三件工作是：推广教育，让新客及新生的一代广受教育，使他们拥有知识，更能够为地方服务，这一点，我们领事馆正设法在推动，希望将来有好成绩，我们也盼望殖民地政府关注此事。第二，解决妇女稀少的问题，三州府的女性比男性少得多多，因此，娼妓成为严重性的社会问题，听说本坡政府当局将设立保良局，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领事馆完全支持这个建议，我们也呼吁殖民地政府放宽尺度，并鼓励新客将家眷带来石叻坡。第三，摆脱私会党的影响，提高侨社的素质。无可隐讳的，三州府华侨

社会受私会党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党员不但分布各地区，而且又获得各方面的支持；这一点，在座的诸位都比我明白清楚。我们领事馆也准备和殖民地政府合作，俾便提高侨社的素质，创造一个更幸福的新加坡……。”

“……最后，谢谢诸位，并祝诸位生意兴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一阵掌声。

“说得真得体！说得真恰当！”台上有人这么样地赞颂一番。

“他跟胡亚基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连英国人都鼓掌欢迎！左领事真行！……左领事真行呀！”

正当掌声持续不断的当儿，华民护卫司毕麒麟从台上站起来，尖手尖脚地走到主席台，向台下瞄了圈后，就正正经经地说了：

“市政局局长史格脱先生，陈明水局绅，左领事，诸位先生……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向诸位说几句话，感到非常高兴！刚才局长说过，新加坡华族社群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层，一个是下层，他这番话说得非常对！对于上层社会，由于他们都受良好教育，跟殖民地政府合作，所以，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对下层社会，也就是一般普通的老百姓，由于他们教育程度很低，甚至于没有受过教育，所以，经常很容易接受各种不良的感染，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障碍！前几年，我们新加坡成立华民护卫司署，并且强化了压制危险社团的法例，把新加坡划分为许多区域，又委任了各区各界的头目，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强制各地方上的恶势力就范，使华族社会摆脱各类暴力的困境，一如刚才左领事所说的。后来，政府又把移民事务划归护卫司署管辖，最近，又有意成立保良局，管制娼妓，保护良家妇女。如果新加坡要朝向一个健康的都市迈步的话，这些步骤是非常正

确的。我们护卫司署全力支持政府的政策，并且随时随地准备严厉执行我们的任务！诸位大概已经知道：已经有两个头目被我们驱逐出境，第三个被我们关了好几年，现在，在保释之下，有条件地被限制在某一地区；总而言之，护卫署将毫无犹豫地对付各种暴力、恶势力及黑暗势力，绝不低头，决不妥协让步！诸位，我们……。”

“呜呜呜呜……。”突然，台下响起一阵呜呜的喝倒采声。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鸣声越来越大，从一个角落传到另一个角落，只不过一瞬间而已，整个会场全是呜呜一片声海了。

群众开始骚动。

“诸位！……”毕麒麟站稳脚步，挺直腰杆子，似乎有意展示出一副绝不妥协的姿态，然后，把嗓门拉得更高：“我们华民护卫司署有责任保护新加坡的华人，不管是新客、侨生，也不管是男、是女……。”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喝倒采的鸣声愈来愈大，中间还夹杂着放肆的嘲笑声和怪喊声。

“我们华民护卫司署将全力……。”毕麒麟说到这里，正待举起右拳表示坚强的决心，突然，唏哩花啦地，也不知从台底下那一个角落，飞忽忽地抛出一大堆东西！说时迟那时快，辟里叭啦，纷纷击到主席台上去，有的掉在台前，有的掉在台下，有的掉在台上，有的掉在毕麒麟身上！细看一下，原来是几十粒臭鸡蛋！一时臭气薰天，气得毕麒麟话也不说，掉头就离开主席台了。

“是谁丢的臭鸡蛋？是谁丢的臭鸡蛋？”群众见到臭鸡蛋炸开，本来就有些骚动和慌张，没想司仪站在台边高喊高叫，大有捉人之势，于是，有些就开始拔脚离开，会场立刻显得凌乱

无章。

“捉住他！捉住他！”司仪似乎发现那位破坏份子；所以一面举起右手指向群众，一面站在台边厉声高喊，希望站岗的警察将那人逮住。陈若淮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过去，原来是个少年人，眉弓突出如石岸，眼珠深藏如饿虎，高高的颧骨，厚厚的阔脸，好像在甚么地方见过似的，一时之间，就是想不起来。只见那少年人穿梭在人群里，不断向后跑，才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了。

“啊呀！”突然，像触到甚么电流似的，陈若淮叫了一声：“他不是来过我们店里的那……。”

“你说什么呀？”陈明水别过头来，狐疑地问着。

“那人！那人……”陈若淮捂着嘴唇，嗫嗫嚅嚅的自言自语着。

第二天，陈明水就回马六甲了。

休息两天后，他带着半病的身体，开始策划在马六甲的城中心兴建一座大钟楼，方便呷坡市民。

“你的身体还没好！跑了一趟石叻坡回来，还没认真休息，就去搞什么大钟楼！”薛三娘呕着满肚子气，说：“万一把病拖坏下去，怎么办呢？……”

陈明水根本就不理太太的劝告，像马六甲的老牛一样，只知道埋头苦干，其他甚么事儿也不理了——“简直像中了邪似的！”三娘天天如此责备他，他压根儿充耳不听，只管埋头苦干。说也奇怪，从策划到申请批准，再从申请批准到兴建，又从兴建到完工，足足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之内，陈明水

的病根本就没恶化，老是停留在那半病半好的状态中。

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凌晨，大钟楼终于敲出第一次嘹亮的晨钟，钟声持续五分钟。呷坡全体民众都在钟声里微笑起床，这是呷坡全体民众第一次集体起床！“以后，我们就集体起床！为美好的一天而努力！”陈明水噙着热盈盈的眼珠，边笑边说。

也许操劳太过了，也许最大的宏愿完成了；第二天，陈明水就病倒了，而且病势严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一八八四年的春天，这位伟大的亭主就离开人间了。



郑良树，字百年，祖籍广东潮安，马来西亚华裔。文学博士，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及系主任等职达十七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除学术著作外，文学创造方面，散文有《说因缘》、《中央之国》及《回荡在马大的师生曲》；小说方面有《香港大学》、《青云传奇》及《石叻风云》。平日喜爱书法及山水画，曾与夫人李石华联合举行两次书画展。



封面图片：1828年 Henry Golburn 在伦敦所印之新加坡地图。